

真行古制

大東書局

中國文學史綱



中國文學史綱

童行白編

本書都十萬言，計十章，自三皇五帝之傳說，以迄清代之文學，皆有介紹。對於中國各時代之文學，作一提綱挈領之敘述。

文學爲社會之產物。社會因時而異，因地而異。故本書於敘述各時代之文學，兼及當時之社會背景，社會情形，如政治、思想、風尚、習俗等等，庶使讀者藉本書而了然於整個中國文學之源流派別。

本書文字淺明易解，便於自習之用，尤宜作爲學校讀本。

320
658-2
2



中國文學史綱 目次

自序

凡例

第一章 緒論.....一

中國文學之界義——中國文學與功利主義——中國文學與南北兩思潮——南北兩思潮之異殊——中國文字之特徵——中國文學史之分期間題——本書之分期

第二章 春秋以前之文學.....七

一 總論.....七

三皇五帝之傳說——古代文化之序幕——三部最古之文獻

二 書.....一一

中國文學史綱 目次

一

63141

書之由來——今文尙書——古文尙書——尙書之歷史的意義——尙書之文辭——夏殷周文辭之異同

三 詩……………一五

中國詩之起源——三百篇之變遷——何謂六義——孔子刪詩之說——三百篇中之功利與道德觀——中國所以不能產生偉大敘事詩之故——三百篇中字句之研究——評語

四 易……………二二

易之時代——何謂連山歸藏周易——易之性質及其文辭——結論

第三章 春秋戰國時代之文學……………二五

一 總論……………三五

周之衰微——春秋戰國時代競爭之劇烈——南北思潮之衝突——文學之反映

二 孔子與老子……………二七

孔子傳略——其思想——其事業——論語——老子傳略——其思想——其著作——其文辭

三 孟子與莊子……………三五

孟子傳略——其思想——其著述——其文辭——莊子傳略——其思想——其著述——其文辭

四 屈原……………四〇

賦子起源——賦為南方人種之產物——屈原傳略——屈原之賦——太史公之評語——紹其統緒者——景差宋玉之徒

五 韓非子……………四四

荀卿——韓非李斯同事荀卿——韓非傳略——其思想——其遭遇——其著述——其文辭

第四章 兩漢之文學……………四八

一 總論…………… 四八

秦始皇之武力統一與文化統一——秦文學之特點——西漢文學——東漢文學
——兩漢文學比較——東漢末年之文運

二 賈誼與揚雄…………… 五四

賈誼傳略——其遭遇——其思想——其文章——揚雄傳略——其思想——其
著書——其文章

三 司馬遷與班固…………… 五九

中國歷史之起源與變遷——儒家史觀之謬誤——司馬遷傳略——其為人——
其思想——其遭遇——其著述——其中觀——史記——史記在歷史上之價值
——在文學上之價值——班固傳略——遷固之比較——固不如遷——史記與

漢書

四 司馬相如…………… 七二

漢代辭賦之概況——相如傳略——其佚事——其文辭——屈原與相如之比較——方孝孺對於相如之評語——漢代之其他作賦家

五 詩與樂府……………七九

漢詩爲南北文學之混合——韋孟四言詩——蘇李贈答詩——古詩十九首——柏梁體——樂府與詩之異同——武帝時樂府之盛——古樂府——中國第一篇敘事詩「爲焦仲卿妻作」

第五章 魏晉與南北朝之文學……………九五

一 總論……………九五

何謂六朝——魏晉六朝文運思潮之概觀——當時影響於思想界之三種現象——南方文學之勝利

二 建安時代之文人……………一〇二

魏武帝之詩——文帝之詩——陳思王之詩——曹氏父子之比較——鄴下七子

之詩——建安之風骨

三 陶淵明……………一一〇

阮籍嵇康——太康體——三張二陸兩潘一左——陶淵明傳略——其境遇——其性格——其詩——其文——昭明之評語

四 南北朝……………一一七

謝靈運——顏延之——鮑照——謝朓——宋之文學——齊之文學——梁之文學——陳之文學——北朝文學——當時之樂府——隋朝文學

第六章 唐代文學……………一二五

一 總論……………一二五

唐代學術之盛——文學之概觀——唐代文學於詩獨盛之原因

二 初唐之詩……………一二七

魏徵之詩——初唐四傑之優劣——陳子昂——沈宋體——吳中四士——張若

虛之詩

三 李白與杜甫……………一三四

李白傳略——其際遇——其思想——其詩章——其才器——杜甫傳略——其流浪生活之悲慘——其爲詩之沈鬱——李杜之優劣——環繞詩壇雙星之諸小星宿——所謂盛唐

四 韓與柳……………一五五

韓愈傳略——其遭遇——其思想——其文章——其詩——韓詩與杜詩——柳宗元傳略——其顛沛憂鬱——韓柳之比較——柳之文——柳之詩——孟郊之詩

五 白樂天……………一六九

樂天傳略——樂天之詩以通俗稱——長恨歌與琵琶行——元微之——中唐諸詩人

六 晚唐之詩……………一八〇

晚唐詩之風——晚唐諸詩人

第七章 宋代文學……………一八三

一 總論……………一八三

學術界之新氣象——性理學之盛況——文學之概觀

二 蘇東坡與其前後……………一八四

歐陽修之詩文——蘇老泉——蘇東坡傳略——其遭遇——其思想——其詩文

——蘇轍——三蘇之盛名——曾王二家——所謂唐宋八大家——黃庭堅

三 陸放翁……………一九九

南宋文學之概觀——放翁之傳略——其際遇——其詩章——其他作家

四 兩宋之詞……………二〇一

詞非詩餘——詞之源流——詞之發達——柳耆卿——蘇東坡——李易安——

辛棄疾——南北之別——詞之諸作家

第八章 金元時代之文學……………二〇六

一 總論……………二〇六

遼金元之興替——遼金元之文學概觀

二 元遺山……………二〇八

金代之文士——遺山傳略——遺山之詩——遺山以後之元詩人

三 小說與戲曲之發達……………二一一

中國小說戲曲發達遲遲之原因——前代小說戲曲之特質——水滸傳——三國志——雜劇——西廂記——琵琶記

第九章 明代之文學……………二二一

一 總論……………二二一

八股文之束縛——明儒皆宗宋而無新創——明代詩文之復古傾向

一一 高青邱……………二三四

劉伯溫之詩——青邱之傳略——青邱之性格——薄命詩人——青邱詩評——
其他諸詩家

三 李何七子與李王七子……………二二九

永樂以後之文運——李東陽之詩——李何七子之詩——其風骨——李王七子
之詩——其風骨——其他諸人——明末之文運

四 小說與戲曲……………二三六

西遊記——金瓶梅——湯顯祖與戲曲——顯祖傳略——所謂玉茗堂四夢——

牡丹亭

第十章 清代之文學……………二三八

一 總論……………二三八

清代學風之不變——考證學之盛況——文學之影響——開海禁以後中國文化

之瞠乎列國之後

二 詩人與文學家……………二四一

清初三大家——侯方域——魏禧——汪琬——廖柴舟——錢牧齋——吳梅村
——南施北宋——王漁洋——其他諸士

三 小說與戲曲及批語……………二五三

紅樓夢——李漁十種曲——孔云亭桃花扇——洪昉思長生殿——蔣藏園九種
曲——批語家金聖嘆

中國文學史綱

目次

自序

余講文學史於廢都，患坊間之無善本也，乃取次日本文學士笹川印郎氏之支那歷朝文學史爲粉本，而編斯卷，作中國文學史教材；同人然之，諸生便之，頻頻以付梓請；以不願濫竽，遲遲未應，講義原稿，藏諸書篋者，已數年於茲矣。今春又有以付梓請者，謂坊間文史雖夥，但嫌其或失之繁，或失之簡，學子苦之；乃出而刪削者再，用付剞劂；敢云救時弊，亦以慰朋輩殷殷之屬望，而致拋磚引玉之意爾；偉篇巨著，則有待於碩學。承吳君士傑爲之謄寫，馬君國祥爲之加標點，助力頗多，於此謝之。是爲序。

十九年八月一日江都童行白記於吳門寄蕪。

凡例

一 本書原稿譌義都十四萬言，引例繁博，頗有蕪叢之嫌，今刪削而成此本，解釋簡明，引例確當，僅存十萬言耳。

二 本書名曰中國文學史綱，務在提綱挈領，於中國各時代之文學，作概括之敘述，要以明源流，辨派別，俾初學之士，得其門而入焉已爾。

三 本書採用淺明文言文，其目的在使讀者循此而養成文言文閱讀上之習慣，而獲得鑑賞中國古代文學名著之能力，非故意違時復古也。

四 文學為社會上精神產物之一，不知各時代社會上政治之背景，則不能明曉各時代文學之底蘊；本書有鑑於此，於各時代政治之興替略敘述焉。

五 中國文學，向混於學術之中，縱有文筆之辨，詩文之分，而其跡暗昧難尋；故講中國文學史必兼述各時代之學術思想，方為得體，本書以此為編撰主旨。

六 中國之學術、思想、風尚、習俗，在在有南北之異殊；文學為社會之產物，自

亦不能例外。而足以代表南北兩思潮之典型者，卽儒教（孔子）與道教（老子），本書尋根究底，依此而求文學之源流，亦且明地域與文學之關係也。

七 本書最宜學校採爲教本，以其中材料之徵引，頗多伸縮之餘地，而便於教者之講授，學者之鑽研也。

八 碩學之士，如有所評摘與教益，極爲歡迎，容當於再版時盡量採納補正之。

八月四日識。

中國文學史綱

第一章 緒論

中國文學之界義——中國文學與功利主義——中國文學與南北兩思潮——南北兩思潮之異殊——中國文字之特徵——中國文學史之分期問題——本書之分期

文學有純雜之別，純文學者即美術文學，雜文學者即實用文學也。純文學以情為主，雜文學以知為主；純文學重辭彩，雜文學重說理；純文學之內容為詩歌、小說、戲劇；雜文學之內容為一切科學、哲學、歷史等之論著；二者不獨異其形，且異其質，故昭昭也；而其有一相關之點者，即皆必賴文字以傳載之耳。然中國文學，以科學之見地，而作純雜之區分者，乃晚近之事，前此則皆為渾混曖昧，雖事實上已有純雜文學之表現，而理論上終無明確之區分也。強以求之，其惟六朝時文筆之辨乎？梁元帝之言曰：「不便為詩如閣纂，善為章奏如伯松，若此之流，泛謂之筆；吟咏風謠，流連哀思者謂之文……筆，退可非謂成篇，進則不云取義，神其巧慧，筆端而已。至如文者，惟須

終穀紛披，宮徵靡曼，唇吻逾會，情靈搖蕩」。（見金樓子立言篇）昭明撰文選，去經史子集等皆不錄，惟於「讚論之綜緝辭采，序述之錯比文華，事出於沈思，義歸乎翰藻，故與夫篇什雜而習之」。是其所錄者皆著眼於純文學也。若能就文筆之義推而廣之，則中國文學之正確觀念，固毋待乎挽近而始定也。但中國人中儒家之毒，無論爲文作事，皆尙含糊曖昧，不願條分縷析；而文筆之分，行之未遠，釋之未暢，却又爲含混之儒術所破矣。而其破壞之不遺餘力者爲劉彥和。其言曰：「今之常言，有文有筆；以爲無韻者筆也；有韻者文也。夫文以足言，理兼詩書；別目兩名，自近代耳。顏延年以爲筆之爲體，言之文也；經典則言而非筆，傳記則筆而非言；隋奪彼矛，還攻其盾矣。何者？易之文言，豈非言文？若筆不言文，不得云經典非筆矣。將以立論，未見其論立也」。（文心雕龍經術篇）文筆之說破，而文學之觀念，仍墮入五里霧中矣。

蓋中國古代學者，既蔽於儒家之六藝，又困於文字之艱澀，於是文學之界義，不得不趨於功利，而求合於儒教之倫理觀矣。易繫辭曰，「物相雜；故曰文」。說文曰：「文，錯畫也」。然則文者，究何物乎？究何指乎？不可得而知也。孔子出，「文學，子

游于夏」，（論語先進篇）「行有餘力，則以學文」，（論語學而篇）「博我以文，約我以禮」，（論語子罕篇）其贊詩則曰：「詩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曰，思無邪」。於是文學之名立，而文學之義可指矣。所指者何，卽不背儒家之倫理觀而以發揮六藝者是也。朱子之論詩教曰：「詩者，人心之感於物而形於言之餘也。心之所感有邪正，故言之所形有是非。惟聖人在上，則其所感者無不正，而其言皆足以爲教。其或感之之雜而所發不能無可擇者，則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勸懲之，是亦所以爲教也」。《詩經傳序》而將詩大序所載之「詩者志之所之也，在心爲志，發言爲詩。情動於中而形於言，言之不足故嗟嘆之，嗟嘆之不足故咏歌之，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也」之一段妙文，亦納入於道德的規範中矣。故近人陝兆鼎曰：「文學之名，始見論語，游夏文學，受之夫子，所習蓋六藝也。叔孫通以文學爲秦博士，漢有賢良文學之科，與選者咸經明行修之士。是以中國文學，乃以六藝爲質幹，非徒屬文工，以修辭傳藻爲能事也」。《見華國雜誌中國文學以六藝爲心本說）於中國古來傳統的文學觀念及界義，可爲得之矣。蓋不論爲詩爲文，爲歌爲賦，要以不離儒術本旨者爲標的，是中國文學之所以爲

功利主義者也。時過境遷，封建時代之儒家倫理，已爲新時代所不容，治文學史者，固當以新的觀點，而予以正確嚴厲之批判，以儒論儒固不可，置而不論亦不可也。

文學者，社會之產物，時代思潮之反映也。中國思想之主潮，其發源有二，卽北方與南方是也。北方之地多山，南方之地多水；北方之地荒瘠，天然生產物少，其生活較難；南方之地肥沃，天然生產物多，其生活較易；由此自然環境而影響其人種，不獨思想異，其相貌異，骨格異，風尚異，習俗亦異也。因而北方人種尙實際，南方人種好想像；北方人種重理智，南方人種多情感；北方人種多拘禁，南方人種好放逸；物質環境之影響人生，其力豈不大哉！代表北方思潮者爲孔子之儒教，代表南方思潮者爲老子之道教。在哲理上，則道家之說勝儒術；在實踐上，則儒家之學勝道術；此所以孔子之倫理觀被歷代封建統治階級所推行，而二千年來中國之政治、學術、道德實皆爲孔子以支配也。而老子的人生觀，則終成爲學士之清談，文人之贊歎而已，曾未一見其實際的運用也。中國文學，其精神上要不外此二思潮所影響。強而成三，則儒道合流之調和派是也。故中國文學，其影響所及，非儒則道，非道則儒，非儒道則調和派耳。荆軻之

易水歌、鍾北方之壯俊；屈平之離騷賦，吸南方之冷豔；司馬長卿者，南北之調和也。沿中國文學史者，循此而究其源焉，則庶幾近之矣。

中國文學之所以成爲少數特殊階級之專利品而難以普及大衆者，文字之艱澀難學，其要因也。謂中國文字爲世界各國文字中最複雜，最艱澀者，豈過語哉！因而中國文化，常爲外人所曲解或誤解，亦多以此。

中國文字之起源甚早，或謂黃帝時蒼頡沮誦所作，或謂伏羲作龍書，神農作穗書，少昊之時有鸞鳳書，高辛之時有科斗書，堯之時有龜書，夏后氏之時有鐘鼎，殷之時務光作雍葉。文王作魚書……以及「河圖洛書」等，類皆初民之神話，不可信也。徵諸社會進化史，言語文字，皆由漸而成，決非一人一時之力所能創造也。惟中國文字發源於遠古，當爲事實；而收統一完成之功者，實秦始皇也。今所傳之正、草、隸、篆，在始皇統一六國之時，李斯、趙高、程邈等已立其基礎矣。

中國文字之構造，據漢儒研究之結果，有六大原則。卽象形、指事、諧聲、會意、轉注、假借，所謂六書者是也。宋鄭樵通志，細別六書。卽象形者，有天地山川井邑草

木人物鳥獸蟲魚鬼物器用服飾之形；有兼象形會意者，兼象形諧聲者；又別列象貌象數象位象氣象聲象屬之目。指事者，分正聲與兼生；兼生者，有事兼聲，事兼形，事兼意之別。諧聲者，分正生與變生；變生者爲有子母同聲，母生聲，主聲不主義，子母互爲聲，三體諧聲，聲兼意之別。會意者，有二體會意，三體會意之別。轉注者，分建類主義轉注，建類主義轉注，互聲別聲轉注，互聲別義轉注之目。假借者，爲六書中最難明悉，蓋非己所本有，爲他之所授也。分同意借義，借同意不借義，協音借義，借協音不借義，因義借音，因借而借，語辭之借，五音之借（如宮商角徵羽），三詩之借（風雅頌），十月之借，十二辰之借，方言之借，又別置雙音並義等。蓋中國文字發達之順序，乃自象形而指事，而諧聲，而會意，轉注，假借，漸補其不足者。要之，中國之象形文字，常有同義之文字，於聲音外，別讀數意；論其利則爲一字數用，爲美術的；論其弊則爲艱澀，散漫，不緻密，不正確。然利弊相較，利終不掩弊也。但研究中國文學者，不通文字學，則終莫能升堂入戶耳。

文學史多伴乎普通史而行趨，決非超然獨立者也。雖然，以上古、中古、近代、近

世之分割，則不能顯各時代之特徵；故以此爲文學史之分期，殊屬含混。本書之分期，乃斟酌各時代之政教思潮學術之可爲段落者而段落之，共分九期。卽第一期爲春秋以前之文學，第二期爲春秋戰國時代之文學，第三期爲兩漢之文學，第四期爲魏晉南北朝，第五期爲唐，第六期爲宋，第七期爲金元，第八期爲明清是也。始自皇古，終於清初。至於現代之新文學興，乃中國文學史之新頁，考而論之，非本書之責也，故付闕如。

雖然，所謂分期者，亦僅就說明上之便利計耳。實則中國文學及一切學術思潮，雖形式上有興替之運，而一起一伏，其本質爲儒道二家之起落，終無變也。其本質上之必變者，乃現代新思潮之勃興，大有席卷宇內之勢，而封建時代之遺教，不得不就木矣。此學者所當知也。

第二章 春秋以前之文學

總論

三皇五帝之傳說——古代文化之序幕——三部最古之文獻

中國之太古史，向自三皇始；然三皇之事，邈焉而不可考，故司馬遷著史記，始於五帝。况三皇之名，古書所載，各有不同：尚書大傳、白虎通，以燧人氏、伏羲氏、神農氏爲三皇；春秋運斗樞則作伏羲、女媧、神農；史記司馬貞補三皇本紀，亦敘爲伏羲、女媧、神農；孔安國序則以伏羲、神農、黃帝爲三皇；又有以天皇、地皇、人皇爲三皇者，從其順序，凡異說亦姑存之。然則三皇之名目，果何所得而考證乎？蓋亦神話化之北方人稱之部落興廢而已。女媧代宓犧而立，則伏羲部族之衰替可知，而女媧部族振威於四隣矣。女媧氏沒而神農氏作，則女媧氏之部族敗亡可知，而神農氏部族興起矣。伏羲之母踏華胥大人之迹於雷澤，生庖犧於成紀，蛇身人首，此帝王世紀怪誕之說，不足信也。燧人氏教民燧火，相傳火食之道始於此時。伏羲氏罷結繩之政，創佃漁庖廚。神農氏教民稼穡耕耘，傳醫藥之道。凡此種種，亦非確然創於此等時代，不過傳說太古之社會狀態，於中國太古史上，略說明人類從自然的進於人事的次序已耳。然太古之時，文物進化之程序，頗有可觀。如女媧氏鍊五色之石補天（見淮南子覽冥訓），雖屬於一種神話，然其與燹豪部族共工氏苦戰之狀，非可察乎。呂氏春秋謂「夙沙之民，自攻

其君而歸於神農」，劉氏外紀則謂「諸侯夙沙氏叛，不用命，神農退而修德，夙沙之民自致其君而來歸，其地南至交趾，北至幽都，東至陽谷，西至三危，無不聽從」。是則當時有強大之夙沙氏部族，不又可見乎？神農拓地，南至交趾之言，實屬虛誕。惟三危之地，則曾賓服於神農氏之時。餘如陽谷、幽都，乃中國古代史家之慣手段，其意在形容疆域之大，亦不必確有其地也。

至於黃帝之事業，比三皇爲尤著，其境域已漸及於中國之中原矣。向傳黃帝破炎帝於阪泉之野，戮蚩尤於涿鹿之墟，其功業可知。然遷徙往來無常處，以師兵爲營衛，南征北討，仍未能建設鞏固之中央政府，蓋猶未克突破游牧民族之粗野時代也。雖然，黃帝者，於中國文化上實大有影響者也。北渡河而至葷粥，南及於江，而接觸於南方人種，吸收他方之文化，分賦於本部族者非少也。且蒼頡沮誦之輩，製文字者，此時代也；能造宮室者，此時代也；中國之中原與大部族苗民之接觸者，亦此時代也。

顓頊之時，復與苗民發生衝突。墨子云：「昔有三苗大亂，天命殛之。日妖宵出，雨血三朝；龍生廟，大市哭，夏冰地坼而及泉，五穀變化，民乃大振。高陽乃玄宮命禹

，親把天瑞，而征有苗。堯則從事於南蠻之征服，戰於丹水之浦；舜則注力於苗民之征伐」。呂氏春秋曰：「舜却苗民而更易其俗」；荀子議兵篇曰：「舜伐有苗，征途未半，齋英志於軍旅之間而逝」；淮南子修務訓曰：「南伐三苗，道死於蒼梧」；五帝本紀云：「南巡狩，崩於蒼梧之野，葬於江南九疑，是爲零陵」；孟子曰：「卒於鳴條」；呂氏春秋曰：「舜葬於紀市」；注，九疑山下亦有紀邑；蒼梧之野，在湖南省永州府，入於南方過深；鄭玄指爲鳴條，辟爲南夷之地」；觀此而地之屬於南方者，昭昭也。苗民必爲南方人種之最强者，五帝本紀曰：「三苗在江淮荊州」，吳起會云：「昔三苗氏左洞庭、右彭蠡」；山海經云：「黑水之北，有人無翼，名曰苗民，其種族分配之區域，蓋非小者」。揚子江畔，沃野千里之地，爲彼等蔓延佔居之處，其文化雖遲，猶有可觀；惟北方人種過強，爲所壓持，故不能入於古代歷史之範圍內耳。左傳云，古之諸侯王不用命，虞有三苗，夏有觀扈，彼等與北方漢人種之生存競爭，其劇烈可知也。故北方之漢人種者，在外則企疆域之擴張，在內則文明駸駸進步，漸有可觀。漸親九族，正歷數，飾五官，衆功皆興；舜之時，皋陶爲大理，民皆伏之，而得其實；伯夷主禮，上下

皆讓；垂主工師，百工致功；益主虞而山澤辟；棄主稷而百穀時茂；契主司徒而百姓親和；龍主賓客而遠人至；十二牧行，九州無敢辟遠。惟禹之功爲大，披九山，通九澤，決九河，定五州，各以其職而來貢，不失厥宜；亦五千里，至於荒服；南爲交趾，西爲戎、析枝、渠廋、氐、羌；北爲山戎、發、息慎；東爲長夷；四海之內，咸戴帝舜之功，於是禹乃興九招之樂，致異物，鳳凰來翔，天下稱明德者皆自虞帝始。言雖誇張失實，亦足窺帝舜經綸之一斑。淮南子修務訓曰：「舜作室築牆，茨屋辟地樹材，使民皆去巖穴，各知有家室，或起樂，或設庠序，使伯夷典三禮，使契布五教」，中國文化，漸臻可觀矣。自是爲夏，爲殷，終至於文質彬彬之周。

故中國古代文化之序幕，至春秋時代而告一段落。其中可觀之文學，至今猶留存者，卽書、詩、易是也。今順次分述於後。

二 書

書之由來——今文尙書——古文尙書——尙書之歷史的意義——尙書之文辭——

夏殷周文辭之異同

三墳五典八索九邱之名，傳於後世，可知堯舜以前，已有載籍，而最古之書，今猶有傳者，實爲書。書一曰尙書。尙者上也，尊之如天，故云。王充論衡曰：「尙者上也，上之所爲，下之所書」。馬融曰：「尙者，上古之義也」；此說較當。蓋在古代，左史記事，右史記言，周之官府多藏之；孔子游於周，展檢所藏之史籍，而取古聖治國之大經，上自唐虞，下至秦穆，收典謨，訓誥，誥誓之文，其數凡百篇，卽書是也。後世或云尙書，或稱書經者，尊之也。秦皇焚書，書亦爲燬。漢興，惠帝文帝，頻除挾書之刑，求尙書之學者，偶聞濟南人伏生能之，乃召見，伏生時年九十有餘，步行甚艱，因使人就而學之。蓋伏生者，秦之博士，秦皇焚書之時，乃取而藏之屋壁，僅得免；其後出之，惟存二十八篇，卽今所傳之今文尙書是也。其中分盤庚爲三篇，割顧命之一部爲康王之誥。又武帝之時，分太誓爲三篇，合爲三十四篇。伏生之學，傳於張生歐陽生，張生之學，傳於大夏侯小夏侯，與歐陽氏同爲今文尙書。

漢惠帝之子共王，封於魯，治宮室，毀孔子舊宅，得尙書於壁中，篇數五十有八，

文皆科斗，不可讀；博士孔安國，據今文而考合文字，上之朝廷，是爲古文尚書。適會巫蠱之事，未克列於學官，僅藏於祕府而已。其後晉有永嘉之亂，遂全亡軼。至東晉元帝時，豫章內史梅賾稱得古文尚書，及孔安國之序，上之朝廷，惟缺舜典一篇無存。內分堯典慎徽五典以下爲舜典，而「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；協於帝，濟哲文明，溫恭允塞，玄德升聞，乃命以位」二十八字，爲明帝建武四年，姚方興從王肅范寧之註而僞作者；自此古文今文，相並而行。皇甫謐著帝王世紀，采取古文；唐之陸德明者，據古文而作釋文；孔穎達者，奉勅而作古文之孔安國傳疏，自是無有疑古文者。及宋之吳棫出，著書禕傳，始挾疑義。朱子亦有所疑，惟其門人蔡忱作集傳時，又不置疑。迨元之趙孟頫，別今文與古文之註，而吳澄者，則獨釋今文，然猶未能指舉真僞之明證。明之梅賾出，始參考諸書，有所論證，亦仍語焉不詳。清之閻若璩，以博學達識之考證家聞，著古文尚書疏證八卷，條分縷析，考證精確，而斷言古文爲僞，至是古文之真面目始畢露無遺。其他讀尚書而足供參考者，有江聲之尚書集註音疏，孫星衍之古今文註疏，王鳴盛之後案，段玉裁之撰異等，而古文不可信之說，乃牢不可動。雖毛奇齡之徒，力爲辨

駁，畢竟不能挽狂瀾於既倒也。

尙書之中，最古者爲夏之史筆。在三千餘年之前，卽有如此雄渾正大之文辭，中國文學之由來，蓋亦遠矣。且不獨文學之價值已也。而中國歷史，亦足增光。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，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，得其心，則道與治固無不得。何者，精一而執中者，堯舜禹相授之心法也；建中而建極者，商湯周武相傳之心法也。曰德，曰仁，曰敬，曰誠，言雖殊而理則一也，無非所以明此心之妙；至於言天則其心自出於嚴，言民則由其心而謹於所施，此蔡忱崇拜之語而已。雖然，其言天，其言民者，以北方人種之性格，與當時統治權之變遷而來，有足以察其狀態也。北方人種對於自然之觀念，從堯舜而遷於夏殷周，其統治權之變遷，洵非尙書不能語之也。

甘誓云

有扈氏威侮五行，怠棄三正，天用剿絕其命；今余發，惟恭行天之罰，左不攻於左，汝不恭命；右不攻於右，汝不恭命；御非馬，汝不恭命；用命，賞於祖；不用命，戮於社；予則孥戮汝。

商誓云

夏氏有罪，予畏上帝，不敢不正……爾尙輔予一人，致天之罰。觀此而北方人種之性格，其畏天之心甚爲顯著。

若夫取尙書之文辭，於三代之間而觀其文體之特色，夏殷周之間，自不無相異者。謂夏之政尙忠，殷之政尙質，周之政尙文者，其得之矣。周賦於二代，文彩郁郁，其文辭之巧妙，自足突過前人；周書之婉曲而丁寧者，職是之由。而夏書之雄渾，殷書之簡明，要亦各時代政教風尙之反應耳。

取夏書之禹貢，商書之盤庚，周書之牧誓而讀之，則三者之異點可立見。雖然，其同爲發露北方人種之思想與特性者，三者固同歸於一致也。

三 詩

中國詩之起源——三百篇之變遷——何謂六義——孔子刪詩之說——三百篇中之功利與道德觀——中國所以不能產生偉大敘事詩之故——三百篇中字句之研究

—評語

虞書曰：「詩言志，歌永言，聲依永，律和聲」；詩之由來，亦可謂久矣。帝王世紀傳擊壤歌，列子載康衢歌，禮記有伊耆氏蜡辭，卿雲歌錄於尙書大傳，南風歌記於家語，……雖詩之起源甚遠，而其最可憑信者莫如尙書所載——卽益稷之篇云，帝舜庸作歌曰：「勅天之命，惟時惟幾；乃歌曰，股肱喜哉。元首起哉！百工熙哉！皋陶拜手稽首颺言曰，念哉！率作興事，慎乃憲，欽哉；歷省乃成，欽哉。乃賡歌曰，元首明哉！股肱良哉！庶事康哉！又歌曰 元首叢脞哉！股肱惰哉！萬事墮哉！帝拜曰，俞往欽哉！」林西仲曰，舜與皋陶之賡歌，爲三百篇之權輿。當代之詩，如何簡質，於此又足知矣。夏殷之世無傳者。如夏后鑄鼎歌，湯盤銘，商銘；箕子之麥秀歌，夷齊之采薇歌，及三百篇中諸作，頗足以察當世之詩風。至周而天子五年一巡狩，設采風之官，而陳誦諸國之詩，以觀民之風俗。風者，國風也。又云，風者，上以風化下，下以風化上，王文而譎諫 言之者無罪，聞之者足以戒，故曰風。以是一國之事，繫於一人。又詩中有雅，雅者正也；言王政之所由興廢；政有大小，故有小雅與大雅。又詩中有頌，頌者

「美盛德之形容，以其成功而告於神明者也。」文王武王之時，風有周南召南；雅有鹿鳴文王之屬；成王之世，正禮樂，興制度，民和睦，而頌聲興。至王道衰，禮義廢，政教失，而國異政，家殊俗，於是變風變雅作。詩譜云：「後王稍更陵遲，懿王始受譴，享齊哀公，夷身失禮，不能尊賢；自是而下，厲幽二王，政教尤衰，周室大壞；十月之交，民勞板蕩，勃爾俱作；衆國紛然，而刺怨相尋；五霸之末，上無天子，下無方伯，善者誰賞？惡者誰罰？紀綱絕矣！故孔子錄懿王夷王時之詩，及陳靈公淫亂之事，謂之變風變雅，以爲勸民恤功，昭事上帝，則受頌聲；有弘福若彼，若違而不用，則被刦殺有如此。大禍吉凶之所由，憂樂之萌芽，昭昭在斯，足以爲後王鑒矣」。

詩有六義，風賦比興雅頌是也。比賦興者，就詩之體而言；比者，因物喻志；賦者，寓言而寫物；興者，文已盡而意有餘也。古詩本有三千餘篇，至孔子而去其重者，而取其可施於禮義者，上采后稷，中述殷周之盛，至於幽厲，故曰：「關雎爲風之始；鹿鳴爲小雅之始；清廟爲頌之始」。三百五篇，孔子皆用爲弦歌，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，禮樂自此，可得而述稱云。但筆削者，本有三百十一篇，亡其六篇，以是後世所傳者僅

三百五篇耳。然則孔子於三千餘篇之中，可施於禮儀者，僅取其三百餘篇也，十之一而已。其餘雖發揮情致，詞采敏妙，而無可施於禮儀，遂空歸於亡佚。後人疑之，故鄭樵有刪詩之辨，先引孔穎達語而論之曰：「按書傳所引之詩，見在者多，亡佚者少，則夫子之所錄，十豈容去其九乎？夫詩者，上自商頌祀成湯，下至株林刺陳靈公，上下千有餘年，是三百五篇，更十君而取一篇者也。蓋此皆商周人之所作，夫子併之，得於魯之太師，繙而錄之，非有意於刪也。夫翹翹車乘，招我以弓；豈不欲往？畏我友朋！如斯之語，亦不可謂俚，胡爲刪之乎？至牆有茨，桑中等語，又胡爲而不刪之乎？則知刪詩之說，始於春秋隱公，終於獲麟之事，皆爲漢儒之所唱，大抵得其聲則存，不得其聲則不存；周之列國，如滕薛，如許蔡，如邾莒等國，夫豈無詩？但魯人不識其音，則不得其詳；季札聘於魯，魯人於雅頌之外，所得十五國風，盡以歌之。今觀三百篇，及季札所觀，皆魯人所有，無甚加損。若夫子有刪詩之意，則必當環轍之時，大搜而備索之；寧獨此十五國爲乎？故知刪詩之說，決非夫子之本意」。雖然，孔子之刪筆，究亦有之；而從其大體而觀，余終不能不左袒鄭氏之說也。

中國之詩者何，曰，以言志也。詩序云：「詩者，志之所之也；在心爲志，發言爲詩；情動於中而形於言，言之不足，故嗟嘆之；嗟嘆之不足，故永歌之；永歌之不足，則不知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。情發於聲，聲成文，謂之音。治世之音安以樂，其政和；亂世之音怨以怒，其政乖；亡國之音哀以思，其民困。故正得失，動天地，感鬼神，莫近於詩。先王以是經夫婦，成孝敬，厚人倫，美教化，移風易俗……」者，此大抵有實際之傾向，起於中國北方人種，故其詩乃有如斯之性質。惟利用治世之方便，正得失，無機械，此詩之在於中國，所以非常之發達者以此，而其所以不能雄渾而爲敘事詩之類者亦以此。雖然，詩者，感也，興也，情之發現也，道德之所陶鑄也。目受羈輓而無馳外之憂，其所感興者，閉於情而不肯自放。故孔子曰：「詩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曰，思無邪」，非此之謂乎？思無邪者，以道德而羈輓其情故也。情熱於內，猶有天馬馳空之趣，其發也，或激厲，或淫猥，或狂縱，或憤恨，惟以道德主義，鎔鑄其意志，繫縛情之放逸，則好色而不淫，怨而不亂，使激厲者不失其調和，狂縱者易而爲中正，三百五篇之詩，所以悠揚而優且美者，非在此乎？然此亦最足以顯露中國北方人種之性情也。

詩有云：

嘒彼小星，三五在東；肅肅宵征，夙夜在公，實命不同。

嘒彼小星，維參與昴；肅肅宵征，抱衾與裯，實命不猶！

此言夫人無妬忌之行，惠及其下，知賤妾貴賤之別，靄靄而無多妻制度之亂也。詩又云

綠兮衣兮，綠衣黃裏；心之憂矣，曷維其已！

綠兮衣兮，綠衣黃裳；心之憂矣，曷維其亡！

綠兮絲兮，女所治兮；我思古人，俾無尤矣！

絺兮綌兮，淒其以風；我思古人，實獲我心！（邶風綠衣）

此言至於其亂，賤妾上僭，夫人失位，而能無怨嗟之情，惟思古人以自慰藉，能稱覲其所縱放者也。若夫有淫奔之恥，則國人不齒，見於詩歌者有云：

綴鍊在東，莫之敢指；女子有行，遠父母兄弟。

朝濟於西，崇朝其雨，女子有行，遠兄弟父母。

乃如之人也，懷婚姻也，大無信也，不知命也。（鄘風穀風）

其稱祖功者，又云：

瞻彼旱麓，榛楛濟濟；豈弟君子，干祿豈弟。

瑟彼玉瓊，黃流在中；豈弟君子，福祿攸降。

鸛飛戾天，魚躍於淵；豈弟君子，遐不作人。

清酒既載，騂牡既備；以享以祀，以介景福。

瑟彼柞棫，民所燎矣；豈弟君子，神所勞矣。

萋萋葛藟，施於條枚；豈弟君子，求福不回。（大雅旱麓）

此皆北方人種思想之反響也。

三百五篇之詩，雖以四言爲一句者多，然亦不皆然，有三言者，有五言者，有六言者，有七言者，且有長至八言九言者。「振振鷺，鷺于飛」者，三言也；在漢之郊廟歌多用之。「誰謂雀無角，何以穿我屋」者，五言也，俳諧唱樂多用之。「我姑酌彼金罍」者，六言也；樂府亦用之。「交交黃鳥止於桑」者，七言也；俳諧唱樂用之。「胡瞻爾庭有

懸貺兮，我不敢傲我友自逸」者，八言也；「河酌彼行潦挹彼注茲」者，九言也；不入於後世歌謠之章。徐昌穀曰：「鹿鳴頌弁之宴好，黍離有蕓之哀傷，氓蚩晨風之悔歎，蟋蟀山樞之感慨，栢舟終風之憤懣，杖杜葛藟之憫恤，葛屨所父之譏訕，黃鳥二子之痛悼，小弁何人斯之怨誹，小宛鷄鳴之戒惕，大東何草不黃之困疵，巷伯鶉奔之惡惡，綢繆車犖之歡慶，木瓜采芣之情念，雄雉伯兮之思懷，北山陟岵之行役，伐檀七月之勤敏，棠棣蓼莪之大義。皆曲盡情思，氣辭婉變」，此可以爲詩贊也。

四 易

易之時代——何謂連山歸藏周易——易之性質及其文辭——結論

易之一書，謂本乎天而作者，多以伏羲爲其創作之祖。但鄭玄則謂始於神農，孫盛則謂始於夏禹。繫辭曰：「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，仰則觀象於天，俯則觀法於地，於是始作八卦，以通神明之德，以類萬物之情」。但以其制作，斷定爲伏羲者實難，惟略定爲伏羲時代者，庶幾近之。其中彖辭者出於文王，爻辭者成於周公，象象四傳十翼者

作自孔子。周之保天下，以易爲經術之要具。蓋易者，經伏羲、文王、孔子之手而始大成，故稱三聖，故曰，易道深矣，人更三聖，世歷三古，雖有秦火，以易爲筮卜之事，而其傳不絕。漢興，田何傳之。訖宣元二帝，有施孟梁丘京氏見列於學官，而民間有費高二家之說。劉向以中古文之易經，校施孟梁丘經，脫去「無咎悔亡」之辭，惟費氏之經，與古文同。田何之學，自孟喜而至虞翻；東漢之末，王弼何晏出，下道家者流之見解，易之古義失矣。隋唐之頃，獨行王注而已。至宋程傳出而解易，自是宋儒以自己之見地，而解釋易者寔多。

周易之外，又有連山歸藏之名。周禮曰：「筮人及大卜，並掌三易之法。一曰連山，二曰歸藏，三曰周易，其經卦皆八，其別皆六十有四」。並不言何代之易。杜子春曰：「連山者伏羲，歸藏者黃帝」。鄭康成又以爲夏商周之易。或者又從而釋之曰，夏建寅，用人正，其書重艮，而以爲首。曰連山者，象出山之雲，而連連不絕也。商建丑，用地正，其書重坤，而以爲首；曰歸藏者，萬物莫不歸藏於中也。周建子，用天正，其書重乾，而以爲首；曰周易者，以周代名之，如周禮是也。鄭玄之釋三易，既無可據之

文，故孔穎達又祖杜子春之言，引世譜等之書曰，神農曰連山氏，亦曰烈山氏；黃帝曰歸藏氏。於易之繫辭，已有神農黃帝，而取益渙噬嗑之文，於是知連山歸藏周易，並以代號名之無疑。蓋連山歸藏之起源，雖不可詳，而實爲夏商二代所各傳者。鄭玄曰：「殷陰陽之書存者，有歸藏；歸藏行於殷，連山行於夏，至周漸衰，由是而後世無徵。」

易之道何道乎？曰，一陰一陽之謂道。陰陽之大者如日月，故聖人取日月二字而爲易；而其義則取變易之易，非先說易之性質也。孔子曰：「易者易也，變易也，不易也；天尊地卑，乾坤定矣」。又曰：「不易者，其信也，天在上，地在下，君南面，臣北面，父坐子伏，此其不易也，故易者，天地之道也」。可見易者，北方人種之產物，而最能發揮特性者，抑且封建時代之必然理論也。故易者所以經天地，理人倫，明天道，依易而知父子有親，君臣有義，夫婦有道，長幼有序；於是百官立，王道生，易者亦裨補政道之一機關也。蓋易所本，實在拜天之習俗，與祖先崇拜之習慣。若就其文辭觀之，句短簡而古奧，北方人種之氣象，自顯崇嚴而凜乎不可犯之概。曰龍曰虎，如馬，如

牛，如羊，如鹿，如鴻，如隼，又或配以理想的動物而比喻之；曰風，曰雲，曰雨，曰霜，曰雷電，曰大川，曰戎，曰寇，而取此等字以作神祕之辭句，爲莊重崇嚴之調，全以表北方之氣格與風韻。且夫其思想之雄大，彷彿於辭句之間，示其影響。如飛龍在天，利見大人；如見羣龍無首；如龍戰於野，其血玄黃；如虎視眈眈，其欲逐逐，如突如其來；如焚如死如棄如等句，讀之而崇高之念，覺其沸然而涌出也。

上所論列者，僅就春秋以前，中國古代最有價值之書、詩、易三者而略述其梗概如此。其他如述冠婚喪祭朝聘饗射威儀之事者爲儀禮；述周官政典之書而官府掌執之禮者爲周禮；古經十七篇之外，諸儒合記者爲禮記，亦是示北方人和之特質與其習俗，而文辭亦簡古蒼勁，類足表見北方文學之概略者也。

第三章 春秋戰國時代之文學

一 總論

周之衰微——春秋戰國時代競爭之劇烈——南北思潮之衝突——文學之反映

周膺天命，滅殷而有天下，君臨於中國者數百載；其後漸有尾大不掉之勢。壓弧與謠，龍漦作蠱，周室之傾頹，兆於此矣。及犬戎敗周（民國紀元前二六八二年），弑幽王；翌年，平王東遷維維，是謂東周；至是周鼎漸輕，諸侯漸大，強併弱，大兼小，於是遂入春秋戰國時代（民國二六三三年至二一五八年）。所謂五霸迭興，或說合縱，或說連橫，周室終以全覆，代之而統一華夏，君臨中國者秦也。此為中國歷史上一大轉變，而為此轉變之樞紐者，要亦經濟背景有以使然耳。

春秋戰國時代者，生存競爭甚熾之時代也，其影響處為思想之放任，為言論之自由，即所謂諸子橫議之世是也。其後出孔子，出老子，或為孟莊，或為申韓，或為蘇秦張儀之遊說，或為魯仲連鄒陽之抗直；而洛陽負郭，無二頃之田，以一介白衣書生，掉三寸不爛之舌，終佩六國相印，打破門閥制度，以人才為任用之前提，豈獨爭邦國之生存，即人與人之競爭，亦極一時之盛矣。

常時思想界之競爭甚激，而最可注目者，即南北兩思想之衝突。蓋自黃帝以後，衝突之南北兩人種者，經時代之洗禮而日漸接近，南方人種，亦加入歷史圈內而爭其生存

；故於周末，而南方人種之行動，已頗盛矣。南方人種者，不僅外表與北人有若干異點，其精神的，亦與北方人種之思想相背馳。凡風俗嗜好心理性情，南北兩人種，無一不異。北方之思想重實際，南方之思想重想像，彼重人事，此愛自然，兩者柄鑿不相容，而在周末思想界學術界放異彩者，亦即該兩思潮之衝突而已。

自春秋而至七國，合者欲離，離者欲合，從其徑路之異，而於思想界亦異；應時而生思想，逐時代而起變移，春秋戰國之間，為最盛矣。時雖不久，而為人事最複雜變化之時代；思想之變移亦甚著，此不可不知者也。

此等思潮之急流，垂於文辭而傳之後世，春秋戰國時之文學，其所以可稱者即此也。

二 孔子與老子

孔子傳略——其思想——其事業——論語——老子傳略——其思想——其著作——其文辭

周末，南北各有最大之思想家，出而爲當世之奇觀；其在北方者爲孔子，在南方者爲老子；一開儒教，一創道教。

孔子生於魯之昌平鄉陬邑（民國紀元前二四六二年）。魯者，周公旦之所封也。其父曰叔梁紇。孔子名丘，字仲尼，孔氏者其姓也。相傳其兒時常嬉戲而陳俎豆，設禮容；長爲季氏吏，又爲司職吏，轉爲司空；已而去魯，斥於齊，逐於宋衛，既乃反魯，適周，問禮於老子。自周反魯，而弟子稍益進；魯亂而之齊，不用，復反魯；魯之大夫季氏僭公室，其臣陽貨輕季氏，陪臣執國命，以是而魯自大夫以下，皆僭離正道，故孔子不仕，退而修詩、書、禮、樂。弟子彌衆，均自遠方而來。至定公，以孔子爲中都宰（民國紀元前二四一一年）一年而四方皆則之。因自中都宰而爲司空，自司空而爲大司寇。定公與齊之成也，孔子攝相事，齊懼，至歸所侵郟汶陽龜陰之田，以謝過；終自大司寇攝行相事，誅魯之亂政大夫少正卯，與聞國政，三月而粥羔豚之賈不飾，男女別塗，道不拾遺，四方之客，至於邑者，不求有司，皆如歸，齊人妬之，遣女樂，季桓子三日不聽政，郊又不致膳肉於大夫，孔子見不可爲，乃去魯適衛，居十月又去衛，苦於匡，過

蒲，月餘反衛，又去而過魯，適宋，宋司馬桓魋將殺之；適鄭，居於陳，三成」。往西
衛，靈公老，怠於政，而不用孔子，孔子謂然歎曰：「苟有用我者，三年有歲過蒲，適
，將見趙簡子，至河，聞晉之大夫竇鳴犢舜華殺死，臨河歎曰：「美哉水，洋洋乎！丘
之不得濟此，命也夫！」又反於衛。既而自陳過蔡，如葉，又反蔡，居三歲，楚聘之；
陳蔡之大夫病之，圍孔子於野，不得行而糧絕，從者病，莫能興，孔子誦，絃歌不衰
；弟子有愠心，孔子曰：「詩云，『匪兕匪虎，率彼曠野』，吾道非耶？吾何爲至此」
？弟子顏回曰：「夫子之道至大，故天下莫能容，雖然，不容何病，不容然後見君子」
。孔子欣然得意。楚昭王與師迎孔子，然後得免，昭王將以書社之地七百里封孔子，有
讒者而事止，遂自楚反衛。去魯十四年而反魯，魯不聽用，孔子亦不復求仕，於是序書
傳，修禮記，編詩，晚而喜易，作序彖繫象說卦文言，讀易而韋編至於三絕；以詩書禮
樂爲教，弟子凡三千，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。至哀公十四年，因史記而作春秋，上自魯
之隱公，下訖哀公十四年。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，孔子卒，年七十二，或云七十三；葬
於潛城北之泗上，弟子服喪三年，惟子貢廬於冢上，凡六年。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

百有餘室，因名孔里。孔子有子曰伯魚，伯魚生子思，中庸者，子思之書也。

當周室陵替，王道衰微，道心維危之時，而孔子出，有拯一時之弊而復王道之意。其奔走東西，席不暇暖，抱實際的教義而欲行之於實際也。魯論云：「夫召我者豈徒然哉！如有用我者，我其爲東周乎？」觀此而孔子晚年所懷抱之經綸策可見。雖然，當時之社會，喜霸道，欲收功於一時，難矣！故孔子之道不行。不得已，乃修詩書禮樂易春秋，而遺於後世之名教。人方謂其人懷乎不可犯，而不知溫潤如春也。方謂其人方正謹嚴，其持己也如圭角稜稜，而不知孔子乃圓滿如無才，說教義則孜孜不倦，其人間最醇之六歟？榮枯盛衰之不常，轉瞬易世，乃爲天下之所仰，流風餘韻，至今而光被於東大陸及其附近者，非至聖孰能如斯？

觀孔子之性，又察其行，純乎見北方人種之性格；且其教義，發揮北方人種之特性，於北方人種，最有適合之真理，北方人種之性格，權化於此，而被其鑄鑄者，合全國之人民，自其後二千餘載，無一能脫其繫縛也。

春秋爲孔子所筆削，文辭簡古，而一字不苟，游夏之徒，不能贊一詞，其意深且遠。

。雖然，亦是北方人種實際的傾向，非於歷史上爲重要之點也。春秋之義行，則天下之亂臣賊子懼。以歷史而在於用治世之方便，後世倣之者，多失其本旨，於歷史上之本義荒矣。

孔子門弟子所筆記者，有論語一書，明孔子之教義，使孔子之面目躍如；至其文辭之蒼勁，而又婉曲自在，雖簡亦含有無量之趣味，淵乎如臨於深潭。論語之外，有孔子家語，孝經之類傳於世。

若夫開闢道教，而代表南方人種思想之老子者，則不然。

據史記列傳，老子者，苦縣厲鄉曲仁里人，姓李，名耳，字伯陽，諡曰聃。玄妙內篇謂李之母懷胎八十一歲，逍遙於李樹下，迺割左腋而生，生而白首，故謂之老子。此傳說與釋迦牟尼之生，誕說相似，固不可信。神仙傳謂老子之耳，漫而無輪，故號曰聃。此亦難信。蓋老子者，周之守藏室史也；孔子適周，曾問禮於老子。及周衰，乃西去，至關，關令尹喜曰，子將隱，彊爲我著書。於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，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，遂去而不知所終。老子之出處，與其所終，均甚茫焉而無可記之，故或謂老子百

有六十歲，或又有二百餘歲之說。但莊子載老聃死秦失弔之文，則其死亦自可考。

老子之書，分上下兩篇。漢文帝時，河上公分爲八十一章，上篇三十七章，下篇四十四章，楊升庵曾以爲僞作，不可從。

老子之所言，推崇自然，以無爲爲政道之極意，以謙遜爲處世之要訣。其所言者，南方人稱特有之情感的性質也；其所理想者爲在朴無爲而自化，畢竟其眼光極大處也。故曰，清淨者，天下之正也。又曰，朴雖小，天下不敢臣；所爲以朴，則天下治，國歸於太平；故曰，無名之朴，亦將不欲，不欲以靜，天下將自定。而其所欲比於赤子，故曰，含德之厚，比於赤子，蜂虿虺蛇不螫，猛獸不據，鷙鳥不攫，赤子之無爲也，自然也，至柔也，老子一日所不忘也，此其至眼也。故曰，天下之至柔，馳騁天下之至堅，無有入無間，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。不言之教，無爲之益，天下希及之。畢竟老子者，欲使天下之政，歸於太古之時也，情感的理想如此，終不免於非實際的。其所希望者在太古，在伏羲神農，在武陵桃源，然皆幻想耳，焉能見諸事實？

雖然，法令之紛紛，欲使人民一一中其規矩，終身不可得而超脫。但法愈密，而民

愈巧於犯之；如天道之疏，則終於不漏；以惡教民，尙宴然稱爲爲政者，貪而不飽，驕而不下，好甲兵，奔利欲，奢侈是事，徒行繁縟之禮，而忘其本。曰仁曰義曰禮者，終其末端已耳。既失道而有德，失德而有仁，失仁而義，失義而禮，離其大道者若干級乎！！？滔滔然而舉世將陷於溝壑，老子之唱復古而夢空想者，豈亦非激於時勢而生之反動耶？

進步醇化者，世一日所不可廢也；世進則人智發達，人智發達而巧譎以起，法令從而繁冗，此自然之狀態也。若任世之進步，他無以調和制御之，必至混濁雜人，而徬徨於邪路矣！以是聖人立教而說仁義，諄諄而歸於善，智與德相並而發達，是真可謂進步；故聖人說教，不求其說之難，使人得躬行實踐，儒教之本義在此。獨老子欲使世歸於太古素朴之風，如百年之待河清，其言則易，其行則難，要不過代表南方人種好幻想多感情之傾向耳。

老子之說道也，卽曰：「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；寂兮寥兮，獨立而不改，周行而不始，可以爲天下母；吾不知其名，字之曰道；強爲之名曰大；大曰逝，逝曰遠，遠曰反

，故道大、天大，地大，王亦大。域中有四大，而王處其一焉。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」，卽其歸於自然之旨。而道之體不外於虛，然固用之而不窮也。

故彼之政治意見，亦一歸於自然。其說倫理亦歸於自然。以無爲爲本，崇朴主謙讓，乃彼之處世之方。至其養生之說，亦歸於自然，要以無心無爲爲重耳。是以老子所有理想，均不出自然二字。

五千言之經文亦僅耳。而老子道德之意，盡述而無遺憾。文辭簡古而多含蓄，字字有味，句句有旨，有聲有調，如嚼甘蔗，讀之不厭，妙悟不盡。高皇帝序曰：

細觀其文之行用，靄若濃雲，羣山之疊峯，外虛而內實，貌態彷彿於其境，而又不然。架於空谷而秀奇峯，巍巒猶昔，條成態幽之壑。若不知其意，則如入混沌鴻蒙之中；方乃知其微旨，則又若沈於皓月之澄淵，如於鏡中觀實象；若探視之，則又不可得而捫撫。

可謂善於形容矣。

三 孟子與莊子

孟子傳略——其思想——其著述——其文辭——莊子傳略——其思想——其著述——其文辭

北方人紹述孔子之遺教者爲孟子；南方人承老子之流風餘韻者爲莊子。孔子老子對照於春秋時代，孟子莊子對照於戰國時代，而各代表南北兩思潮者也。

孟子名軻，字子輿，鄒人也；鄒者邾也，左傳哀公七年云。「魯之擊柝聞於邾」，故其地近魯。孟子之學，受於孔子之孫子思之門；學既成，游事齊宣王，宣王不能用；適梁，梁惠王不果所言，皆以所談爲迂闊之論。當是時，秦用商君，而國富兵強；楚魏用吳起，而戰勝強敵；齊之威王宣王，用孫子田忌之徒，而諸侯東面朝齊；蓋天下方務合縱連橫，以攻伐爲賢，而孟軻者，乃述唐虞三代之德，是以所如不合。不得已，退而與萬章之徒，序詩書，述仲尼之意，作孟子七篇。彼亦運用於實際，而爲實際的教義也。其爲人爲多血質，不能冷觀世事，故游說天下，述王霸之別，欲拯時弊；說性善，說

養氣，說仁義，唱道堯舜，要亦救濟時弊而已。雖然，韓子所謂中世者逐智謀，當今者爭氣力，戰國分離之世，其不能容孟子之說者固也。昔仲尼曾云，我欲託之空言，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；孟子亦據此意，而與其弟子公孫丑、萬章之徒，論其疑難答問者，而自撰其法度之言，著書七篇，即今所傳留之孟子是也。

孟子七篇者，當爲其自作爲多，即非自作，亦當經過孟子之手。外篇四篇，名雖存於書，而今已不見；史記、法言、鹽鐵論等所引者，恐爲其斷片耳。

莊子與孟子同時人，然兩者終未及見。蓋從老子立一說者，雖有文子、關尹子、列子諸人，然不能名蓋一世，有所建樹；獨莊子後出，承老子之統，兼自多所發明。莊子者，非純乎生於南方之地，朱子語類等，謂爲楚人，不可從。史記列傳云：「蒙人也」。於地理志：「蒙縣者，屬於梁國」。索隱引劉向別錄云：「宋之蒙人也」；漢書藝文志註：「莊子名周，宋人也」。蒙者，春秋時屬於宋；左傳襄公二十七年，「宋公及諸大夫盟於蒙門之外」，杜注言：「宋之城門也」，今河南省歸德府之東北四十里有蒙城，至戰國時，宋爲齊楚及魏所滅，蒙屬於魏，故地理志等從追記後，而有屬於梁國之語。

。此雖非純乎生於南方之地，而夾於南北之間，若觀其思想，察其文章，則莊子者，實代表南方人種之思想者也。

莊子嘗爲蒙漆縣之吏。楚之威王聞其賢，使使厚幣迎之，欲以爲相。莊子笑謂楚之使者曰：「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？養食之數歲，衣以文繡，以入太廟，當於是時，雖欲爲孤豚，豈可得乎？子亟去，勿污我！我寧遊戲於污瀆之中而自快，不爲有國者之所羈；終身不仕，以快我志」。莊子秋水篇，亦與此相似。莊子之本領，非以是可知乎？莊子曾學儒學，韓愈於送鄧王序云：「蓋子夏之學，其後有田子方；子方之後，流於莊周；故周之書，喜稱子方之爲人」。其說未知所本。然禮記檀弓曾子弔子夏之失明曰：「吾與汝事夫子洙泗之間，邇而老於西河之上，使西河之民，疑女於夫子」。孔子既歿，子夏居於西河而教授，爲魏文侯之師；孔子之文學科，本稱子游子夏，子夏既施教於西河，而田子方亦實其門弟子也。西河之地近宋，莊子或曾師事之，亦未可知；意者，其後或汲老子之流，別立一家之見，而唱道南方之思想乎？

莊子一書，內篇七，外篇十五，雜篇十一，合爲三十三篇。但據漢書藝文志，有五

十二篇，與今所傳之篇數異。內篇之文辭，當爲莊子之手筆；至外雜兩篇，或成於其徒之手，故文調頗異。

司馬遷評莊子之言曰：「沈洋自恣，以適於己；彼之行如斯，其想如斯，至其文辭亦無不如斯；此恰如天馬行空，殆無所拘束」。其言雖本於老子，比老子而更沈洋；老子者猶有拯時弊之意，至於莊子，殆棄擲之。老子者求其理想鄉，而天下歸於自然，至於莊子，無希求此種之理想。雖然，莊子者對於人生問題，實多所探究，故其所說者有云：

若夫垂天地之正，而御六氣之辨，以遊無窮者，彼且惡乎待哉！
所論者又云：

今子有大樹，患其無用，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，廣漠之野，彷徨無爲其側，逍遙乎寢臥其下！

所嘆者又云：

求得茲情與不得，無益損乎其真。一受其成形，不亡以待盡，與物相刃相摩，其

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，不亦然乎？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，爾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，可不哀耶？人謂之不死奚益，其形化，其心與之然，可不謂大哀乎？人之生也，固如是芒乎？其我獨芒，而人亦有不芒者乎？

所道者又云：

予惡乎知說生之非惑耶？予惡乎知粟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耶？麗之姬，艾封人之子也，晉國之始得之也，涕泣沾襟；及其至於王所，與王同匡牀，食芻豢，而後悔其泣也！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？夢飲酒者，且而哭泣；夢哭泣者，且而田獵。方其夢也，不知其夢也。夢之中又占其夢焉，覺而後知其夢也。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大夢也。而愚者自以爲覺，竊竊然知之。君乎，牧乎，固也，丘也，與汝皆夢也。予謂汝夢亦夢也。是其言也，其名爲弔詭，萬世之後，而一遇大聖，知其解者，是且暮遇之也。

所悟者又云：

昔者莊周夢爲蝴蝶，栩栩然蝴蝶也；自喻適志與，不知周也；俄而覺，則蘧蘧然

周也，不知周之夢爲蝴蝶歟？蝴蝶之夢爲周歟？周與蝴蝶則必有分矣，此之謂物化。

觀此而離是非，一生死，非莊子之教義乎？

莊子之思想，南方之思想也；其文亦南方之文辭也。其幽玄說人生觀也，非於論理的論之也；引喻設問，上下縱橫，或表或裏，或左或右，寓言，實言，卮言而不說破其本旨。莊子之文與孟子異，正而奇，不同於孟子之莊重；而神韻縹緲，所謂其字面者，有平易醇雅，有生割奇割；其句讀有徑捷雋爽，有難澀糾纏，其段落有斬截疏明，有曼衍錯綜，使當世之宿學。不能自解究，亦宜矣哉！是豈非千古之奇文乎？

四 屈原

賦之起源——賦爲南方人稱之產物——屈原傳略——屈原之賦——太史公之評語——紹其統者——景差宋玉之徒

不歌而誦謂之賦。登高能賦，可以爲大夫，言感於物，材知深美，可與圖事，故可

以列爲大夫也。古者諸侯卿大夫，交接於鄰國，以微言相感；當於揖讓之時，必稱詩以喻其志；蓋以別賢不肖，而觀盛衰也。故孔子曰：「不學詩，無以言」。春秋之後，周道浸廢，聘問之歌詠，不行於列國；學詩之士，逸在布衣；賢人失志之賦作。大儒孫卿（即荀卿）及楚臣屈原，離讒憂國，皆作賦以風，咸有惻隱古詩之義。漢書藝文志所謂「詩衰而賦作」也。然起北方人種間之古詩，自與南方人種所作之賦，異其音與性質；蓋因其起源先異故也。荀卿趙人，而學南音，嘗作賦，漢書藝文志有孫卿賦十篇。雖然，賦之可傳者，始於屈原。南方人種之屈原者，遭時勢之非，失志而怨悱不能禁，乃自抒其錦心繡腸，發露爲二十五篇之賦；爲南方文學，添陸離光彩者也。

屈原名平，楚之同姓也。爲楚懷王左徒，博聞強志，而明於治亂，嫻於辭令，王甚任之。上官大夫者，爭寵，讒之，原乃被疏。因嫉王聽之不聰也，讒諂之蔽明也，邪曲之害公也，方正之不容也，憂愁幽思而作離騷。秦之欲伐齊也，患楚與齊好，使張儀詐而去秦，厚幣委質以事楚；以利啗懷王，卒乃欺之，懷王怒，大興師伐秦，反爲所敗，奪漢中之地。明年，秦割漢中之地與楚和，楚王曰，得地不願，願得張儀以甘心。張儀

之楚，設詭辨於懷王之寵姬鄭袖而釋。時屈原既疏，不復在位，使齊而反，諫懷王曰：「何不殺張儀？」懷王悔，追張儀不及。其後諸侯共擊楚，大破之。秦之昭王與楚婚，欲與懷王會，懷王欲行，原諫而不用，懷王竟客死於秦。長子頃襄王立，屈原雖被放流，但眷顧楚國，繫念懷王，不忘其反；然又爲所讒，遷於江南，乃作懷沙之賦，懷石投汨羅而死。其後數十年，楚竟爲秦所滅。

屈原所作之賦，總二十五篇，而離騷者，其首也。司馬遷評釋之曰：「離騷者，猶離憂也。夫天者人之始也，父母者人之本也。人窮則反本，故勞苦倦極，未嘗不呼天也；疾痛慘怛，未嘗不呼父母也。屈平正道直行，竭忠盡智，以事其君，讒人間之，可謂窮矣。信而見疑，忠而被謗，能無怨乎？屈平之作離騷，蓋自怨生也。國風好色而不淫。小雅怨悱而不亂，若離騷者，可謂兼之矣。上稱帝嚳，下道齊桓，中述湯武，以刺世事；明道德之廣崇，治亂之條貫，靡不畢見。其文約，其辭微，其志潔，其行廉，其稱文小，而其指極大，舉類邇而見義遠。其志潔，故其稱物芳；其行廉，故死而不容自疏。濯淖污泥之中，蟬蛻於濁穢，以浮游塵埃之外。不獲世之滋垢，嚼然泥而不滓者也。」

推此志也，雖與日月爭光可也」。可謂能知屈原矣。

屈原之多情多恨，洵不背情感的南方人種。其行廉，其志潔，雖疏於君而不能忘，一存其同族之故。戰國之世，不得志而去國，視若敝屣；在此時代，鬱鬱而念故國不能離，忠君愛國如斯者，又非以彼之多情感故乎？

二十五篇之賦，最顯現南方人種之性質。於其思想，於其辭句，於其所用之材料，觀賦中之生產物自明，就其天問見之，就其九歌見之，是豈非有實際的傾向之北方人所未能想到的文辭乎？不獨其思想而已，觀彼所用之景物，或草木，或禽鳥，或情事，凡從南方人種所見者，不皆浮於其思想耶？況其文辭婉麗而典贍，然流於侈靡纖微者比比也。今錄一篇如下，以示一斑：

湘君

君不行兮夷猶，蹇誰留兮中洲？美要渺兮宜修，沛吾乘兮桂舟；令沅湘兮無波，使江水兮安流；望夫君兮歸來，吹參差兮誰思；駕飛龍兮北征，邇吾道兮洞庭；薛荔拍兮蕙綯，承莖橈兮蘭旌，望涔陽兮極浦，橫大江兮揚靈；揚露兮未極，女嬃

媛兮爲余太息；橫流涕兮潺湲，繼思君兮悱惻；桂櫂兮蘭楫，斲冰兮積雪；采薜荔兮水中，搴芙蓉兮木末；心不同兮媒勞，恩不甚兮輕絕；石澗兮淺淺，飛龍兮翩翩；交不忠兮怨長，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閒！朝聘騫兮江皋，夕弭節兮北渚，鳥次兮屋上，水周兮堂下；捐余玦兮江中，遺余佩兮澧浦；采芳洲兮杜若，將以遺兮下女；時不可兮再得，聊逍遙兮容與。

屈原之風流，承其後者：有宋玉、唐勒、景差之徒，皆好辭而以賦稱。據漢書藝文志，唐勒賦四篇，宋玉賦十六篇；然皆不如屈原之多感，而追及其想像豐富，與辭藻巧妙也。

對於北方之詩，而南方之賦起，猶對儒教而起道教也。而韻文之南北合流而調和者，自漢代始，詳於後章。

五 韓非子

荀卿——韓非李斯同事荀卿——韓非傳略——其思想——其遭遇——其著述——

其文辭

今欲敘韓非，姑先就荀卿而述其要。齊之稷下者，爲學士雲集之所，孟子之外。荀子、慎到、環淵、接子、田駢、騶奭之徒，皆往焉。至齊襄王時，荀卿亦在齊，而卿者，趙人也，一稱係卿，荀孫音同，或謂避漢宣帝之諱者，誤也。年五十，始遊學於齊，時田駢之屬皆已死，荀卿爲最長；齊尙修列大夫之缺，使荀卿三爲祭酒。齊人或譏荀卿，荀卿乃適楚；春申君以爲蘭陵令。春申君死，荀卿見廢，因家於蘭陵；李斯嘗爲弟子，已而相秦。荀卿嫉濁世之政，亡國亂君相屬，大道不行，而營巫祝，信禳祥，鄙儒小拘，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，於是推儒墨道德行事之興廢，序列著數萬言而卒。因葬於蘭陵。按劉向敘錄，謂荀子遊齊時，當在威宣之間，宋之唐仲友，據史記年表，推算其年數曰：「若荀卿年五十，當宣王末年而遊學於齊。則去春申君死之頃，當年一百三十七歲」。晁公武云：「春申君之相楚，在考烈王時，自宣王至考烈元年，凡八十一年，荀子年當百歲矣」。宋濂疑之，故亦難其年數之不合。風俗通窮通篇，稱「齊威宣王時，有孫卿秀才，年十五，始來遊學」，晁公武據此說，謂史記之五十，係十五之誤。

梁王繩云：「若五十遊齊，而當襄王之世，荀子年百二十餘，尙復適楚，適趙，何其壽考耶？」獨汪中非諸說，引顏之推家訓中「荀子五十，始來遊學」之語，以辨解五十說。按孟子遊齊在宣王初年，荀子之出也，遠在其後，則遊學於威宣間之說，不足信也。

荀子所學，受之孔門弟子之流，觀書中以子弓與孔子並稱，則子弓當爲其師。但愈之稱馯臂子弓，吳萊推之爲仲弓，俱非也。以時代相異故也。陸德明經典釋文敍錄云：「詩自子夏四傳爲根牟子，五傳至孫卿；漢書顏師古注，穀梁子受經於子夏，傳於孫卿，方知荀卿者，汲子夏之餘流者也。」子夏之學風，最傾於實際的，所重在於形式，其教人也，始於灑掃應對進退，唱道禮爲最重之說，蓋北方思想之實際的傾向，與時勢之變動，相伴而來，此所以出荀子，而以禮之重鼓吹天下也。

荀子之弟子，其著名於世者，有李斯韓非二人。李斯輔秦皇。樹六國合一之偉功；韓非承荀子之學，而混之以刑名之學，鎔鑄於戰國之末，自成一個奇峭峻厲之學說，稱爲南北兩思潮之會流，有何不可！

韓非者，韓之諸公子也，喜申不害，商鞅等之刑名法術學。其爲人也，口吃而不能道說，善著書，與李斯俱事荀卿；斯自以爲不如非。非見韓之削弱，數以書諫韓王，韓王不能用；後使秦，爲李斯所讒，自殺於秦。

韓非之書，漢書藝文志謂有五十五篇，與今本同其數，但初見秦、存韓二篇，古人往往疑之。初見秦篇，戰國策作張儀說秦王；高誘注，秦惠王也。然書中有記張儀以後事之處，吳師道以爲張儀，誤。當作韓非云云。四庫全書提要，韓非使秦，居須臾，爲所殺。在秦王十四年。據吳師道戰國策補正之說，則秦王十三年，中間經年，當無著書之暇；其說終歸於妄。二篇亦成於韓非手無疑。但五十五篇中，忠孝、人主、飾令等篇，文氣薄弱，自有異於韓非之筆，恐爲其徒所作者也。

當此之時，嘗出孟子而說仁義；當此時勢，更出荀子而倡言禮；當此時勢，又竟出韓非而唱法制，運會使然也。天下亂離已久，中央集權之必要者起，君權之增大，非此日之大問題耶？韓非腦筋明晰，觀察苛刻，依時勢之必要，起而道破時勢之弱點，用其全力以救拯其弊，若觀戰國之時勢，韓非五十五篇，真一幅好圖畫也。

如彼之思想，如彼之觀察，其文辭明哲而苛刻，銳利而奇削，入人肺腑，凡其所言，道破所難而無餘蘊，不獨於議論文現其所長，卽敘事之巧，譬喻之當，加之以多用音韻之文，而更無所澀滯也，而其文辭最富於變化者，有雲裂峯出谿窮橋來之趣，有波瀾萬重，曲折頓挫，百態千狀，目殆欲眩之態；而引繩墨，切事情，明是非者，亦韓非之文所獨得之也。

第四章 兩漢之文學

一 總論

秦始皇之武力統一與文化統一——秦文學之特點——西漢文學——東漢文學——
兩漢文學之比較——東漢末年之文運

六王畢，四海一。周室東遷以後，極紊亂離雜之中國，秦始皇以累世餘威，天資英俊，而統一之，自號曰始皇帝，謂後世以數計，二世三世，至以萬世，傳之無窮；自稱曰朕，以命爲制，以令爲詔，分天下三十六郡，聚天下之兵於咸陽，銷鐘鐻，爲金人十

二，徙天下之豪富於咸陽，凡十二萬戶。舉中央集權之實，示君權之高大。三十四年，置酒於咸陽宮，博士七十人，前爲壽，時僕射周青臣爲頌，齊人淳于越侍於坐，進曰：「臣聞殷周之王，千有餘歲，封子弟功臣，自爲枝輔；今陛下有海內，而子弟爲匹夫，卒有田常六卿之臣，而無輔拂，何以相救？事不師古，而能長久者，非所聞也，今青臣又以面諛，重陛下之過，非忠臣也」。始皇下其議，丞相李斯曰：「五帝不相復，三代不相襲，各至以治；非其相反，時變異也。今陛下創大業，建萬世之功，固非愚儒所知，且越之言，乃三代之事，何足法乎？異時諸侯並爭，厚招遊學；今天下已定，法令一出，百姓當家則力農工，士則學習法令辟禁；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，以非當世，惑亂黔首！丞相臣斯昧死上言：古者天下散亂，莫能一之，以是諸侯並作，語皆道古以害今，飾虛言以亂實，人私其所學爲善，以非上之所建立；今皇帝并有天下，別黑白，定于一，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之人，聞令下，則各以其學議之，入則心非，出則巷議，夸主以爲名，異取以爲高，率羣下以造謗，如此而不禁，則主勢降於上，黨與成於下，禁之便。臣請史臣非秦記皆燒之，非博士官所職，天下敢藏詩書百家者，悉詣守尉雜燒之；故偶語詩書者

棄市；以古非今者族；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；令下三十日，不燒者，黥爲城旦；所不去者，醫藥卜筮種樹之書；若欲學法令，以吏爲師」。制曰可。既而侯生盧生等，憤始皇之暴，亡去；始皇聞而大怒，曰：「吾前收天下之書，不中於用者，盡去之；悉召文學方術之士甚衆，以欲興太平；使方士以求奇藥，今聞韓衆去，不報，徐市等費以巨萬計，終不得學，徒姦利相告日聞；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，今乃誹謗吾，以重吾之不德，諸生在咸陽者，吾使人廉問，或爲妖言以亂黔首」。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，諸生傳相告引，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，皆坑之於咸陽，使天下知之，將以懲後。秦始皇威武如此，杜絕太古以後發達之思想，取文學之大部，付之一炬。雖然，使李斯爲焚書之奏言，使始皇執行之，其故要出於擴張君權之惟一手段。周末思想界之高潮，雖六國合一，依然如舊；諸子橫議，更不減前；高言放論，詆誹時事，議天下之政令，盡力以抵君權之擴大，而秦皇李斯者，心頗恨之，然欲杜絕橫議，亦惟有鎮壓思想之一策，愚天下之民，焚三代之書，矯是古非今之弊，於是一爲焚書之令，再爲坑儒之律，以懾服於天下。

焚書坑儒之秦，實未全禁文學也，史職猶不廢，而有秦記。其登山築臺也，勒石作

銘，敍其功德，雖文辭華采，然質直而自現秦時之腔調；雖有焚書之令，而博士官讀詩者不之禁。三十六年，有星墜於東郡，至地爲石，黔首或刻其石曰：「始皇帝死而地分」；始皇聞之，遣御史逐問，不服，乃盡取石旁居民而誅之，因燔銷其石，然始皇心猶不樂也；使博士作仙真人詩以自慰云。故秦之世，文學雖受非常之激變，而斯文未全墜地。如李斯者，雖不及韓非，然所作文辭，猶稱蒼勁。蓋秦係西方之山國，風氣自與南北者異，從而其思潮及文學，亦有不同於他者在。欲觀秦代文學之標本，則莫若石刻之辭。始皇三十七年，上會稽，祭大禹，望南海，立石刻以頌秦之德；以三句爲韻，凡二十四韻。其文曰：

皇帝休烈，平一宇內，德惠修長，三十有七年，周巡天下，周覽遠方；遂登會稽，宣省習俗，黔首齋莊；羣臣誦功，本原事迹，追首高明；秦聖臨國，始定刑名；顯陳舊章；初平法式，審別職任，以立恆常；六王專倍，貪戾傲猛，率衆自疆；暴虐恣行，負力而驕，數動甲兵；陰遲間使，以事合從，行爲辟方；內飭詐謀，外來侵邊，遂起禍殃；義威誅之，殄熄暴悖，亂賊滅亡；聖德廣密，六合之中，被澤無

疆；皇帝并宇，兼聽萬事，遠近畢濟；運璣羣物，考驗事實，各載其名；貴賤並通，善否陳前，靡有隱情；飾省宣義，有子而嫁，倍死不貞；防隔內外，禁止淫佚，男女絜誠；夫爲寄緹，殺之無罪，男秉義程；妻爲逃嫁，子不得母，咸化廉清；大治濯俗，天下承風，蒙被休經；皆遵度軌，和安敦勉，莫不順令；黔首修深，人樂同則，嘉保太平；後敬奉法，當治無極，輿舟不傾；從臣誦烈，鑄刻此石，光垂休銘。

觀此而文辭之質直，現西方之風氣，示秦皇之尊嚴而有不可侵犯之威，六國一統之餘烈，自溢於辭句之間云。

漢興，除秦苛政。惠帝四年，廢挾書之律，大收篇籍，廣開獻書之路；迄孝武之世，書缺簡脫，禮壞樂崩，於是建藏書之策，置寫書之官，凡諸子傳說，皆充祕府。至成帝時，以書多敗亡，遣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，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，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，太史令尹咸校數術，侍醫李柱國校方技。向卒，其子歆紹其業，總羣書而奏七略。

西漢之世，索焚餘之書，致力於聚拾，故易有施孟梁丘京諸氏；濟南伏生傳尚書，魯申公，齊韓固，燕韓生，作詩之訓詁及傳；禮則有魯之高堂生，傳士禮十七篇；樂則如武帝時，有好學之河間獻王出，而又有毛生等作樂記，魯論則常山都尉展禽之傳者最有名；孝經則安昌侯張禹等所傳。雖竇太后嘗好道教，鼓吹黃老，然以董仲舒奏，而儒道流行，主用北方實際的教義，以縛繫人心；雖然，戰國末爲南北兩思潮之會流，至於漢，則已漸現關和之傾向矣。

及西漢亡，光武中興，已有志於文治；首起大學，稽式古典，修明禮樂，晚歲起明堂辟雍。故至東漢，有訓詁家馬融鄭玄之徒出；桓帝時大學諸生，至三萬餘人云。靈帝亦好文學，引諸生之文賦者，並待制鴻都門外，置大學，然其學風，遠不逮西漢文字之有活氣也。西漢者，雖以聚拾前朝亡逸之書爲能事，然去戰國思想界之高潮時代不遠，且以孝文之富有，與孝武之英豪，以新鮮之活氣，鼓吹天下，故如賈誼董仲舒輩，出而爲論文家；司馬遷以絕代之史筆，作史記；司馬相如以一枝彩筆，詠如花之辭賦；揚雄有法言太玄；四言之詩，起於韋孟；五言起於李陵蘇武；七言起於漢武之柏梁；一代之

文運，誠燦然而甚有可觀者。至東漢則異是，三代之亡既遠，風化之美，未若其盛，故西漢之氣格，終不能復見矣。班固之史筆，雖見重於東漢，而比遷之燃犀之筆，則有所不可；故欲較東西兩漢之文氣，即以遷固之史筆相較，亦昭昭矣。

東漢之末，紛亂如麻之時代也；雖然，如春秋戰國時代之諸子橫議，思潮煥發，則終不可見也。蓋三國時代，僅有諸葛亮之出師表，謂爲萬世之名篇，洵無愧耳。

二 賈誼與揚雄

賈誼傳略——其遭遇——其思想——其文章——揚雄傳略——其思想——其著書
其文章

漢興二十餘年，文學之士之可傳者，有洛陽人賈誼。誼年十八，以能誦詩屬書，聞於郡中，爲河南守吳廷尉所愛。及吳廷尉用，因推選誼，文帝召以爲博士，時僅二十餘，年最少。每詔令議下，諸老先生不能言者，賈生盡爲對之，人人各如其意之所欲，諸生於是皆以爲不及。孝文帝悅之，於一歲中超遷，至太中大夫。賈生以爲漢興，至孝文二

十餘年，天下和洽，當改正朔，易服色，法制度，定官名，興禮樂，乃悉草具其事之議，色尚黃，數用五，爲官名悉更奏法。孝文帝初卽位，謙謙未遑也，而諸律令之所更定，及使列侯悉就其國，其說皆自賈生發之。於是天子議以賈生任公卿之位，絳灌、東陽侯、馮敬之屬盡害之，乃短賈生曰：「洛陽人年少而初學，專擅政權，欲紛亂諸子」，於是文帝亦疏之，不用其議，乃以賈生爲長沙王傅。賈生既辭而行，聞長沙之卑濕，自以壽不得長；且以其謫，而鬱鬱不樂。及渡湘水，爲賦弔屈原，文意俱極悲婉。在長沙三年，有鵬飛入其舍，止於坐隅，賈生心傷悼之，爲賦自慰，有「野鳥入處兮主人將去」之辭，誠爲悲切。後歲餘，再被徵，與文帝語，至於夜半，爲之前席，既罷，文帝曰，吾久不見賈生，自以爲過之，今不及也。居頃之，拜誼爲梁懷王太傅。懷王者文帝之少子，愛而好書，使賈生傅之。文帝復封淮南厲王之子四人，皆爲列侯，賈生諫之，以爲患將自此起，數上疏上削弱之說，俱不見用。居數年，懷王騎而自墮馬死，無後；賈生自傷爲傅無狀，哭泣歲餘而亦死，年僅三十三。

賈誼者，混合南北兩思潮者也。雖其學祖述申韓，又汲儒流，如春秋左氏傳，皆爲

其所精通。嘗爲左氏傳訓詁，傳於趙人賈公。所著新論，其中可觀之文，有治安策與過秦論，後人稱爲西漢文章之傑出者，信然。

賈生博學多才，申韓爲彼之所奉，老莊爲彼之所窺，至於百家之說，殆無不通，色然，孔孟之說，亦實支配於彼之思想之中，故於過秦論論秦之敗，卽曰：「仁義不。雖而攻守勢異之」。其文辭雄渾而高古；賦則比於屈原之悲婉，相如之弘麗，雖有遜施，亦爲西漢之可傳者也。

至於西漢論策之士，如晁錯、董仲舒之流，亦皆受前代之思潮，而施之於政治上者。舉有漢一代思想家之大者而觀之，惟於先秦之思想家，止於思索者爲異耳；漢代則此等承繼者，皆爲實行於政治之上，可舉其蹟者也。

賈誼以後最可傳者，西漢之末之揚雄也。

揚雄字子雲，蜀郡成都人也。少好學，不爲章句訓詁，記覽極博，爲人簡易佚蕩，口吃而不能劇談，默而好深湛之思，清靜亡爲，嗜欲少而不汲汲於富貴，不戚戚於貧賤；自修廉隅，而不邀名於當世。家產不過十金，無擔石之富，晏如也。自有大度，嘗弔

屈原，而作離騷廣騷畔牢愁等之賦。成帝之時，被召見，乃從帝於甘泉，還奏甘泉賦；又有河東賦，長楊賦之作。王莽篡位之時，草太玄，所以自守，泊如也，人嘲之，而以玄之尙白，乃作解嘲以辨。以彼之見，則賦者，將以風世也；必推類而言，極麗靡之辭，閎侈鉅衍，使人不能加，既迺歸之於正。雖然，覽者不能達此旨也。如武帝好神仙，故相如上大人賦，欲以風帝，反生縹縹凌雲之志；繇是言之，則賦之不足勸止明矣。又頗與俳優，淳于髡、優孟之徒相似，非法度之所存，賢人君子，以詩賦之非正也，乃廢賦。倣易作太玄；又倣論語作法言；倣蒼頡作訓纂；倣虞箴作州箴。是時有符命之獻，乃甄豐父子之禍也，雄校書於天祿閣上，見禍之將及，從閣上自投幾死，莽以不知其情，勿之問。劉歆嘗觀其太玄曰：「空自苦耳！今之學者有祿利，然尙不能明易；不問其玄之又玄如何，吾恐後用覆瓿耳。」雄笑而不應。年七十一而卒。作劇秦美新之文，以頌莽。天下醜之。

揚雄者漢代之第一思想家也，又實掉南北兩思潮合流之思想家也。彼常力事摹擬者，固爲事實；然如太玄，則言之者難明，觀之者難知，學之者難成；故彼之言曰：「大

味必淡，大言必希，大語無聲，大道低回，以聲之妙者，不能侗於衆人耳。形之美者，不能混於世俗之目；辭之衍者，不能齊庸人之聰；今夫絃者高張而急徵，追趨逐嗜，則坐者不期而附。試爲之而施咸池，掄六經，發簫韶，詠九成，則有不和；故自鍾期死而伯牙絕絃破琴，與衆不鼓；斲人亡則匠石輟斤，不敢妄獲；師曠之調鐘，必俟知音者在於後也；孔子之作春秋，冀君子之前睹也；老聃有遺言，知我者以希爲貴，此非其操乎？雖然，雄死後四十餘年，法言大行，而太玄終不顯云。

揚雄博覽無所不見，然其所說之根本，則承孔孟二氏之學。但其說多所折衷。雖極摹擬，而比之當時諸儒，則識見有超拔者。司馬君實嘗言：「揚子雲者，真大儒也；孔子歿後，知聖人之道者，非雄而誰？」後之儒者或譏詆之，實不足以沒子雲之價值也。彼之文章，彼之詞賦，雖多出摹擬，然能採他人之長處，蒼勁而有可觀；但以其辟好奇字，賦中難字最多；故有文飾多而失正大雅頌之義之譏，亦非酷評也。

揚雄以後，漢代不復見有論策之士；故揚雄者，不獨西漢最後之文學家；自雄以後，終漢世無可爲文學家者也。

三 司馬遷與班固

中國歷史之起源與變遷——儒家史觀之謬誤——司馬遷傳略——其爲人——其思想——其遭遇——其著述——其史觀——史記——史記在歷史上之價值——在文學上之價值——班固傳略——遷固之異同——固不如遷——史記與漢書

唐虞三代之世，行則左史書之，言則右史書之，其著名者，夏有太史終古，殷有太史向，紂有大史儋；春秋以後，諸侯之國，各自有史：左傳，魯季孫召外史，掌惡臣；衛史龍滑曰：「我太史也」；楚有左史倚相；孟子曰：「楚之檣杙，晉之桑，魯之春秋，其事一也」；皆爲各國之史。周室既衰，載籍殘缺，孔子乃思存前聖之業，曾曰：「夏禮吾能言之，杞不足徵也；殷禮吾能言之，宋不足徵也；文獻不足故也；足則吾能徵之矣」。魯爲周公之國，禮文具備，有史法官；觀魯左邱明所作魯史，據行事，仍人道，因與以立功，就敗以成罰，假日月以定曆數，藉朝聘以正禮樂，褒諱貶損，口授於弟子，弟子退而各異其所見，於是邱明之弟子，各恐其意失之真，故論本事而作傳，以

夫子之空言，則說經者不明故也；今所傳左氏傳三十篇者是也。其後有公羊、穀梁、鄒氏、夾氏之傳。公羊、穀梁者立於國學；鄒氏無師，夾氏無書。左邱明又撰其異同，號曰國語，總二十篇。自是而楚之檣杌，晉之乘，泯滅不傳，而左氏國語獨彰。又錄黃帝以後至春秋之時，帝王公卿大夫祖世之出，爲世本十五篇。春秋之後，七國並爭，至於秦并諸侯，記其所聞，爲戰國策三十三篇。漢興而天下定，太中大夫陸賈，作楚漢春秋九篇。中國自三代以後，至漢初，歷史之所成者概如斯。雖成於有實際的傾向之北方人種間，然北方人種醇厚依孔子所筆削之春秋者，雖名爲史，實則一個褒貶之宣告書也。故亂臣賊子，均爲是而懼其傳者也。自儒教的見地而論，宣告書者亦可存其相當價值，即左氏之筆，渾厚簡古，莊嚴勁健，洵爲先秦時代之生產物，然雖有精彩，皆未足稱爲史也。至西漢司馬遷出，以矯健之筆力，與燃犀之史眼，取捨事實，草紀事本末體之史，於是乎中國之史，始有可觀。且即以漢代之文學論，最足誇於後世者，其亦非遷之史乎？

司馬遷者，漢孝武時人也；字子長，生於龍門。其父名談，爲太史令。談學天官於

方士唐都，受易於楊何，習道於黃子；仕於建元元封之間。遷生時耕牧於河山之陽。遷年十歲，誦古文；二十而南遊江淮，上會稽，採禹穴，窺九疑，涉汝泗，講業齊魯之都，鄉鄒嶧，阨困蕃薛彭城，過梁楚而歸。歸而仕爲郎中，奉使西征巴蜀，南略邛笮昆明，還報命。是歲有泰山之封，遷之父談，不得從事，發憤將死，遷往見父於河洛之間，其父執遷手而泣曰：「予之先，周室之太史也；自上世嘗以功名顯，典虞夏天官之事，後世非中衰絕於予乎？汝復爲太史，則繼吾祖。今天子接千載之統，封于泰山，而余不得從行，是命也夫！是命也夫！予死爾必爲太史；爲太史勿忘吾所欲著論者！自獲麟以來，四百餘歲，諸侯相兼，史記放絕，今漢興，海內一統，明主賢君忠臣義士，予爲太史而弗論載，廢天下之文，予甚懼焉！爾其念哉！」遷俯首流涕曰：「小子不敏，請悉論所次先人舊聞，弗敢闕。」其後三歲，遷爲太史令，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十年，而偶遭李陵之禍，幽於柔綖；迺喟然歎曰：「是余之罪也夫！身虧不用矣。」退而深思曰：「夫詩書隱約者，欲遂其志之恩也。」乃採左氏國語，刪世本戰國策，據楚漢春秋列國之時事，上自黃帝，下至武帝之紀，取天下之遺文古事。網羅而敘次之，史記是也。

其序云：

於戲！余維先人嘗掌斯事，顯於唐虞，至於周，復典之，故司馬氏世主天官。至於余乎，欽念哉！網羅天下放失舊聞，王迹所興，原始察終，見盛觀衰，論考之行事，略推三代，錄秦漢，上記軒轅，下至於茲，著十二本紀；既科條之，並時異世，年差不明，作十表；禮樂損益，律曆改易，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，承弊通變作八書；二十八宿環北辰，三十幅共一轂，渾行無窮，輔弼股肱之臣配焉，忠信行道，以奉主上，作三十世家；扶義倣儻，不令失時，立功名於天下，作七十列傳；凡百三十篇，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，爲太史公之書。序略以拾遺，補藝成一家之言，協六經之異傳，齊百家之雜語，藏之名山，副在京師，以俟後聖君子！

遷旣刑後，爲中書令而歿。

史記雖有百三十篇，遷歿後，失孝景紀孝武紀禮樂書兵書，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新蒯列傳等。但依顏師古之說，序日本無兵書，故謂亡失之說爲非。其後褚先生補其缺，作武帝紀、三王世家、龜策日者傳，然終不免狗尾續貂之誦。

司馬遷既爲遺傳的史家，又被激勵於其父談；彼不獨學於儒教，又窺老莊之學；彼不獨受北方人種之思想，又汲南方人種之思潮。欲窺彼對於史之意見，莫若觀其與上大壺遂之問答。遷曰：「先人有言，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；自孔子至今五百歲，有能紹明世，正易傳，繼春秋，本詩書禮樂之際，意在斯乎？小子何敢讓焉！」上大壺遂曰：「昔孔子何爲而作春秋乎？」遷曰：「吾聞之董生曰，周道衰微，孔子爲魯司寇，諸侯害之，大夫壅之，孔子知時之不用，道之不行也，是非二百四十年之中，以爲天下儀表；貶諸侯，討大夫，以達王事而已矣！」子曰：「我欲載之空言，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。」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，下雜人事之紀，別嫌疑，明是非，定猶豫，善善惡惡，賢賢賤不肖，存亡國，繼絕世，補弊起廢，王道之大者也。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，故長於變；禮紀綱人倫，故長於行；書記先王之事，故長於政；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，故長於風；樂所以立，故長於和；春秋辨是非，故長於治人；是故禮以節人，樂以發和，書以道事，詩以達意，易以道化，春秋以言義。撥亂世反之正，莫近於春秋。春秋文存數萬，其指數千，萬物之散聚，皆在春秋。春秋之中，弑君三十六，亡

國五十二，諸侯奔走，不得保社稷者，不可勝數。察其所以，皆失其本耳。故湯曰，差以毫釐，謬以千里，故臣弑君，子弑父，非一朝一夕之故，其漸久矣。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，前有讒而不見，後有賊而不知；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，守經事而不知其宜，遭變事而不知其權；爲人君父而不通春秋，必陷篡弑誅死之罪，其實皆以爲善，爲之又不知其義；被之空言，而不敢辭。夫不通春秋之指，至於君不君，臣不臣。父不父，子不子；夫君不君則犯，臣不臣則誅，父不父則無道，子不子則不孝，此四行者，天下之大過也，以天下之大過予之，則受而弗敢辭；故春秋者，禮義之大宗也。夫禮禁未然之前，法施已然之後，法之所爲，用者易見；而禮之所爲，禁者難知」。 壺遂曰：「孔子之時，上無明君，下不得仕，故作春秋垂空文，以斷禮義，當一王之法令；夫子上遇明天子，下得守職，萬事既具，咸各序其宜，夫子所論，欲以何明」？ 遷曰：「不然。余聞之先人曰，宓犧至純厚，作易八卦；堯舜之盛，尚書載之，禮樂作焉；湯武之隆，詩人歌之；春秋採善貶惡，推三代之德，褒周室，非獨刺譏已也。漢興以來，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，改正朔，易服色，受命於穆清，澤流罔極，海外殊俗，重譯款塞，請來

獻者，不可勝道。臣下百官，力誦聖德，猶不能盡宣其意；且士賢能而不用，有國者之過，主人明聖而德不布聞，有司之過也。且余掌其官，廢明聖盛德不載，滅功臣賢大夫之業不述，墮先人所言，罪莫大焉！余述所謂故事，整齊其世傳，非所謂作也；而君比之於春秋，謬矣。以史記比春秋，固自過矣。其所謂非作者，非自能說明彼之史觀乎？春秋非史，如呂氏春秋，如楚漢春秋，皆假名之，多以效顰；司馬遷獨能知史之本分，述故事，整齊史傳，確爲黃帝以後之事蹟；史記之價值，蓋在此也。

於其系統，乃世代史家，且又深守父之遺言，紹父之遺業，書未就而遭罪，彼之悲憤可思也。於報其友益州刺史任安之書曰：「夫僕與李陵，俱累門下，素非相善，趣舍異路，未嘗銜杯酒，接殷勤之餘歡。然僕觀其人，自是奇士，事親孝，與士信，臨財廉，取予義，分別有讓，恭儉下人，嘗奮不顧身，思殉國家之急，其素所蓄積也，僕以爲有國士之風云云。陵未沒時，使有來報，漢公卿王侯，皆奉觴上壽；後數日，陵收書聞，主上爲之食不甘味，聽朝不怡，大臣憂懼，不知所出；僕竊不自料其卑賤，見主上之慘悽但悼，誠欲效其款款之愚，以爲李陵與士大夫絕甘分少，能得人之死力，雖古名將

，何以加茲？身雖陷敗，但觀其意，且欲得其當以報漢。事已無可奈何，其所摧敗，功亦足以暴於天下矣！僕懷欲陳之而未得其路，適會召問，卽以此指推言陵之功，以廣主上之意，欲塞睚眦之辭，未能盡明，明主不曉，以爲僕沮貳師，而爲李陵遊說，遂下於理。拳拳之忠，終不能自列，因爲誣上，卒從吏議。家貧，財賂不足以自贖，交遊莫救視，左右親近，不爲一言，身非木石，獨與法吏爲伍，深幽囹圄之中，誰可告愬者！此正少卿所親見，僕行事豈不然乎？李陵旣生降，隕其家聲，重爲天下所觀笑，悲夫！悲夫！事未易爲一二俗人言也。僕雖怯懦欲苟活，亦頗識去就之分，何至自湛溺縲紲之辱哉！且夫臧獲婢妾，猶能引決，况僕之不得已乎？所以隱忍苟活，幽糞土之中而不辭者，恨私心有所未盡，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世也。古之富貴而名磨滅，不可勝記，惟倣儻非常之人稱焉！蓋西伯拘而演易，仲尼厄而作春秋，屈原放逐，乃賦離騷；左丘失明，厥有國語；孫子臧脚，而論兵法；不韋遷蜀，世傳呂覽，韓非囚秦，說難孤憤；讀三百篇，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，此人皆鬱結於意，不得通其道，故述往事，思來者。乃

，近自託無能之辭，網羅天下放失舊聞，略考其事，稽其成敗興壞之紀。凡百三十篇；亦欲以究天人之際，通古今之變，成一家之言；草創未就，會遭此禍，惜其不成，以是就極刑而無愠色。僕誠已著此書，藏之名山，傳之其人，通邑大都，則僕償前辱之責而有餘，然此可爲智者道，難爲俗人言也」。此可見司馬遷爲人任俠，爲李陵辨，得此奇禍；痛憤徹骨髓，不能自決者，書未就也。史記成於如斯悲憤慷慨之餘，彼曰死日然後是非乃定，欲待知己於千載，史記之文辭，稱千古之名篇，固如斯矣。

司馬遷誠識見超絕之士也。如以黃帝以前，割之不筆；如以項羽列本紀；如配孔子於世家；處彼之世，自非眼識之卓異者不能也。史記者以公平褒貶之筆，不論人事之興敗，皆極虛心採拾材料，據其可信者而成之。且其贊論，亦史論家識見之拔羣者，史記之堪稱爲史，其價值之可貴，洵在此耳。

至其文辭，則全以勁拔之筆力，痛憤之所發，而文情有如火如錦者也。其述悲哀之處，則令人淒絕欲哭；其說慷慨之處，則令人壯絕起舞；文之能事，盡於此矣！取史記中之項羽本紀或刺客列傳而讀之，則天下之文，不幾有觀止之歎乎？

荆軻入秦（刺客列傳）

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，得趙人徐夫人匕首，取之百金，使工以藥焯之，以試人，血濡縷，人無不立死者。乃爲裝遣荆卿。燕國有勇士秦舞陽，年十三，殺人，人不敢忤視。乃令秦舞陽爲副。荆卿有所待，欲與俱，其人居遠未來；而爲治行，頃之未發，太子遲之，疑其改悔，乃復請曰：「日已盡矣，荆卿豈有意乎？丹請得先遣秦舞陽。」荆軻怒，叱太子曰：「何太子之遣往而不反者，豎子也！且提一匕首，入不測之彊秦，僕所以留者，待吾客與俱，今太子遲之，請辭決矣！」遂發。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，皆白衣冠以送之。至易水之上，既祖，取道，高漸離擊筑，荆軻和而歌，爲變徵之聲，士皆垂淚涕泣。又前而歌曰：「風蕭蕭兮易水寒，壯士一去兮不復還。」復爲羽聲慷慨，士皆瞑目，髮盡上指冠。於是荆軻就車而去，終已不顧，遂至秦；持千金之資幣物，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。蒙嘉爲先言於秦王曰：「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，不敢舉兵以逆軍吏，願舉國爲內臣，比諸侯之列，給貢職如郡縣，而特奉守先王之宗廟，恐懼不敢自陳，謹斬樊

於期之頭，及獻燕督亢之地圖，函封，燕王拜送於庭，使使以聞大王，惟大王命之。秦王聞之，大喜，乃朝服設九賓見譙使者咸陽宮。荆軻奉樊於期頭函，而秦舞陽奉地圖匣，以次進；至陛，秦舞陽色變振恐，羣臣怪之，荆軻顧笑舞陽，進謝曰：「北蕃蠻夷之鄙人，未嘗見天子，故振懼，願大王少假借之，使得畢使於前。」秦王謂軻曰：「取舞陽所持地圖。」軻既取圖奏之，秦王發圖，圖窮而匕首見，因左手把秦王之袖，而右手持匕首揜之，未至身，秦王驚，自引而起，袖絕，拔劍，劍長，操其室，時惶急，劍堅故不可立拔。荆軻逐秦王，秦王環柱而走，羣臣皆愕，卒起不意，盡失其度；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，不得持尺寸之兵，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，非有詔召不得上。方急時，不及召下兵，以故荆軻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，而以手共搏之；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奉藥囊，提荆軻也，秦王方環柱走，卒惶急不知所爲，左右乃曰：「王負劍！負劍！」遂拔以擊荆軻，斷其左股。荆軻廢，乃引其匕首以擗秦王，不中。中桐柱。秦王復擊軻。軻被大創，軻自知事不就，倚柱而笑，箕踞以罵曰：「事所以不成者，以欲生劫之，必

得約契以報太子也」。於是左右既前，殺軻，秦王不怡者良久。

司馬遷之文，情感的文辭也。其所發之精彩，誠絕於一世。若從歷史上觀之，則感情之史筆，不無多少之弊；然遷之史，絕無其弊。筆勢之所迸，往往能發揮我國文學固有之特性。失於誇張之處則有之，寄感慨之處亦有之，而依怙偏頗之筆致，終不之見也。

司馬遷以系統的史家，而紹父業，其末終獲奇禍；觀於東漢之班固，何其相似之一若是乎？

班固之父曰班彪，光武時人也。彪之爲人，才高而好述作，遂專心於史籍之間。司馬遷著史記，自太初以後，闕而不錄；後之好事者，頗或綴集時事，然多鄙俗，而不足踵其書；彪乃繼探前史之遺事，傍貫異聞，作後傳數十篇，斟酌前史，譏正得失，觀彼批評史記之言，比之於遷，當不能及，然亦不多觀之人物也。

班固，字孟堅。九流百家之言，無不窮究。其所學無常師，不專章句，通其大義而已。父卒，歸於鄉里。彪之編史也，猶未成，且不甚詳。固乃潛精研思，欲就其業。既而有人上其書者，以固私作國史。詔下於郡，固被收，繫於京兆之獄，盡沒其家之書。

固之弟超，上書具言固所著述之意，而郡亦上其書，帝乃奇之，召詣校書部，除蘭台令史，與前之睢陽令陳宗，長陵令尹司隸從事孟異，共成世祖本紀，遷爲郎，典校祕書。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之事，而作列傳載記廿八篇奏之，帝乃復使成前所著書。固以爲漢紹堯運，以建帝業，至六世，史臣乃追述功德，私作本紀，百王之末廁秦項之列，太初以後，闕而不錄，卽以司馬遷之史記，猶爲不足不備；乃採撰前記，綴集所聞，名曰漢書；起元於高帝，終於孝平，王莽之誅；十有二世，二百三十年。綜其行事，傍貫五經，上下洽通，爲春秋考詁表志傳，凡百篇。自永平中，始受詔，潛精積思二十餘年，至建初中乃成。肅宗卽位，性好文章，固幸得數讀書於禁中，或連日夜。每巡狩，輒獻上賦頌。朝廷有大議，使辨論於前，賞賜恩寵甚渥。固自以二世之才術，不過位郎，心不能平，乃作賓戲以自通，後遷爲玄武司馬。永元之初，大將軍竇憲出征匈奴，以固爲中護軍，與之參議。北單于聞漢軍之出，使使通款於居延塞，修呼韓邪之故事，欲朝見於天子，謂之大使。憲乃使固行中郎將軍，將數百騎與虜使俱出，迎之居延塞，會匈奴掩破之北庭，固私至渠海，聞虜中之亂，引還。及竇憲敗，固先坐免官。固不教學

諸子，諸子多不遵法度，吏人苦之。初洛陽令種競嘗行，固之奴干其車騎，吏推呼之，奴醉而罵。競雖大怒，恐憲不敢發，銜之於心。及賓憲之賓客皆被逮，競因此捕擊固，固遂死於獄中，時年六十一。詔譴責競，主者之吏抵罪。固所著典引賓戲應議詩賦銘誄頌書文記論議六言等，凡四十一篇云。

以固比遷，記事之確實，體裁之具備，自以固爲優；然以史論家觀之，固究非遷之敵手。前漢書者，殆剽竊之書篇耳。惟其無所偏頗，確論公平，固自能知史家之本分。然其文辭，豈可與遷同歲而語哉？遷之筆甚活，固則猶木偶耳。遷之文辭，含蓄甚多，趣味津津，固之筆則露骨者也，無趣味者也。然前漢之史，欲觀史記以後之事蹟，不能於固漢書之外索之，固之功豈可沒乎？

自有遷固之史，後代紹之者甚多，惟堪稱史者絕少，僅陳壽之三國志，歐陽修之五代史，實爲名篇，世多推重之，詳後章。

四 司馬相如

漢代辭賦之概況——相如傳略——其佚事——其文辭——屈原與相如之比較——
方孝孺對於相如之評語——漢代其他作賦家

賦者，屈原首唱之，宋玉唐勒之徒和之，至漢興而又盛；如莊忌、賈誼、枚乘之輩，嘖嘖以作賦稱。當武帝之時，依前代之餘烈，振長策而御宇內，文物之隆盛，亦並於一時，乃出司馬相如以代表漢代之詞賦者，豈偶然哉？

司馬相如字長卿，蜀郡成都人也。少時好讀書，學擊劍；既有所學，慕蘭相如之為人，乃更名相如。以財多拜郎，事孝景帝，爲武騎常侍，然非其所好也。景帝不好詞賦之人，偶梁孝王來朝，所從游說之士，有齊人鄒陽淮南枚乘吳嚴忌夫子（莊忌）之徒，相如見而說之，因病自免，客游於梁，得與諸侯之遊士居。數歲，著子虛賦。既而梁孝王薨，相如歸家，貧而無業，與臨邛令王吉相善。吉曰，長鄉久宦遊不遂，而困來過於我；於是相如往舍都亭，臨邛令詐爲恭敬，日往朝相如，相如初尙見之，後稱病，使從者謝吉，吉愈益謹肅。臨邛富人多，有卓王孫者，僮客八百人，程鄭亦數百人，乃相謂曰，令有貴客，爲具召之，并召令。令既至，卓氏之客以百數，日至中，請司馬相如，相

如稱病不能臨，謝，臨邛令不敢嘗食，身自迎相如，相如不得已強而往，一坐盡傾。酒酣，臨邛令前奏琴曰：竊聞長卿好之，願以自娛。相如拜謝，爲鼓一再行。是時卓王孫有女，名文君，新寡而好音，故相如詐與令相善，以琴心挑之。相如時從車騎，雍容閒雅甚都，及飲於卓氏，弄琴，文君竊自戶窺，心悅而好之，而恐不得其對偶。既罷，相如乃使侍人重賜文君之侍者，通殷勤，文君夜亡奔相如，相如與馳歸成都，家徒四壁。卓王孫大怒，女不材，我不忍殺之，然不分一錢也。人或有謂王孫者，王孫終不聽。文君久之，不樂，謂相如曰：「但俱如臨邛，從昆弟假貸，猶足以爲生，何至自苦如此。」相如與俱至臨邛，盡賣車騎，買酒舍，使文君當爐，身自著犢鼻褌，與傭保雜作，滌器市中；卓王孫恥之，爲杜門不出。昆弟諸公更謂王孫曰：「有一男兩女，所不足者非財也；今文君既失身於司馬長卿，長卿倦於遊，雖貧，其人材足依也，且又令客，奈何相辱如此？」卓王孫不得已，分與文君僮百人，錢百萬，及其嫁時之衣被財物。文君乃與相如歸成都，置田宅爲富人。居久之，蜀人楊得意爲狗監，侍武帝，帝讀子虛賦，善之曰：「朕獨恨不得與此人同時也。」得意曰：「臣邑人司馬相如，自言爲此賦。」

帝驚，乃召問相如。相如曰：「有之；雖然，此乃諸侯之事，未足觀，請爲天子游獵之賦。」帝乃使尙書給筆札。相如藉子虛烏有先生亡是公三人爲辭，因推天子諸侯之苑囿，其卒章歸之於節儉，因以風陳，奏之帝，帝大悅，相如於是爲郎。居數歲，唐蒙欲略通西南夷，夜郎、僂中，發巴蜀之吏卒千人，郡又多爲發轉漕萬餘人，軍興，用法誅其渠率，巴蜀之民大驚。恐帝聞，遣相如責唐蒙等，因有所諷告於巴蜀之民，以爲非上意。今所傳相如之喻巴蜀檄是也。相如還報，唐蒙已略通夜郎，因通西南夷之道，發巴蜀廣漢之卒，役數萬人，治道二歲而不成，士卒多死，費以億萬計，蜀之民及漢之用事者，多言其不便。是時邛、笮之君長聞，南夷與漢通，多得賞賜，自請內臣妾於吏，欲如南夷。帝問於相如，相如曰：「邛、笮冉駹近蜀，道易通，異時嘗通於郡縣，至漢興而罷；今誠通之，爲置縣，則愈於南夷。」帝拜相如爲中郎將，往至蜀，太守以下郊迎，縣令負弩矢先驅，於是卓王孫臨邛諸公，皆因門下獻牛酒以結驩。卓王孫喟然而歎，自以使女尙司馬相如爲晚，厚分與其女，使財與男等。相如奏功而歸，其後人有上書言者，相如使時受金，居歲餘，復召爲郎。相如爲人，口吃而善著書，常有消渴病。與卓氏婚，饒於財。

，故其在官，未嘗肯與國家之事，常稱病閒居，不慕官爵。其後屢上賦；相如之死也，帝索遺書，獲封禪文。其後五歲，帝始祭后土。八年遂禮中岳，封泰山，禪梁父云。

依漢書藝文志，司馬相如之賦，有二十九篇。蓋相如雖汲屈原之餘流，其所用辭句，則過於原。但侈麗險怪，屹囁孳牙，實難以讀。其所云往往浮漫而誇大，如彼雲夢者，楚之七澤中，特小小者，然稱其爲方九百里；其中有山，其山則盤紆崑巒，隆崇律峯，岑峯參差，日月蔽虧，交錯糾紛，上干青雲，罷池陂陁，下屬江河；其土則丹青赭堊，雌黃白垩，錫碧金銀，衆色炫耀，照爛龍麟；其石則赤玉玫瑰，琳琅昆吾，礧功玄厲，硬石武夫，……至於烏有先生者異之，且齊東渚鉅海，南有琅玕，觀乎成山，射乎之罟，浮渤澥，遊孟諸，邪與肅慎爲鄰，右以陽谷爲界，秋田乎青丘，彷徨乎海內，吞若雲夢者八九，其於胸中，曾不蒂芥之大言；然猶未大也，聽彼亡是公之言：君未覩夫巨麗也，獨不聞天子之上林乎？左蒼梧，右西極，丹水更其南，紫淵徑其北，終始滂漑，出入涇渭，鄠鎬潦滂，紆餘委蛇，經營其內，蕩蕩乎八川分流，相背異態，東西南北，馳騫往來，出乎椒丘之闕，行乎洲淤之浦，徑乎桂林之中，過乎泱莽之埜，汨乎混流，

順阿而下，赴隘陘之口，觸穹石，激堆埼，沸乎暴怒，洶浦澎湃，澤弗宓汨，偪側泌瀹，橫流逆折，轉騰激洌，滂澗沆漑，穹隆雲橈，宛潭膠整，踰波趨馭，洑洑下瀨，批巖衝擁，奔揚滯沛，臨坻注壑，澆澗賈隊，沈沈隱隱，砰磅訇磕，潏潏澗澗，聆漶鼎沸，馳波跳沫，汨瀼漂疾……而浮弱水兮，杭絕浮渚而涉流沙，奄息葱極；汜濫水娛兮，使靈媧鼓琴而舞馮夷；時若曖曖將混濁兮，召屏翳誅風伯而刑雨師，西望崑崙之軋沕荒忽兮，直徑馳乎三危；排閭闔而入帝宮兮，載玉女而與之歸；登閭風而遙集兮，亢鳥臆而一止；低徊陰山翔以紆曲兮，等之壯語，何其辭句之豐富而結構之壯大乎？至于屈原之冷豔而悲淒，怨悱而不亂，則於司馬相如不得見之。屈原能於激烈思想界，在先秦而代表南方文學之賦家；相如自務訓詁聚拾，不愧爲漢代之賦家。且屈原與相如比其人物，則以其人物之異，而二者之賦亦異；以忠君愛國而不渝之屈原，與偷文君而奔之司馬相如，固異其性格也。非獨異其性格而已，時勢異，境遇異，賦質亦相異，固無論也。後人評相如曰：「相如虛辭濫說雖多，然要其歸，引之於節儉，此亦何異於詩之風諫乎？」彼之賦雖誇張如斯，浮漫如斯，末段必有所諷。然揚雄所謂卻使天子有飄飄凌雲氣之

意者，終不得達諷諫之本旨也。靡麗之賦，勸百風一，猶如鄭衛之聘聲，曲終奏雅，以云不戲者，豈可信乎？

不獨原賦之質，相如與之相異而已；於其用辭，兩者亦異，以文主意，自內容尙外形，相如之辭，不過侈麗而已；以視屈原之清楚而玲瓏，相如之賦中，終不得見之。

相如者，雖承南方思潮；又有蜀人之性格。故純乎爲南方人之屈原的詞調，與混蜀人性格之相如的詞采，二者自亦異其觀也。情感的屈原，其意長而興不盡，豈與險怪之相如，意短而言浮濫者，可同其類乎？惟其富於辭句，多列草木禽獸之名，原與相如，固俱豐富也。

雖然，相如之賦，縱橫自在，筆端如雲涌峯攢，人倣之終流爲六朝之靡麗，不至其末掉不已也。方孝孺曰：「屈原之離騷，憂世憤感，呼天地，目鬼神，其語長短舒縱，抑揚闔闢，辨說詭異，雜錯而成章，皆出於性之忠厚介潔，風人之義，非拘拘執筆凝思而爲之也。至于其徒，失師之意，流於淫靡，自相如至雄，慕而倣之，窮幽極遠，搜輯艱深之字，積累以成句，其意不過數十言，衍而爲浮漫瑰怪之辭，多重數千言。然而求

合其道，則欲片言而不可得也。後之學者，自相襲倣，不特辭賦然也，於文亦然。迨晉宋以後，萎弱淺陋，至不可誦，皆以爲六朝之過，而安知實相如之徒爲其禍首乎？相如者，蓋始作俑者歟？此評雖失之酷，要亦庶幾近之。

藝文志所載，與相如相前後，而爲賦者，莊忌有二十四篇，枚乘有九篇，淮南王有八十二篇，淮南王羣臣有四十四篇，太常蓼侯孔臧有二十篇，陽丘侯劉隄有十九篇，吾丘壽王有十五篇，枚舉有百二十篇，嚴助有三十五篇，宗正劉辟疆有八篇，司馬遷有八篇，郎中臣嬰齊有十篇，臣說有九篇，臣吾有十八篇，給事黃門侍郎李息有九篇，揚雄有十二篇，待詔馮商有九篇，其餘載者不尠。東漢班彪、杜篤、班固、禰衡、張衡、蔡邕之徒，皆以作辭賦聞。漢代辭賦之盛行，可以見一斑矣。反言之，則此時南方文學與北方文學，固相並相混而行者也。

五 詩與樂府

漢詩爲南北文學之混合——章孟四言詩——蘇李贈答詩——古詩十九首——柏梁

體——樂府與詩之異同——武帝時樂府之盛——古樂府——中國第一長篇敘事詩「爲焦仲卿妻作」

詩三百篇既遠，春秋戰國以降，傳於後代者，有荆軻之易水歌，項羽之虞美人歌，漢高 大風歌。武帝以一代英主，君臨天下，太倉之粟，至於紅腐而不可食，承前代之富厚，經略四方，而擴其領域，漢代之盛，至於是而達其絕頂。且常好獎勵文學，厚遇文學之士，故司馬遷、司馬相如、董仲舒、枚乘等之出，亦非偶然。武帝亦自好文學，如求賢良詔，如瓠子歌，如秋風辭，傳於後世，類稱妙品。漢代詩運，亦自此開。蓋時代使然也。雖然，更溯而觀漢代詩之質，又不外南北兩種文學之調和。北方之詩，與南方之賦相混合，而漢代之詩以起。

三百五篇之詩，三言五言以下之句，雖無長短之規，而最多者爲四言。至漢初，楚元王之傳，韋孟倣之而作四言。

肅肅我祖，國自豕韋，黼衣朱黻，四牡龍旂；彤弓斯征，撫寧遐荒，總齊羣邦，以翼大商；迭彼大彭，勳績維光，至於有周，歷世會同，王赧聽譖，實絕我邦；

我邦既絕，厥政斯逸，賞罰之行，非由王室；庶尹羣后，靡扶靡衛，五服崩離，宗周以墜；下略（諷諫詩）

至於五言之詩，於古詩三百之中，雖非甚乏，而夏歌之「鬱陶乎予心」，尙未知所自出。惟楚辭之「名余曰正則」，可謂五言之濫觴。不又可知南方文學之影響乎？至武帝之世，始有五言之體，李陵蘇武之贈答是也。五言自是而始盛。

與蘇武詩三首

李陵

良時不再至，離別在須臾；屏營衢路側，執手野踟躕；仰視浮雪馳，奄忽互相踰；風波一失所，各在天一隅；長當從此別，且復立斯須；欲因晨風發，送子以賤軀。

嘉會難再遇，三載爲千秋；臨河濯長纓，念子悵悠悠；遠望悲風至，對酒不能酬；行人懷往路，何以慰我愁！獨有益觴酒，與子結綢繆。攜手上河梁，游子暮何之？徘徊溪路側，恨恨不能辭，行人難久留，各言長相思；安知非日月，弦望自有時；努力崇明德，皓首以爲期。

答李陵詩四首

蘇武

骨肉緣枝葉，結交亦相因；四海皆兄弟，誰爲行路人？况我連枝樹，與子同一身；昔爲鴛與鴦，今爲參與辰；昔者常相近，邈若胡與秦；惟念當離別，恩情日以新！鹿鳴思野草，可以喻嘉賓；我有一罇酒，欲以贈遠人；願子留斟酌，敘此平生親。

黃鶴一遠別，千里顧徘徊；胡馬失其羣，思心常依依；何況雙飛燕，羽翼隨當乖？幸有絃歌曲，可以喻中懷；請爲游子吟，泠泠一何悲！絲竹厲清聲，慷慨有餘哀；長歌正激烈，中心愴以摧；欲展清商曲，念子不能歸；俛仰內傷心，淚下不可揮；願爲雙黃鶴，送子俱遠飛。

結髮爲夫妻，恩愛兩不疑；歡娛在今夕，嫵婉及良時；征夫懷往路，起視夜何其，參辰皆已沒，去去從此辭；行役在戰場，相見未有期；握手一長歎，淚爲生別滋；努力愛春華，莫忘歡樂時；生當復來歸，死當長相思！

燭燭晨明月，馥馥我蘭芳；芬馨良夜發，隨風聞我堂；征夫懷遠路，遊子戀故鄉

；寒冬十二月，晨起踐嚴霜；俯觀江漢流，仰視浮雲翔；良友遠離別，各在天一方。山海隔中州，相去悠且長；嘉會難兩遇，歡樂殊未央；願君崇令德，隨時愛景光。

觀此，何其情之痛切而辭之真摯乎？於蘇李贈酬詩之外，爲古詩十九首。古詩十九首，亦產於漢代，蓋非一人一時之作，而作者之名姓未詳，但第一首稱枚乘之作。又玉臺新詠，以其中另幾章亦爲枚乘所作。

古詩十九首 錄三

行行復行行，與君生別離；相去萬餘里，各在天一涯；道路阻且長，會面安可知？胡馬依北風，越鳥巢南枝；相去日已遠，衣帶日已緩；浮雲蔽白日，遊子不顧返；思君令人老，歲月忽已晚，棄捐勿復道，努力加餐飯。

青青河畔草，鬱鬱園中柳，盈盈樓上女，皎皎當窗牖，娥娥紅粉粧，纖纖出素手，昔爲娼家女，今爲蕩子婦；蕩子行不歸，空牀難獨守！

青青陵上柏，磊磊澗中石；人生天地間，忽如遠行客；斗酒相娛樂，聊厚不爲薄。

；驅車策駑馬，遊戲宛與洛；洛中何鬱鬱，冠帶自相索；長衢羅夾巷，王侯多第宅，兩宮遙相望，雙闕百餘尺，極宴娛心意，戚戚何所迫！

此可謂有國風之餘韻也。故評者謂爲五言之詩經云。

武帝元封三年，柏梁臺成，使羣臣之能詩者侍坐。武帝賦首句曰：「日月星辰和四時」；梁王襄繼之曰：「驂駕四馬從梁來。自襄而下，聯句者二十四人，至東方朔而止，世所謂柏梁體者卽此。此爲後世七言之始，而聯句之體，亦始於此。

樂府與詩同，卽詩之可協於樂者之云也。所謂樂者，乃聖人之所以感天地，通神明，安萬民，戒性類者也。自雅頌之興，而所承衰亂之音猶在，謂爲淫過凶媿之聲，故設禁焉。世衰民散，變亂正聲，於是樂官師瞽，抱其器而犇，或適於諸侯，或於河海。春秋之時，公子完犇於齊。故陳舜之後，招樂猶存；孔子適齊而聞，三月不知肉味，蓋爲是也。漢興而樂家有魯制氏。高祖之時，叔孫通因秦之樂人，而制宗廟之樂。高祖喜楚聲，故有房中祠樂（安世房中歌），唐山夫人所作也。後人稱爲近雅，爲古與中和和平音也。

大孝備矣，休德昭明；高張四縣，樂充宮庭。芬樹羽林，雲景杳冥；金支秀華，庶旒翠旌。

七始華始，肅倡和聲，神來晏煠，庶幾是聽，粥粥音送，細齊人情，忽乘青舂，熙事備成，清思勳勳，經緯冥冥。

此其一例耳。高祖過沛，與故人父老相樂，醉酒歡歌，作大風之詩，使沛中童兒百二十人習而歌之。文景之間，僅習禮官樂而已，其始置樂府者，實爲武帝，卽定郊祀之禮，祠太一於甘泉，祭后土於汾陰，乃立樂府，采詩誦，以趙代秦楚之聲，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；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，造爲詩賦，論略律呂，行合於八音之調，作十九章之歌。以正月上辛，爲用事於甘泉園丘。卽樂府者，用宗廟郊祀之禮；惟其與詩異者，樂府所尙，有節奏，易和於聲，雖然，其爲詩也，所謂生產於南方人稱之間，非三百篇之詩。房中祠樂者，旣爲楚聲，南方文學之辭賦，乃與詩混和，依當時富家之手，而作樂府。其郊祀歌十九章，有練時日、帝臨、青陽、朱明、西顛、元冥、惟泰元、天地、日出入、天馬、天門、景星、皇后、華燁燁、五神、朝隴首、象載瑜、赤蛟等之目。卽詩

所謂煨意刻譜酷，煉字神奇者。

日出入

肅若舊典，日出入安窮，時世不與人同；故春非我春，夏非我夏，秋非我秋，冬非我冬；泊如四海之地徧觀，是邪謂何？吾知所樂，獨樂六龍；六龍之調，使我心若訾黃，其何不徠下。

天門

天門開，詠蕩蕩；穆並聘，以臨饗；光夜燭，德信奢，靈寢平而鴻，長生豫大朱。涂廣；夷石爲堂，飾玉稍以舞歌。體招搖若永望；星留逾塞隕光，昭紫幄珠煩黃，幡比翅回集，貳雙飛常羊；月穆穆以金波，日華耀以宣明；假清風軋忽，激長至重觴；神裴回若留放殫，冀親以肆章；亟蒙祉福常若期，寂寥上天知厥時；泛泛演演從高遊，殷勤此路臚所求；佻正嘉言弘以昌，休嘉砰隱溢四方；專精厲意逝九閔，紛云六幕浮大海。

徐禎卿曰：「漢祚之鴻朗，文章作新；安世（房中樂）者爲楚聲，而溫純厚雅；孝

賦之樂府者，壯麗宏奇，從縉紳先生而附作，雖規迹於古風，各懷剗劘，美歌永，漢德雍雍，可爲雅頌之嗣。夫興懷感觸，民各有情；賢人逸士，呻吟於下里；棄妻思婦，歎詠於中閨；奏鼓吹軍曲，童謠發於閭巷，亦十五國之次也。東京繼軌，大演五言，歌詩之聲微；含氣布詞，質而不采；七情雜遣，並自至於悠圓；或間有微疵，終難毀玉。兩京之詩法，譬之伯仲之墳篋，其音調之所以成也，自郊祀歌，而樂府之體行，與五言之詩，盛於詠發者，並出於神工之妙品也。

古樂府四首

飲馬長城窟行

青青河畔草，綿綿思遠道；遠道不可思，夙昔夢見之；夢見在我傍，忽覺在他鄉；他鄉各異縣，輾轉不可見；枯桑知天風，海水知天寒；入門各自媚，誰肯相爲言！客從遠方來，遺我雙鯉魚；呼童烹鯉魚，中有尺素書；長跪讀素書，書中竟何如？上有加餐食，下有長相憶。

君子行

君子防未然，不處嫌疑間；瓜田不納履，李下不整冠；嫂叔不親授，長幼不比肩；勞謙得其柄，和光甚獨難；周公下白屋，吐哺不及餐；一沐三握髮，後世稱聖賢。

傷歌行

昭昭素明月，暉光燭我牀；憂人不能寐，耿耿夜何長！微風次閨闥，羅幃自飄揚；攬衣曳長帶，屣履下高堂；東西安所之？徘徊以彷徨；春鳥翻南飛，翩翩獨翱翔；悲聲命儔匹，哀鳴傷我腸；感物懷所思，泣涕忽霑裳；佇立吐高吟，舒憤訴穹蒼。

長歌行

青青園中葵，朝露待日晞；陽春布德澤，萬物生光輝；常恐秋節至，焜黃華葉衰；百川東到海，何時復西歸？少壯不努力，老大徒傷悲！

後有怨歌行一篇，辭旨清淒，怨深文綺，雖或以爲顏延年之作，自是漢代古音。更從文選所云，與班婕妤之所詠觀之，可以明矣。

怨歌行

新製齊紈素，皎潔如霜雪；裁成合歡扇，團團似明月；出入君懷袖，動搖微風發；常恐秋節至，涼飈奪炎熱；棄捐篋笥中，恩情中道絕！

四愁詩四首

一思曰：我所思兮在太山，欲往從之梁父艱，側身東望涕霑翰；美人贈我金錯刀，何以報之英瓊瑤，路遠莫致倚逍遙，何爲懷憂心煩勞？

二思曰：我所思兮在桂林，欲往從之湘水深，側身南望涕霑襟；美人贈我金琅玕，何以報之雙玉盤；路遠莫致倚惆悵，何爲懷憂心煩傷？

三思曰：我所思兮在漢陽，欲往從之隴阪長，側身西望涕霑裳；美人贈我貂襜褕，何以報之明月珠；路遠莫致倚踟躕，何爲懷憂心煩紆？

四思曰：我所思兮在雁門，欲往從之雪紛紛，側身北望涕霑巾；美人贈我錦繡段，何以報之青玉案；路遠莫致倚增歎，何爲懷憂心煩惋？

有古詩爲焦仲卿妻作者，中國第一長篇敘事詩也。依其序，漢末建安中有廬江小吏

焦仲卿者，其妻劉氏，爲仲卿之母所忌而放；劉氏歸母家，自誓不改嫁；及其家人逼之，乃投水而死。仲卿聞之，亦自縊於庭樹，時人傷而作此云。或稱爲後世之作，恐未必然。

爲焦仲卿妻作

孔雀東南飛，五里一徘徊；十三能織素，十四學裁衣，十五彈箜篌，十六誦詩書，十七爲君婦，心中常苦悲；君既爲府吏，守節情不移；賤妾留空房，相見常日稀；雞鳴入機織，夜夜不得息；三日斷五疋，大人故嫌遲；非爲織作遲，君家婦難爲；妾不堪驅使，徒留無所施；便可白公姥，及時相遣歸；府吏得聞之，堂上啓阿母：「兒已薄祿相，幸復得此婦，結髮同枕席，黃泉共爲友；共事三二年，始爾未爲久，女行無偏斜，何意致不厚？」阿母謂府吏：「何乃太區區！此婦無禮節，舉動自專由，吾意久懷忿，汝豈得自由？東家有賢女，自名秦羅敷，可憐體無比，阿母爲汝求，便可速遣之，遣去慎莫留」。府吏長跪告，伏維啓阿母：「今若遣此婦，終老不復取」。阿母得聞之，搥床便大怒：「小子無所畏，

何敢 婦語；吾已失恩義，會不相從許！」府吏默無聲，再拜還入戶；渠言謂新婦，哽咽不能語。「吾自不驅卿，逼迫有阿母；卿但暫還家，吾今且報府；不久當歸還，還必相迎取；以此下心意，慎勿違我語！」新婦謂府吏：「勿復重紛紜；往昔初陽歲，謝家來貴門，奉侍循公姥，進止敢自專？晝夜勤作息，伶俜苦辛；謂言無罪過，供養卒大恩；仍更被驅遣，何言復來還？妾有繡腰襦，葳蕤自生光，紅羅複斗帳，四角垂香囊；箱篋六七十，綠碧青絲繩；物物皆自異，種種在其中；人賤物亦鄙，不足迎後人；留待作遺施，於今無會因；時時爲安慰，久久莫相忘！」雞鳴外欲曙，新婦起嚴粧；著我繡袂裙，事事四五通；足下躡絲履，頭上玳瑁光；腰若流紈素，耳著明月璫；指如削葱根，口如含珠丹；纖纖作細步，精妙世無雙；上堂拜阿母，阿母怒不止：「昔作女兒時，生小出野里；本自無教訓，兼愧貴生子，愛母錢帛多，不堪母驅使；今日還家去，念母勞家裏；」復與小姑別，淚落連珠子！「新婦初來時，小姑始扶牀；今日被驅遣，小姑如我長，勤心養公姥，好自相扶將；初七及下九，嬉戲莫相忘。」出門登車去，涕落

百餘行；府吏馬在前，新婦馬在後；隱隱何甸甸，俱會大道口；下馬入車中，低頭共耳語：「誓不相隔卿，且暫還家去；吾今且赴府，不久當還歸，誓天不相負。」新婦謂府吏：「感君區區懷，君既若見錄，不久望君來；君當作磐石，妾當作蒲葦；蒲葦紐如絲，磐石無轉移；我有親父兄，性行暴如雷，恐不任我意，逆以煎我懷！」舉手長勞勞，兩情相依依；入門上家堂，進退無顏儀；阿母大拊掌：「不圖子自歸！十三教汝織，十四能裁衣，十五彈箏篋，十六知禮儀，十七遣汝嫁，謂言無誓違；汝今何匪過，不迎而自歸？」蘭芝慚阿母：「兒實無罪過！」阿母大悲摧，還家十餘日，縣令遣媒來，云有第三郎，窈窕世無雙，年始十八九，便言多令才；阿母謂阿女：「汝可去應之！」阿女含淚答：「蘭芝初還時，府吏見丁寧，結誓不別離，今日違情義，恐此事非奇，自可斷來信，徐徐謂之！」阿母白媒人：「貧賤有此女，始適還家門，不堪吏人婦，豈合令郎君，幸可廣問訊，不得便相許」。媒人去數日，尋遣丞請還，說有關家女，承籍有宦官，云有第五郎，嬌逸未有婚，遣丞為媒人，主簿通語言，直說太守家：「有此令郎君，既欲

結大義，故遣來貴門」；阿母謝媒人：「女子先有誓，老姥豈敢言」！阿兄得聞之，悵然心中煩。舉言謂阿妹：「作計何不量？先嫁得府吏，否泰如天地！足以榮汝身，不嫁義郎體。其往欲何去？」蘭芝仰頭答：「理實如兄言，謝家是夫婿，中道還兄門，處分適兄意，那其自任專，雖與府吏要，渠會永無緣，登即相許和，便可作婚姻」；媒人下牀去，諾諾復爾爾；回部白府君，下官奉使命，言談大有緣，府君得聞之，心中大歡喜，視麻復開書，便利此月內，六合正相應，良吉三十日，今已二十七，「卿可去成婚，交語速裝束」，絡繹如浮雲，青雀白鵝舫，四角龍子幡，婀娜隨風轉，金車玉作輪，躑躅青驄馬，流蘇金縷鞍，齎錢三百萬，皆用青絲穿，雜綵二百匹。交廣市鮭珍；從人四五百，鬱鬱登郡門，阿母謂阿女：「適得府君書，明日來迎汝，何不作衣裳，莫令事不舉」！阿女默無聲，手巾掩口啼：淚落便如瀉；移我琉璃榻，出置前窗下，左手持刀尺，右手執綾羅，朝成繡袂裙，晚成單羅衫；晻晻日欲暝，愁思出門啼；府吏聞此變，因求假暫歸，未至二三里，摧藏馬悲哀；新婦識馬聲，躑躅相逢迎；悵然遙相望，知是故

人來，舉手拍馬鞍，嗟歎使心傷：「自君別我後，人事不可量，果不如先願，又非君所詳，我有親父母，逼迫兼弟兄，以我應他人，君還何所望。」府吏謂新婦：「賀卿得高遷，磐石方且厚，可以卒千年；蒲葦一時韌，便作旦夕間；卿當日勝貴，吾獨向黃泉。」新婦謂府吏：「何意出此言！同是被逼迫，君爾妾亦然；黃泉下相見，勿違今日言！」執手分道去，各各還家門；生人作死別，恨恨那可論？念與世間辭，千萬不復全，府吏還家去，上堂拜阿母，今日大風寒，寒風摧樹木，嚴霜結庭闌，兒今日冥冥，令母在後單，故作不良計，勿復怨鬼神，命如南山石，四體康且直；阿母得聞之，零淚應聲落，汝是大家子，仕宦於臺閣，慎勿爲婦死，貴賤情何薄！東家有賢女，窈窕臨城郭，阿母爲汝求，但復在旦夕；府吏再拜還，長歎空房中；作計乃爾立，轉頭向戶裏，漸見愁顏迫。其日牛馬嘶，新婦入青廬，奄奄黃昏後，寂寂人定初，我命絕今日，魂去尸長留；攬裙脫絲履，舉身赴清池；府吏聞此事，心知長別離；徘徊顧樹下，自掛東南枝。兩家求合葬，合葬華山傍；東西植松柏，左右種梧桐，枝枝相覆蓋，葉葉相交通；中有

雙飛鳥，自名爲鴛鴦；仰頭相向鳴，夜夜達五更；行人駐足聽，寡婦起滄徨；多謝後世人，戒之慎勿忘。

第五章 魏晉與南北朝之文學

一 總論

何謂六朝——魏晉六朝文運思潮之概觀——當時影響於思想界之三種現象——南方文學之勝利

漢室傾覆而爲三國，蜀魏吳相對峙；魏之臣司馬氏，僭而爲西晉；西晉亡，南渡爲東晉，傳之於宋。自宋傳於齊，傳於梁，傳於陳；自晉南渡，至於陳，是謂南朝。北朝之魏，分而爲東西兩魏，傳之於東魏北齊，傳之於西魏後周，後周併北齊，而傳之於隋，是謂北朝。隋滅陳，然後南北混一；世稱六朝文學者，卽謂此時也。

魏承漢後，一代之文運，斐然成章。魏武帝以一世之雄，兵馬倥傯之間，橫槊而

賦詩，其音鏗鏘；文帝繼之，又有藻思；其弟曹子建出，魏朝文學，依之而重，開建安之風氣。魏時代之騷亂，與英風之颯爽，自出遒壯之作。晉代有三張二陸兩潘一左，而文運再開；其間富於逸趣，辭興婉愜者，出陶潛，稱晉朝之巨擘。

宋之謝靈運，雖不及潛，猶不失爲大家。雖然，在於宋代以後，稱文運衰替之世，所尚者在於巧綴纖麗，風調漸墜，氣韻不高，所謂四六駢麗體者，起於此時代。

魏晉以後，經術甚不振。宋齊之間，開置國學；至梁武帝，開五館，建國學，變與時時臨幸，行釋奠之禮，爲一代之盛。至陳多採梁之遺儒，而未能振興學校。隋合南北，而厚於遇儒，設庠序而經學復興；龍門之王通，教授於河汾之間，著書講道，在於此時，門人私諡而爲文中子。

魏晉以後，其思潮之有影響者凡數端：

- 一、南方思想所產之道教；
- 二、佛教之漸盛；
- 三、社會浮華之風。

所謂道教者，卽清談者是也。彼等鑑於當世權力之競爭甚激，乃蔑禮縱酒，高談浮言以反抗權力階級。佛教自漢明帝時入中國，信徒漸多，印度之僧，來遊者亦不少。佛經之翻譯，行於魏晉以後者，有鳩摩羅什等之譯經；而道安慧遠諸高僧出，結爲蓮社，佛教之饒愈盛。南有梁武帝，北有宣武孝明，信仰至篤。至大通年間，有達摩來遊。通南北兩朝，其間雖有多少之阻礙，而經過歷代，自漸向於隆盛之運。魏晉南北朝之間，其一方面，雖爲清談虛無之風，爲厭世之俗，而於他方面，則統治階級者，乃多好驕奢，養成一般浮華侈靡之風尚。元帝嘗於卽位之初，焚雉頭裘於太極殿前，以示儉素；至武帝時，日漸侵縱，後宮有數千人。帝嘗乘羊車，宮人以竹葉插門，酒醢以待之。羊車所至，卽留而酣宴，東晉孝武，嘗舉酒杯向長星曰：「長星勸汝一杯酒，自古何有萬年之天子乎？」觀此可知。齊之廢帝東昏侯者，有以其所幸之潘妃，以金爲蓮花，貼於地上，使步之，曰：「此步步生蓮花也」之戲。陳之後主，自太子之時，爲長夜之飲；卽位未幾，卽起臨春、結綺、望仙三閣，各高數十丈，連延數十間，皆以沉檀爲之，金玉珠翠爲其飾，珠簾寶帳，服玩瑰麗，近古所未有云。又於其下積石爲山，引水爲池，雜種花卉

，陳主居於臨春閣，貴妃張麗華居結綺，龔孔二貴嬪居望仙，從復道往來。宰輔亦不親政，日與文士等宴於後庭，謂之狎客。使諸貴嬪與客唱和，後世永傳爲亡國之音如玉樹後庭花等是也。至於其亡，猶不自知，而曰「王氣在此間，彼何爲者！」奏伎縱酒，賦詩不輟，及隋兵至，守者皆醉，荒淫無度，如斯已極。至隋煬帝好土木，首營洛陽之顯仁宮，發江嶺之奇材異石，又求海內之嘉木異草珍禽奇獸，以實苑囿；又開通濟渠，開鑿邗溝；自長安至江都，置離宮四十餘所；造龍舟及雜船數萬艘，以備遊幸之用；西苑之周二百里，爲其內海，周十餘里，爲蓬萊、方丈、瀛洲之諸山，高百餘丈，臺觀宮殿，羅列山上，海之北有渠，緣渠作十六院，門皆臨渠，窮極華麗，宮樹凋落，則剪綵爲花葉綴之，河內亦剪綵爲荷菱菱芡，色渝則易以新者。好於月夜，從宮女數千騎，游西苑，作清夜遊曲，於馬上奏之。營造巡遊無虛歲，徵天下之應師，徵天下之散樂，諸番來朝，則百戲陳於端門，執絲竹者萬八千人，終月而罷，歲費巨萬以爲常云。

此等現象，影響於當時之思想，而於文學，不無多少反應也。觀夫晉代唱清談之山濤、嵇康、阮籍、阮咸、向秀、王戎、劉伶等竹林七賢，皆崇老莊虛無之學，輕蔑禮法

，縱酒昏酣，而遺落世事。所謂放達者是也。劉伶有酒德頌，嵇康有絕交書、養生論。

劉伶之酒德頌云：

先生於是方棒屢承槽，銜杯漱醪，奮髯箕踞，枕麴藉糟，無思無慮，其樂陶陶！兀然而醉，豁爾而醒，靜聽不聞雷霆之聲，熟視不覩泰山之形；不覺寒暑之切肌，利欲之感情；俯仰萬物，擾擾焉如江漢之載浮萍；二豪侍側焉，如螟蠃之與螟

蛉！

嵇康之絕交書云：

吾頃學養生之術，方外榮華，去滋味，遊心於寂寞，以無爲爲貴，縱無九思，尙不願足下所好者；又有心悶疾，頃轉增篤，私意自試，不能堪其所不樂，自卜己審，若道盡塗窮則已耳。

是可見六朝文學名家，其感染又有不少者。陶潛之詠：「養真衡茅下，庶以善自名」；張華之吟：「自余及有識，志不在功名；虛恬竊所好，文學少所經」等，要皆屬於南方思想之繼承者也。佛教之影響，不獨有淨住子之著，其有大影響於思想上，與感染

於文字上者，卽如梁沈約之四聲譜，非實自印度聲韻之學而起乎？且如沈約之懺悔文，王巾之頭陀寺碑文，洵有以見其崇信佛教之深也。觀弟子「沈約稽首上白諸衆聖」之文辭。能不信佛教之勢力乎？頭陀寺碑文曰：

夫幽谷無私，有至斯響，洪鐘虛受，無來不應；況法身圓對，規矩冥立，一音稱物，宮商潛遠；是以如來利見，迦維託生，王室憑五衍之軼，拯溺逝川；開八正之門，大庇父喪；於是玄關幽鍵，感而遂通，遙源濬波，酌而不竭；行不捨之檀，而施洽羣有；唱無緣之慈，而澤周萬物；演勿照之明，而鑒窮沙界，導亡機之權，而功濟塵劫；時義遠矣，能事畢矣，然後拂衣雙樹，脫屣金沙，惟恍惟惚，不敵不昧，莫罄於來，復歸於無物，因斯以談，則棲遑大千，無爲之寂不撓，焚燬堅林，不盡五靈無歇，大矣哉！

廬山東林寺主慧遠，設於山西巖下般若精舍之白蓮社者，集縉素百二十有三人者，其間聲譽高者有十八賢之稱。謝靈運以一時之才學，爲江左之魁，負才傲物。然見慧遠，則改容致敬，得爲白蓮社中之人云。虎溪三笑者，世之所傳，其所交之文士，爲一時

之精撰；如陶潛亦被鄭重招致，竟反麾而謝之云。佛教之影響，豈小也哉！若夫六朝之奢華，則文辭之侈靡，與有力也。六朝之文物，使後代詩人，有不堪今昔之感！奢華侈靡之時代，自流於文辭，而爲纖麗，亦無不陷於侈靡之風，名教廢而徒爲詞賦之流行，是之謂也。當於此時，其文學乃一種裝飾品耳。謝朓之鼓吹曲云：

江南佳麗地，金陵帝王州；逶迤帶綠水，迢遞起朱樓；飛甍夾馳道，垂楊蔭御溝；凝笳翼高蓋，疊鼓送華輶；獻納雲臺表，功名良可收。

自宋以後，詩之婉麗者愈纖巧。經濟至梁，而爲極微。至其文辭，喜四六駢麗之調，文士多作之。漢代之辭賦，雖流而釀於文弊，要亦時代之所不可不影響者。

因權力之競爭，分南北兩朝，其風氣，則江左河北亦全異矣。而其異也，實如北方思想，與南方思想之不同者相類。於畫見之，於書見之，於藝術見之，於文學亦見之，蓋兩者之趣不同，北方雄勁，而南方清婉也。

然詳論之，則六朝之文學，寧非江左之文學？至於河北，殆無有者。魏晉以還，在宋出謝靈運顏延之之鮑照之徒，在齊二十年來，僅有謝朓，及北山移文，作者孔德璋。在

梁武帝時，主爲文學之唱道者，昭明太子著文選，沈約作四聲譜。在陳則徐陵有玉臺新詠之輯。至於北朝庾信，雖以一代之文宗見稱，實則南方人而承受北方人之思想者也，不足以代表北方也。

昭明太子統序其文選曰：「自姬漢以來，眇焉悠邈；時更七代，數逾千祀，詞人才子，則名溢縹囊，飛文染翰，而卷盈緗帙」，漢以後之文士，洵濟濟也。然後之學者，稱東漢以後，而文有八代之衰云。漢魏之間，氣運雖猶有崇高者，晉以後及南北朝之間，則徒競詞章之華藻，不問氣韻之如何，六朝文學之弊，卽在於此，學者不可不知也。要之，漢代南方文學之影響於北方者，甚爲有力；延至六朝，則席卷文壇，而傾倒北方文學者，乃南方人之思想爲之樞紐，而所謂六朝文學者於焉乎出。

一一 建安時代之文人

魏武帝之詩——文帝之詩——陳思王之詩——曹氏父子之比較——鄴下七子之詩

——建安之風骨

魏武帝（曹操）爲治世之能臣，亂世之怪傑，洵三國時之第一英雄，而亦中國歷史上罕有之豪傑也。「今天下之英雄，惟使君與操耳」，不過儀式上之諛辭，如蜀主者，終非其敵手。擁百萬之衆，挾天子以令諸侯，自兗州牧，入爲丞相，領冀州牧，而封魏公，作銅雀臺於鄴，進爵爲王，用天子之車服，出入警蹕，殆掌握天子之實權，其威與所作之詩，雄勁而英氣自溢。短歌行者，傳爲赤壁之役，月下橫槊而賦者。

短歌行

魏武帝

對酒當歌，人生幾何？譬如朝露！去日苦多；慨當以慷，憂思難忘，何以解憂？惟有杜康。青青子衿，悠悠我心，但爲君故，沈吟至今。呦呦鹿鳴，食野之萍，我有嘉賓，鼓瑟吹笙。明明如月，何時可掇？憂從中來，不可斷絕。越陌度阡，枉用相存，契濶談讌，心念舊恩。月明星稀，烏鵲南飛，繞樹三匝，何枝可依？山不厭高，海不厭深，周公吐哺，天下歸心。

苦寒行

同上

北上太行山，艱哉何巍巍！羊腸阪詰屈，車輪爲之摧。樹木何蕭索，北風聲正悲

；熊羆對我蹲，虎豹夾路啼；谿谷少人民，雪落何霏霏，延頸長歎息，遠行多所懷；我心何拂鬱，思欲一東歸，水深橋梁絕，中道正徘徊；迷惑失故路，薄暮無宿棲，行行日已遠，人馬同時飢，擔囊行取薪，斧冰持作糜，悲彼東山詩，悠悠使我哀。

其子丕繼父而立爲丞相冀州牧，遂迫漢帝而受其禪，是爲魏文帝。帝亦好文，所作之詩文，以溫裕美瞻聞。嘗作典論曰：

蓋文章經國之大業，不朽之盛事；年壽有時而盡，榮樂止乎其身，二者必至之常期，未若文章之無窮，是以古之作者，寄身於翰墨，見意於篇籍，不假良史之辭，不託飛馳之勢，而聲名自傳於後；故西伯幽而演易，周且顯而制禮，不以隱約而弗務，不以康樂而加思；夫然古人賤尺璧，而重寸陰，懼乎時之過已，而人多不強力，貧賤則懼於饑寒，富貴則流於逸樂，遂營目前之務，而遺千歲之功，日月逝於上，體貌衰於下，忽然與萬物遷化，斯亦志士之大痛也！

亦可謂好文士矣。酌錄其詩於下。

善哉行

魏文帝

上山采薇，薄暮苦飢，谿谷多風，霜露沾衣；野雉羣雝，猴猿相追，還望故鄉，鬱何壘壘！高山有崖，林木有枝，憂來無方，人莫知之！人生如寄，多憂何爲？今我不樂，日月其馳；湯湯川流，中有行舟，隨波轉薄，有似客遊；策我良馬，被我輕裘，載馳載驅，聊以忘憂！

芙蓉池作

乘輦夜行遊，逍遙步西園，雙渠相溉灌，嘉木繞通川；卑枝拂羽蓋，修條摩蒼天，譬風扶輪轂，飛鳥翔我前，丹霞夾明月，華星出雲間，上天垂光彩，五色一何鮮，壽命非松喬，誰能得神仙，遨遊快心意，保己終百年。

雜詩錄一

西北有浮雲，亭亭如車蓋；惜哉時不遇，適與飄風會；吹我東南行，行行至吳會，吳會非我鄉，安能久留滯？棄置勿復陳，客子常畏人。

至文帝之弟陳思王植者，不愧爲一代之文宗。梁鍾嶸評之曰：「骨氣奇高，詞彩華

茂，情兼雅怨，體被文質。粲溢今古，卓爾不羣。嗟乎！於陳思之文章，譬如有人倫之周孔，有麟羽之龍鳳，有音樂之琴笙，有女工之黼黻」。其評雖過，然植不僅三曹之第一，不僅拔出建安諸子，乃上接漢代，而代表六朝文學，爲唯一之高材。既於七步吟顯其才，又於銅雀臺示才藻之煥發。徐禎卿評文帝兄弟曰：「曹丕之質近美媛，遠不逮植，然植之才不堪整粟，亦有憾。植詩可稱者，以其風骨之高，以其氣象之闊。是豈非六朝文學，而所以建安體之最重者，卽此故歟？」而其氣格之所以高者，又實受時代之影響也。

公讌詩

曹植

公子敬愛客，終夜不知疲，清夜遊西園，飛蓋相追隨，明月澄清景，列宿正參差，秋蘭被長坂，朱華冒綠池，潛魚躍清波，好鳥鳴高枝，神飊接丹轂，輕輦隨風移？飄颻放志意，千秋長若斯。

雜詩

同上

高臺多悲風，朝日照北林，之子在萬里，江湖迴且深；方舟安可極，離思故難任

，孤雁飛南遊，過庭長哀吟，翹思慕遠人，願欲託遺音，形影忽不見，翩翩傷我心，轉蓬離本根，飄飄隨長風，何意迴飈舉，吹我入雲中，高高上無極，天路安可窮，類此遊客子，捐軀遠從戎；毛褐不掩形，微葢常不充，去去莫復道，沈憂令人老。

七哀詩

同上

明月照高樓，流光正徘徊，上有愁思婦，悲歎有餘哀；借問歎者誰？言是蕩子妻，君行踰十年，孤妾常獨棲；君若濟路塵，妾若濁水泥；浮沈各異勢，會合何時諧，願爲西南風，長逝入君懷，君懷良不開，曉妾當何依！

武帝父子兄弟好文學，因之而鄴都人士之雲集者，此自然之趨向也。當時鄴下有七子之目者，卽孔融、陳琳、王粲、徐幹、阮瑀、應瑒、劉楨是也。文帝之典論曰：「今之文人，魯國之孔融文學，廣陵之陳琳孔璋，山陽之王粲仲宣，北海之徐幹偉長，陳留之阮瑀元瑜，汝南之應瑒德璉，東平之劉楨公幹，斯七子者，於學無所遺，於辭無所假，咸自以爲騁駿於千里，仰則齊足而並馳。王粲者長於辭賦，徐幹者時有齊氣，雖然

，蔡無其匹。如蔡之初征登樓槐賦，征思，幹之玄猿漏卮扇橘賦，雖張蔡不過也。其他之文，則不足以稱。琳之章表書記者，今之雋也。騷場者，和而不壯，劉楨者，壯而不密，孔融者，體氣高妙，有過人者，然而不能持論，理不勝於辭，雜而至於嘲戲，其所善者，揚班之儔也。謝靈運又評此諸子曰：「王粲者，家於秦川，貴公之子孫，遭亂而流寓，自傷情多；陳琳者，以爲袁本初書記之故，多述喪亂之事；徐幹者，少無宦情，有箕穎之心事，故仕世而素辭多；劉楨者，卓犖偏人，文最有氣，所得頗經奇；應場者，汝穎之士，流離世故，頗有飄泊之歎；阮瑀者，管書記之任，故有優渥之言；若拔此等諸子之尤者，其王粲與劉楨乎？」談藝云：「漢魏之交，文人特茂。雖然，衰世寂運，終鮮粹才。孔融懿名，高列於諸子；視臨終之詩，大類銘箴之語而已；應場巧思透迤，失之靡靡；德璉百一，微能自振，然傷於媚；仲宣者，流客慷慨，有懷於西京之餘，可誦者鮮；陳琳者意氣鏗鏘，非風人之度；阮生優緩有餘；劉楨錐角重峭，割曳縹緲，可以並稱，亦足參者。蓋建安之作者，全有氣象，不可尋枝摘葉，後人云云，評得其宜。建安者，漢獻帝之年號，稱此等鄴下詞士之體之語也。茲錄其尤者二三首於次：

雜詩

王粲

日暮遊西園，冀寫憂思情，曲池揚素波，列樹敷丹榮，上有特棲鳥，懷春向我鳴，褰袞欲從之，路險不得征，徘徊不能去，佇立望爾形，風飄揚塵起，白日忽已暝，迴身入空房，託夢通精誠，人欲天不違，何懼不合并。

贈從弟 錄一

劉楨

沈沈東流水，磷磷水中石，蘋藻生其涯，蕪葉紛擾溺，采之薦宗廟，可以羞嘉客，豈無園中葵，懿此出深澤。

侍五官中郎將建章臺集詩

應瑒

朝鴈鳴雲中，音響一何哀，問子遊何鄉？戢翼正徘徊，言我塞門來，將就衡陽棲。往春翔北土，今冬客南涯，遠行蒙霜雪，毛羽日摧頹，常恐傷肌骨，身隕沈黃泥；簡珠墮沙石，何能中自諧？欲因雲雨會，濯翼陵高梯，良遇不可值，伸眉路何階；公子敬愛客，樂飲不知疲，和顏既以暢，乃肯顧細微；贈詩見存慰，小子非所宜，爲且極歡情，不醉其無歸，凡百敬爾位，以副飢渴懷。

三 陶淵明

阮籍嵇康——太康體——三張二陸兩潘一左——陶淵明傳略——其境遇——其性格——其詩——其文——昭明之評語

建安之風力，至於晉代，阮籍出而繼承之。其詠歌之作，極有高古之稱。阮籍者，清談之徒，老莊虛無之說，於其詩文深有所影響，無雕蟲之功，而陶性靈，發幽思，可謂建安後之高手也。

詠懷詩 錄二

阮籍

夜中不能寐？起坐彈鳴琴，薄帷鑒明月，清風吹我襟；孤鴻號外野，翔鳥鳴北林，徘徊將何見，憂思獨傷心。

天馬出西北，由來從東道，春秋非有託，富貴焉常保！清露被皋蘭，凝霜霑野草，朝爲媚少年，夕暮成醜老，自非王子晉，誰能常美好？

與籍相並者有嵇康。比於籍雖有遜色，而其清遠之音，亦清談之徒也。如籍之大人先生

傳者，康之養生論能表白清談者流之意，文辭亦稱之。

雜詩

嵇康

微風清扇，雲氣四除，皎皎亮月，麗於高隅；與命公子，攜手同車，龍驤翼翼，揚鑣踟躕；蕭蕭宵征，造我友廬，光燈吐輝，華幔長舒；鸞鶴酌醴，神鼎烹魚，絃超子野，歎過綿駒；流詠太素，俯讀玄虛，孰克英賢，與爾剖符。

至太康中，而有傅玄，及三張二陸兩潘一左，即張華張載張協陸機陸雲潘岳潘尼左思是也。陸機者，稱爲太康中之英；而可與機相伍者，爲左思。嚴羽評晉人，以爲舍陶淵明阮嗣宗（籍）外，惟左太沖（思）高出一時；陸士衡（機）獨在於諸公之下。鍾嶸則稱左思之詩致，比陸機爲野，而比潘岳則深。其所觀處，兩者雖異，可比肩乎！太康之體，詩風一變者，時勢亦與有力，固一要點也。

招隱詩

陸機

明發心不爽，振衣聊躑躅，躑躅欲安之？幽人在浚谷；朝采南澗藻，夕息西山足，輕條染雲構，密葉成翠幄；激楚佇蘭林，回芳薄秀木，山溜何泠泠，飛泉激鳴

玉；哀音附靈波，頽響赴會曲，至樂非有假，安事澆淳樸，富貴苟難圖，稅駕從所欲。

雜詩

左思

秋風何冽冽，白露爲朝霜，柔條且夕勁，綠葉日夜黃；明月出雲崖，皎皎流素光，披軒臨前庭，嗷嗷晨雁翔；高志局四海，塊然守空堂，壯齒不恆居，歲暮常慨慷！

建安之風骨漸微，六朝排偶之弊乃成。在渡江後，劉琨則多感恨之詞，張協有風流暢達之稱；但建安以後，詩運終不免日流於衰微之歎，獨至晉末，以沖澹之格調，而歌清高之氣韻，都出適於性情之神品，則有陶淵明，回詩風於既倒，是豈非六朝文學中最有精彩之奇觀乎？

陶潛字淵明，潯陽柴桑人也。少有高趣，博學能屬文，閑靜而少言，不慕榮利，好讀書，不求甚解。每有會意，欣然忘食。性嗜酒，家貧不能恆得，親友置酒招之，造飲輒盡，期在必醉，既醉而退，曾不吝情去留。環堵蕭然，風日不蔽；短褐穿結，簞瓢屢

空，晏如也。以親老家貧，起爲州之祭酒。不堪吏職，自解歸。後爲鎮軍建威參軍，又爲彭澤令。歲終，郡遣督郵至，縣吏請曰，應束帶見之。潛歎曰：「我豈能爲五斗米折腰，而向於鄉里之小兒乎？」即日解綬去職，賦歸去來。其爲人不解音律，而蓄無絃琴一張，醉後輒撫弄之，以寄其意。貴賤造訪，輒設酒。淵明若先醉時，便語客曰：「我醉欲眠，卿可去」；其直率如此。時周續之入廬山，事釋惠遠，彭城劉遺民亦遁跡匡山，淵明又不應徵命，時人謂之潯陽三隱。宋代王業漸隆，復不肯仕。元嘉四年，年六十而卒，世號靖節先生。其所作五柳先生傳曰：「黔婁有言，不戚戚於貧賤，不汲汲於富貴，其言茲若人之儔乎？酬觴賦詩，以樂其志，無懷氏之民歟？葛天氏之民歟？五柳先生者，宅邊有五柳樹，因以爲號焉」。陶淵明有集八卷，行於世。

晉宋之間，奉老莊虛無之道，標榜自高之徒雖多，而無及淵明之閑曠高遠者。縱酒放逸，厭世罵人之屬雖不少，而如淵明之質而天真爛漫者稀。雖然，彼之性情，自非枯淡；質韜晦而靜養性情，安於天命之樂也。守其晚節，爲處士以終其一生，其性之忠良而真摯，不可知乎？其真摯者非枯淡，情熱於內，而爲真摯。故淵明者，南方思想之承。

繼者也。彼之性格，感情的性格也。老莊虛無之說，鑄於其性，而使爲沖淡，更純化其南方思想也。屈原情火炎炎，觸物應事，懷念故鄉，憶舊思君，而其絕頂之感情，一發之於歌，淵明者，殆異趣焉。淵明能達觀世界，達觀人間，達觀天命，故於其自祭文云：

惟此百年，夫人愛之，懼彼無成，惕日惜時，存爲世珍，沒亦見思；嗟我獨邁，曾是異茲！寵非已榮，涅豈吾緇？掉兀窮廬，酣飲賦詩，讎運知命，疇能問眷，余今斯化，可以無恨；壽涉百齡，身慕肥遯，從老得終，奚所復戀？寒暑逾邁，亡既異存，外姻屢來，良友宵奔，葬之中野，以安其魂。嗚呼！我行，蕭蕭墓門，奢侈宋臣，儉笑王孫，廓兮已絕？慨焉已遐；不封不樹，日月遂過，匪貴前譽，孰重後歌，人生實難，死如之何！嗚呼哀哉！

淵明者，外雖如枯，內實甚熱；惟彼能自抑而悟達，故其感士不遇賦有云：

蒼旻遐緬，人事無已；有感有味，疇測其理；寧固窮以濟意，不委曲而累己；既軒冕之非榮，豈緼袍之爲恥！誠謬會以取拙，且欣然而歸止；擁孤襟以畢歲，謝

良賈於朝市！

又於時勢有所感觸，故其所作之詩，洵能表白其性情，內熱而外示平淡，飄然有孤鶴鳴於九皋之趣，終非六朝尙纖麗之詩人所可比也。

問來使

陶潛

爾從山中來，早晚發天目，我屋南窗下，今生幾叢菊？薔薇葉已抽，秋蘭氣當馥，歸去來山中，山中酒應熟。

飲酒 錄一

同上

結廬在人境，而無車馬喧，問君何能爾？心遠地自偏；採菊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，山氣日夕佳，飛鳥相與還；此中有真意，欲辨已忘言。

雜詩 錄一

同上

白日出西河，秦月出東嶺，遙遙萬里輝，蕩蕩空中景；風來入房戶，夜中枕席冷；氣變悟時易，不眠知夕永；欲言無與和，揮杯勸孤影；日月擲人去，有志不獲騁；念此懷悲悽，終曉不能靜。

不獨於詩而已，卽其文辭，亦不被當時之文弊，而氣韻甚高。如歸去來辭，歐陽修評爲晉之文章，惟有此一篇而已。蓋晉宋以下，無復有此等文詞也。

歸去來辭

陶潛

歸去來兮，田園將蕪，胡不歸？旣自以心爲形役，奚惆悵而獨悲，曷已往之不諫，知來者之可追；實迷途其未遠，覺今是而昨非；舟遙遙兮輕颺，風飄飄而吹衣；問征夫以前路，恨晨光之熹微；乃瞻衡宇，載欣載奔，童僕歡迎，稚子候門，三徑就荒，松菊猶存，攜幼入室，有酒盈樽，引壺觴以自酌，盼庭柯以怡顏；倚南窗以寄傲，審容膝之易安；園日涉以成趣，門雖設而常關；策扶老以流憩，時矯首而遐觀；雲無心以出岫，鳥倦飛而知還；景翳翳以將入，撫孤松而盤桓！歸去來兮，請息交以絕遊，世與我而相遺！復駕言兮焉求？悅親戚之情話，樂琴書以消憂。農人告余以春及，將有事乎西疇；或命巾車，或掉孤舟，旣窈窕以尋壑，亦崎嶇而經丘；木欣欣以向榮，泉涓涓而始流；善萬物之得時，感吾生之行休。已矣乎，寓形宇內復幾時？曷不委心任去留！胡爲遑遑欲何之！富貴非吾願，

帝鄉不可期！懷良辰以孤往，或植杖而耘耔；登東臯以舒嘯，臨清流而賦詩；聊乘化以歸盡？樂夫天命復奚疑！

梁昭明太子評滯明曰：「其文章卓爾不羣，辭彩精拔，跌宕昭彰，獨超衆類；抑揚爽朗，莫與之京，橫素波而滂流，干青雲而直上；語時事則指而可想，論懷抱則曠而且真；貞志不休，以安道苦節，不以躬耕爲恥，不以無財爲病，非大賢篤志，與道污隆，孰能如此！」可謂知言矣。

四 南北朝

謝靈運——顏延之——鮑照——謝朓——宋之文學——齊之文學——梁之文學——
——陳之文學——北朝文學——當時之樂府——隋朝文學

王世懋曰：「古詩自兩漢以來，曹子建出，始爲宏肆，多生情態，此一變也。自此作者多入史語，然猶未有能入經語者。謝靈運出，易辭莊語，無不爲所用；剪裁之妙，千古爲宗，又一變也。中間何庾加工，沈宋增麗，變態未極，七言猶以閒雅爲致」。宋

代謝靈運出，建安以後之文運，又起一變。

謝靈運者，陳郡陽夏人也。少好學，博覽羣書，文章之美，江左無及。襲封康樂公，食邑二千戶，性喜豪奢，車服鮮麗，衣裳器物，多改舊制，世目之爲謝康樂云。爲人褊激，而多愆禮度，朝廷惟以文義處之，不以應實相許。自謂才能，宜參權要，以無知者，常懷憤憤。晉氏一代，自始至終，竟無一家之史，使靈運撰晉書，粗立條流，而書竟不就。尋遷侍中，日日引見，賞遇甚厚。

靈運之詩書皆兼絕，文每竟，手自寫之，文帝稱爲二寶。自以爲名輩才能，可應時政，初召便以此自許，既至，文帝惟以文義接之，每侍上宴，談賞而已。王曇首王華段景仁等之名位，素不踰之，並被任遇，靈運意不平，多稱病不朝。終以族東歸，遊娛宴集，夜以繼晝，與族弟惠連何長瑜潁川之荀雍太原之羊璿，以文章賞會，共爲山澤之遊，時人謂之四友。其山澤之遊也，從者數百人，伐木開徑，百姓驚擾，或人表其有異志，有司糾之，靈運興兵而逃逸。作詩曰：「韓亡子房奮，秦帝魯連恥」。後追討被擒，徙廣州，已而被誅。

鍾嶸評靈運之詩曰：「與多才高，寓目輒書，內不乏思，外無遺物，若繁富宜哉！雖然，名章迴句，處處閒起，麗與新書，絡繹奔會，譬如青松之拔灌木，白玉之映塵沙，未足以貶其高潔」。蓋宋詩創琢句雕辭之風者，實靈運等之所致。故謝之詩句，自有佳麗者，所謂康樂之詩精工，淵明之詩質而自然，謝之不及陶者在此。建安之作，在於氣象，徹首尾而鮮對句，謝之不及建安諸子者亦在此。

石壁精舍還湖中作

謝靈運

昏旦變氣候，山水含清暉，清暉能娛人，遊子憺忘歸；出谷日尚早，入舟陽已微，林壑斂暝色，雲霞收夕霏；菱荷迭映蔚，蒲稗相因依，披拂趨南徑，愉悅偃東扉；慮澹物自輕，意愜理無遠，寄言攝生客，試用此道推。

南樓中望所遲客

同上

杳杳日西頹，漫漫長路迫，登樓爲誰思，臨江遲來客；與我別所期，期在三五夕，圓景早已滿，佳人殊未適；卽事怨睽攜，感物方悽戚，孟夏非長夜，晦明如歲隔；瑤華未堪折，蘭若已屢摘，路阻莫贈問，云何慰離析；搔首訪行人，引領冀

良覲！

與謝名聲相並者，是謂顏延之；當時有顏謝之稱。雖然，顏不及謝。以謝爲元嘉之雄，顏輔之，乃適評也。湯惠休曰：「謝之詩如芙蓉出水，顏如錯彩鏤金。體裁綺密，情喻淵深，卻不虛散，一句一字皆致意，又喜用古事，彌被拘束」，觀詩品及顏之語，又足以知其詩風矣。

夏夜星從兄散騎車長沙

延之顏

炎天方埃鬱，暑晏闕塵紛，獨靜闕偶坐，臨堂對星分；側聽風薄木，遙睇月關雲，夜蟬當夏急，陰蟲先秋聞；歲候初過半，荃薰豈久芬，屏居惻物變，慕類抱情殷，九逝非空思，七襄無成文。

顏不如鮑，鮑不如謝；位於謝與顏之間者，是爲鮑照。其筆力雖矯健，以徒尙巧，而陷於險俗之弊。

還都道中作

鮑照

昨夜宿南陵，今日入蘆洲，客行惜日月，崩波不可留；侵星赴早路，畢竟逐前儔

，鱗鱗夕雲起，獵獵晚風遒；騰沙鬱黃霧，翻浪揚白鷗，登臚眺淮甸，淹泣望荆流；絕目盡平原，時見遠煙浮，倏悲坐還合，俄思甚兼秋；未嘗遠戶庭，安能千里遊，誰令乏古節，貽此越鄉憂。

齊代永明之體，比於宋代元嘉體。其纖麗者愈纖麗。雖然，其最可傳者，有謝眺。後人評謝眺之詩，全篇有似唐人者云。

京路夜發

謝眺

擾擾整夜裝，蕭蕭戒徂兩，曉星正寥落，晨光復映漾；猶霑餘露團，稍見朝霞上，故鄉邈已遠，山川修且廣；文奏方盈前，懷人去心賞，勅躬每踟躕，瞻恩惟震蕩；行矣倦路長，無由稅歸鞅！

齊代文章之可傳者爲孔稚圭之北山移文。惟其奇思逸趣，雖足以驚倒一世，然其文辭之頗尙彫琢，終不脫六朝之真面目耳。

梁於南北朝之間，爲文運最盛之朝。上有武帝文帝元帝等雅好文學，所謂上有好者，下必甚焉，梁朝文運之盛宜也。如昭明太子撰文選，劉勰著文心雕龍，鍾嶸作詩品，

皆一時之傑作。所有詩章亦皆豔麗煥發，盡吸六朝之精華。惟簡文之宮體，傷於輕靡，殊極其弊。梁書文學傳云：「高祖聰明，而光宅於文思區屬，旁求儒雅，詔採異人，文章之盛，煥乎俱集。御幸所至，輒命羣臣賦詩，其文善者賜以金帛。詣闕庭獻詩頌者，或賜引見。其在位者則有沈約、江淹、任昉，文采並臻絕妙」云。及沈約江淹任昉之徒出，鏤刻愈甚，渾厚之意全失。況沈則拘於聲韻，江又過於摹擬，詩格之變極矣。李白云：「梁陳以來，豔藻斯極；沈休文約，又以尚聲律，律格之風重，而風趣終失矣」。

河中之水歌

武帝

河中之水向東流，洛陽女兒名莫愁；莫愁十三船織綺，十四采桑南陌頭；十五嫁爲盧家婦，十六生兒字阿侯；盧家蘭室桂爲梁，中有鬱金蘇合香；頭上金釵十二行，足下絲履五文章；珊瑚桂鏡爛生光，平頭奴子擊履箱；人生富貴何所望？恨不早嫁東家王！

折楊柳

簡文帝

楊柳亂成絲，攀折上春時，葉密鳥飛礙，風輕花落遲，城高短籥發，林空畫角悲，曲中無別意。併是爲相思。

折楊柳

元帝

巫山巫峽長，垂柳復垂楊，同心且同折，故人懷故鄉，山似蓮花豔，流如明月光，寒夜猿聲徹，遊子淚沾裳。

詠湖中雁

沈約

白水滿春塘，旅雁每迴翔，唼流牽弱藻，斂翮帶餘霜；羣浮動輕浪，單泛逐孤光，懸飛竟不下；亂起未成行；刷羽同搖漾，一舉還故鄉。

望荆山

同上

奉義至江漢，始知楚塞長，南關繞桐柏，西岳出魯陽；寒郊無留影，秋日懸清光，悲風撓重林，雲霞蕭川漲；歲晏君如何，零淚霑衣裳，玉柱空掩露，金樽坐念霜；一開苦寒奏，再使豔歌傷。

惟當時之樂府，卽軍中馬上所用之橫吹曲，武人之曲居多，而多鏗鏘之音，故能傳

北方文學之衣鉢，如鉦鐃競奏、企喻歌、折楊柳歌詞、木蘭詩等諸篇是也。北齊之敕勒歌亦頗相似。（依古詩源之說）

輕靡之風，自梁而入陳，後主雅尙文詞，自所作者纖微極矣。徐陵出而有玉臺新詠之編，集漢魏六朝之詩，其序文侈麗，得六朝文辭之真髓云。

北朝者，雖有多少勁幹之風尙，其可見者，爲周之度信 卽梁庾肩吾之子也。

隋之煬帝，有復古之意，其所作豔情篇、飲馬長城窟行、白馬篇等，超然於當時。又楊素之詩格，甚有清遠者，所謂風氣將至，一轉之時，故纖麗輕靡之調，先見滅亡，時運動說，意者其然乎？

春江花月夜

煬帝

暮江平不動，春光滿正開；流波將月去，潮水帶星來。

要之，南方文學之勢力，最現於當時。自漢魏降而雕鏤之弊生，雖織工侈麗成風，文運甚盛，爲後世開生面者多。如晉代之制定樂府，非亦其一例乎？無乏風骨，氣韻寂寥，徒奔於末。故六朝文學，非獨讀之而趣味索然，且實無活氣，殆有過於押繪之感。

所謂八代之衰者，非過言也。

第六章 唐代文學

一 總論

唐代學術之盛——文學之概觀——唐代文學於詩獨盛之原因

唐代爲中國文學極盛時代，文學至此，超過於前後各時代之盛運。

唐太宗以武功致天下，又以文德綏海內，徵天下之名儒，而設學官，數幸國子監，使講論之，學生之能明一經以上者，均補官；增築學舍千二百間，學生三千二百六十員。自屯營飛營至給博士而授經，能通經者聽得貢舉，於是四方之學者雲集於京師，以至高麗、百濟、新羅、高昌、吐蕃之諸酋長，亦遣子弟而請入國學，升講筵者至八千餘人。以師說之多門，章句之繁雜，命孔穎達定五經疏，是曰正義。杜如晦、房玄齡、虞世南、褚亮、姚思廉、李玄道、蔡允恭、薛元敬、顏相時、蘇勛、于志寧、蘇世長、薛收

、李守素、陸德明、孔穎達、蓋文達、許敬宗？是謂十八學士。雖然，唐初文運，論其經學，蓋不如詩之盛，惟陳隋餘風，靡然而及唐初，所謂有宮掖之風，如王勃、楊炯、盧照隣、駱賓王等，猶不免其體之豔冶；獨陳子昂，能一掃其風云。王阮亭曰：「奪晉魏之風骨，變陳梁之俳優，陳伯玉（子昂）之力最大」，張九齡李太白繼之。及沈佺期，宋子問出，近體起，所謂沈宋增麗而變態未極，七言猶以閒雅爲致也。以上爲初唐之詩風。至開元天寶之際，天下靡然，而奢侈之風盛，文學斐然章於一時，不足怪也。李杜以絕倫之天才，席捲文壇。子美不能爲太白之飄逸，太白不能爲子美之沈鬱，不特爲當代之雙美而已，實於中國文學史上放一奇觀也。至高適岑參之徒，孟浩然王昌齡之輩，殆與李杜同時，而裝飾盛唐文壇；中唐之韋應物，以得淵明之氣體稱。錢起、劉長卿等皆目爲一時之傑。大曆十才子，俱以詩名。韓愈有文起八代之衰，道濟天下之溺之意，其詩欲追逐李杜。籍湜之徒走且僵，並之者有柳子厚，詩得淵明之峻潔，文出國語穀梁左氏諸傳。元白二家，以平易流暢之詞，作長韻，措辭甚穩。至晚唐，詩風以萎靡不振稱，猶有杜牧李商隱溫庭筠之徒，但其末漸下移，遂至韓偓出香奩體，作裾裙脂粉之豔詞

，唐代之詩風，不可復見。

自漢下而育養於魏晉六朝間之文學，唐代得承其隆昌之餘慶，彩華映發，加以出空前絕後之李杜二家，於中國文學史上，致第一之盛運。雖然，於唐代最盛者實爲詩。雖有韓柳二家，以散文稱，然二家之外，殆不可多見。韓自云繼孟子，而經術於唐代，實無可觀者，非又爲傾倒於詩之故乎？且小說戲曲之類，能架屋樓於空中，摘發人情於幾微者，亦無由見也，僅僅如會真記、游仙窟、紅線傳、霍小玉傳等之短篇耳。南北朝以後，南方文學雖盛，因受南方道教之影響，徒爲虛無標縵之詞，如描人生，寫人情，則無足述矣。

唐代文學所以能抵此隆盛者，實以當時朝廷以詩取士故也。天子之幸離宮也，使詩人屬和，頌德詠景，以助其興，以飾盛代，謂以詩爲玩好品，爲裝飾物，非不可也。故唐代文學，所以於詩獨盛者，此也。

二 初唐之詩

魏徵之詩——初唐四傑之優劣——陳子昂——沈宋體——吳中四士——張若虛之詩

六朝纖麗之習氣，入於初唐，猶未能脫，其風調無可歌，其氣格未高。魏徵以開國佐命之功臣，嘗有述懷之作，在唐初纖麗之氣習間，洵可爲異數之作。

述懷

魏徵

中原還逐鹿，投筆事戎軒，縱橫計不就，慷慨志猶存；杖策謁天子，驅馬出關門，請纓繫南越，憑軾下東藩；鬱紆陟高岫，出沒望平原，古木鳴寒鳥，空山啼夜猿；既傷千里目，還驚九折魂，豈不憚艱險，深懷國士恩；季布無二諾，侯嬴重一言，人生感意氣，功名誰復論！

初唐有四傑之稱，四傑者：王勃、楊炯、盧照鄰、駱賓王是也。王勃字子安，絳州人。麟德初，對策而授朝散郎。年未及冠，沛王聞其名，招之，爲作雞檄文，觸高宗怒，斥出府，而客於劍南。其後仕，又遇罪。父福峙坐左遷交趾令，勃欲往省之，渡海溺死，年僅二十九歲。閻都督歎爲天才。勃洵初唐之奇才也。

滕王閣

王勃

滕王高閣臨江渚，佩玉鳴鸞罷歌舞，畫棟朝飛南浦雲，珠簾暮捲西山雨；閑雲潭影日悠悠，物換星移幾度秋，閣中帝子今何在，檻外長江空自流！

楊炯，華陰人。少舉神童，爲弘文館學士。則天武后初，左遷梓州參軍，終於盈川令。

從軍行

楊炯

烽火照玉京，心中自不平，牙璋辭鳳闕，鐵騎繞龍城；雪暗凋旗畫，風多雜鼓聲，寧爲百夫長，勝作一書生。

盧照鄰，字昇之，范陽人，授鄧王府典籤。後居於太白山，而餌藥，及疾甚，徒具茨山不愈，終厭世，投於潁水而死，所著有幽憂子三卷。

春晚山莊率題

盧照鄰

田家無四鄰，獨坐一園春，鶯啼非選樹，魚戲不驚綸；山水彈琴盡，風花酌酒頻，年華已可樂，高興復留人。

駱賓王，義烏人。武后時，授臨海丞，不平，棄官而去。及徐敬業舉兵，駱賓王畧爲府屬，傳檄天下。后讀檄，至於「一坏之士未乾，六尺之孤安在」，矍然曰：「失此人而不用，是宰相之過也」。及徐敗，賓王亡命，不知所終。

晚泊蒲類

駱賓王

二庭歸王斷，萬里客心愁，山路猶南屬，河源自北流；晚風連朔氣，新月照邊秋，隨火通軍壁，烽烟上戍樓；龍庭但苦戰，燕頤曾封侯，莫作蘭山下，空令漢國差。

之四人者，王有才而數奇，楊有俗氣而苛酷，盧則厭世之情熾，駱則功名之念盛，各異其性情，異其境遇，因而其詩文亦不同。漢代之賦，入於初唐，爲七言古詩，作長韻之大篇，卽爲盧之長安古意，駱之帝京篇是也。雖然，以盧之詩才，與駱相較，則長安古意與帝京篇之差，不能同日而語，獨其表現之性格則一也。長安古意之結末云：「節物風光不相待，桑田碧海須臾改，昔時金階白玉堂，卽今惟見青松在！寂寂寥寥楊子居，年年歲歲一牀書；獨有南山桂花發，飛來飛去襲人裾」！非最能表自其厭世的觀念

乎？駱之帝京篇其末云：「已矣哉歸去來，馬卿辭蜀多文藻，揚雄仕漢乏良謀，三冬自今賦足用，十年不調幾除遭，汲黯薪逾積，孫弘閣未開，誰借長沙賦，獨負洛陽才！」非描畫駱之功名心乎？至於楊炯，謙焉於王楊盧駱，曰：「我愧在盧前，恥居王後」。雖然，彼之才終不能出於王之上，而盧則勝之，惟王爲四傑中之最傑出者。唐初詩人蓋推王云。

於初唐雖有如此詩人，猶未能一洗六朝監治之習氣。及陳子昂出，力掃俳優之作，直追建安之體。韓昌黎詩云：「國朝盛文章，子昂始高蹈」；子昂之重可知。子昂字伯玉，射洪人也。文明之初，舉進士，武后擢爲左拾遺。聖曆之初，解官歸，縣令段簡以宿怨投於獄，子昂終憂憤以死。其所作感遇詩，首能脫六朝之弊，而一振唐代之詩風。是卽加味於北方文學而殺南方文學之勢饒者。

感遇詩 錄二

陳子昂

白日每不歸，青陽時暮矣，茫茫吾何思，林臥觀無始；衆芳發時晦，鶉鴉鳴悲耳，鴻荒古已頽，誰識巢居子；

幽居觀大運，悠悠念羣生，終古代興沒，豪聖莫能爭；三季淪周赧，七雄滅秦嬴，復開赤精子，提劍入咸京；炎帝既無象，晉虜縱復橫，堯禹道已昧，昏虜勢方行；豈無當世雄，天道與胡兵，咄咄安可言，時醉而未醒。仲尼溺東夏，伯陽道西暝，大運自古來，達人胡歎哉！

六朝時沈約庾信創詩律，至初唐沈佺期宋子問出，則又變焉，音韻相和，至於約句準篇，馳巧競工，世呼爲「沈宋體」云。蓋詩律者，非雕鏤詩也，過於巧使有爲細工物之弊，六朝之產物，洵可奇也。而初唐之末，又出沈宋，而終後遂不振。沈宋二家，後人評之者，殆唾棄之爲小人物耳。故才子傳，稱「宋之間以其壻劉希夷之詩有佳句者，乞而得之，乃壓殺之」云云。雖然，之間之詩才，比沈爲優。沈德潛曾辨之曰：「此因之間之品居於下流，以惡歸之」。此說頗富。之間雖酷薄，好事者往往以爲如斯之作事，未可全信也。

古意

沈佺期

盧家少婦鬱金香，海燕雙棲玳瑁梁，九月寒砧催木葉，十年征戍憶遼陽；白狼河

北音書斷，丹鳳城南秋夜長，誰爲含愁獨不見，更教明月照流黃。

嵩山石淙侍宴應制

宋之問

離宮祕苑勝瀛洲，別有仙人洞壑幽，巖邊樹色含風冷，石上泉聲帶雨秋，鳥向砧筵來度曲，雲依帳殿結爲樓，徵臣昔忝方明節，今日還陪八駿遊。

是後賀知章、包佶、張旭、張若虛等，有吳中四士之稱，爲初唐之殿。而張若虛以豐宮之思想，與瑰麗之文筆，遠超越於沈宋，排初唐輕靡之調，而放最後之光芒。其所作之春江花月夜一篇，有初唐中第一品之稱。

春江花月夜

張若虛

春江潮水連海平，海上明月共潮生，滄滄隨波千萬里，何處春江無月明。江流宛轉遶芳甸，月照花林皆似霰，空裏流霜不覺飛，汀上白沙看不見。江天一色無纖塵，皎皎空中孤月輪，江畔何人初見月，江月何年初照人？人生代代無窮已，江月年年祇相似，不知江月待何人？但見長江送流水。白雲一片望悠悠，青楓浦上不勝愁，誰家今夜扁舟子，何處相思明月樓？可憐樓上月徘徊，應照離人妝鏡臺。

，玉戶簾中捲不去，擣衣砧上拂還來。此時相望不相聞，願逐月華流照君，鴻雁長飛光不度，魚龍潛躍水成文。昨夜閑潭夢落花，可憐春半不還家，江水流春去欲盡，江潭落月復西斜。斜月沈沈藏海霧，碣石瀟湘無限路，不知乘月幾人歸，落月搖情滿江樹。

何其句之麗，思之巧乎？若纔有此手腕，傳世者雖獨存此篇，然比於累累幾千句而無傳者，則一篇春江花月夜之價值，奚啻連城之璧哉！

三 李白與杜甫

李白傳略——其際遇——其思想——其詩章——其才器——杜甫傳略——其流浪生活之悲慘——其為詩之沈鬱——李杜之優劣——環繞詩壇雙星之諸小星宿——所謂盛唐

唐開元天寶之際，為唐朝隆盛已極，而又蘊衰替之變之時也。六朝之文學，煦濡於唐之太平，而風氣以開，至此而達其絕頂。李白與杜甫出於其間，左右一代之文運，使

唐代文學，見空前絕後之盛運，時代造成李杜；李杜亦造成時代也。

混混詩道之源流，自古初而有曲折，有波瀾，惟雖呈千狀萬態，終未達其妙；至是乃一蔚而爲千古之奇觀，極變幻之妙，現神驚魄動之壯觀，一振前代之風，而爲詩道開一新局面，洵李杜二家之力也。

李白字太白，蜀人也，世稱山東之產，從其流寓之地誤之也。以長安（武后年號）元年卽民國紀元前一二一一年生。青蓮居士，其別號也。爲人倜儻而喜縱橫，好擊劍，爲任俠，嘗手刃數人。輕財重施，不事產業。吏部尙書蘇頲爲益州長史，太白投刺於途，頲待以布衣之禮，謂羣寮曰：「此子天才英靈，下筆不休，雖風力未成，且見專草之骨。若廣其學，可與相如比肩」。時東巖子隱於岷山之陽，太白有道氣，從之遊學，數年，不履城市。其後出游襄漢，南泛洞庭，東至金陵，更客汝海，還憩雲夢，故相許圜師妻以孫女，遂留於安陸者十年。偶識郭子儀於行伍之中，言於主帥，脫其刑責，與淮郡之元參軍，搆妓而遊於晉祠，浮舟弄水。已而之齊魯，與孔巢父、韓準、裴政、張叔明、陶沔，會於徂徠山，酣飲縱酒，號竹溪六逸。天寶元年，遊於會稽，與道士吳筠共

居剡中，會筠以召赴闕，薦之朝，玄宗乃下詔徵之。太白至京師，與太子之賓客覲知章，遇於紫極宮，知章一見賞之曰：「此天上之謫仙人也」。因解金龜換酒爲樂，言之於玄宗。帝召見之於金鑾殿，論當世之務，其答草蕃書，若懸河而筆不停。又上唐鴻猷一篇。帝嘉之，而以七寶牀賜食，手調羹飯，謂之曰：「卿是布衣，爲朕所知，非蓄道義，以何得此」？命供奉翰林，專掌密命，可謂殊遇矣。太白在長安，嘗與賀知章、汝陽王璣、崔宗之、裴周南等爲酒中八仙之遊。杜甫之飲中八仙歌，卽詠此。太白在翰林，代草王言。然惟嗜酒而常沈醉，有時召之撰述，方在醉中，左右以水沃面，稍解，卽秉筆，頃刻而成，帝甚才之。數侍宴飲，因沈醉而引足，使高力士脫靴，力士恥之。先是開元中與慶池東沈香亭前植牡丹，花方開，帝與楊貴妃及梨園子弟李龜年等，從而幸之。龜年進歌，帝曰：「賞名花，對妃子，焉用舊樂詞？」遂命龜年持金花箋，使李白進清平辭三章。白欣然承旨，以猶若宿醒未解之醉態，援筆賦之。其辭曰：

雲想衣裳花想容，春風拂檻露華濃，若非羣玉山頭見，會向瑤臺月下逢。一枝濃艷露凝香，雲雨巫山枉斷腸，借問漢宮誰得似，可憐飛燕倚新妝。名花傾國兩相

歡，長得君王帶笑看，解釋春風無限意，沈香亭北倚闌干。

龜年以辭進，帝命梨園子弟撫絲竹，促龜年以歌。貴妃持玻璃七寶盞，酌西涼州之蒲桃酒，笑傾歌憲。帝自是顧太白尤異於他學士。會高力士以脫靴爲深恥，異日貴妃吟賞前詞，力士謂太白以詞辱貴妃，是以貴妃銜之，帝三欲官太白，皆爲貴妃所沮。後又爲張垞所讒，白乃求還山，帝賜金放歸。於是從從祖陳留採訪大使彥允，請北海之高天師，授道籙於齊州之紫極宮。自是浮游於四方，北抵趙魏燕晉，西陟邠岐，歷商於而之洛陽，南遊淮泗，再入會稽，家寓於魯中。往來齊魯之間，前後十年中，惟遊梁宋最久。彼與杜子美結交歡好之日，實在此間。二人嘗與高適過汴州，酒酣，登吹臺，慷慨懷古人。其後杜甫作遣懷詩曰：「昔遊高李輩，論交入酒壚；兩公壯藻思，得我色敷腴；氣酣登吹臺，懷古入平蕪」。又昔遊詩云：「昔者與高李，晚登墮父臺，寒蕪際碣石，萬里風雲來」。李白又有魯郡東石門送杜甫二詩及沙邱城下寄杜甫詩云：

醉別復幾日，登臨徧池臺，何時石門路，重有金樽開；秋波落泗水，海色明徂來，飛蓬客自遠，且盡手中環；我來竟何事，高臥沙丘城，城邊有古樹，日夕連秋

聲；魯酒不可醉，齊歌空復情，思君若汶水，浩蕩寄南征。

其交情之密可知也。既而遊廣陵，與魏萬相遇，遂同舟而入秦淮，上金陵，弔南朝之故都，與萬相別，復往來宣城諸處，又之剡中，遂入廬山。時永王璘爲江陵府都督，兼山南東路、及嶺南、黔中、江南西路四道之節度使，重白之才名，辟爲府僚之佐。及擯璘引舟師東下，白偕行。

既而璘兵敗，太白亡命走彭澤，坐繫尋陽之獄；宣慰大使崔渙及御史中丞宋若思爲之推釋，若思率兵赴河南，釋其囚，使參謀軍事上書，以白之才爲可用，不報。以永王之事，流於夜郎。遂泛洞庭，上三峽，未至夜郎，遇赦釋還。憩於江夏岳陽，復如尋陽。其後遊金陵，又往來於宣城、歷陽二郡之間，時戚族李陽冰爲當塗令，太白往依之。寶應（肅宗年號）元年即民國紀元前一一五〇年，十一月以疾卒，時年六十有二。

世傳太白在當塗，著宮錦袍，遊采石江中，傲然自得，旁若無人，醉捉水中月影，溺水而死，故於其地有捉月臺。嗜酒如太白，灑落飄逸如太白，此事不可云必無。後人有云：「采石月下逢謫仙，夜披宮袍坐釣船，醉中愛月江底懸，以手弄月身翻然；不應暴

落飢蚊涎 便當騎鯨上青天」。舊唐書本傳云：「白以飲酒過度而死，有子男曰伯禽，女曰平陽」。

李白者，素非功名之士。嘗上安州裴長史書云：「五歲誦六甲，十歲觀百家，橫經枕籍，制作不倦，迄於今三十春矣。以爲士生則桑弧蓬矢射乎四方，故知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，乃杖劍去國，辭親遠遊，南窮蒼梧，東接溟海」云云。彼浪遊四方，非爲博功名也。喜縱橫，好任俠，參永王璘之帷幕，此欲爲實行也。雖然，彼喜道家之說，故常抑功名心，使其性灑落豁達，脫俗飄逸，爲出世間的人物。且白以有詩人的氣質，出於蜀司馬相如之地。相如成功於文學，李白自幼慕之。其送從侄崱遊廬山序云：「余少時，大人令誦子虛賦，私心慕之。及長，南遊雲夢，覽七澤之壯觀，酒隱安陸，蹉跎十年」。少時之感慨，永印於其腦際，道家之影響與彼詩人的氣質相吻合，隱酒越俗，終抑功名心而送於詩的生涯之上。

彼既不得志於功業，然霸氣現於文學中，其於詩道自任，豪氣堂堂，有吞吐文壇之氣宇。可於下詩見之：

大雅久不作，吾衰竟誰陳。王風委蔓草，戰國多荆榛，龍虎相啖食，兵才逮狂秦；正聲何微茫，哀怨起騷人，楊馬激頽波，開流蕩無垠；廢興雖萬變，憲章亦已淪；自從建安來，綺麗不足珍，聖代復元古，垂衣貴清真；羣才囁休明，乘運共躡蹀，文質相炳煥，衆星羅秋旻；我志在剛述，垂暉映千春，希聖如有立，絕筆於獲麟。

此可謂施豪放於一世矣。李白有此抱負，有此天才，終席捲文壇，爲中國文學史上將星，豈徒然哉！

李白者蜀人也。故其所作，自受蜀之風氣，有險奇之處。且其性豪放，漫遊四方，又受道學之影響，故有豪放飄逸之氣。彼非地才，乃天才；非人才，乃仙才也。彼非用情之人，乃用氣之人也。彼非學而得之之人，乃直悟之人也。其以氣韻勝，可稱爲千秋逸調。彼如天馬行空，有不可羈勒之勢。雖然，彼非超逸於法度之外者，彼蓋於法度上，森嚴而不可犯，惟不似尋常詩人之苦心鏤刻。彼之才雖奔放，而自然不外乎法度也。羣兒之不及彼者，洵有其所以者在。白者，仙骨之人也，豪逸之士也，天才也，非同常人之

情也，故其所詠，皆出於天然，有風月草木，有神仙虛無，功名之心，時或勃然而發。而關於人事者，如遠別離、蜀道難，雖爲白所得意，然終馳騁於自然之間。太白古詩，杳冥恂悅，縱橫變幻，極才人之致。太白之樂府，見於藝苑卮言者，移以舉太白之詩，可得而言者爾。

烏夜啼

李白

黃雲城邊烏欲棲，歸飛啞啞枝上啼，機中織錦秦川女，碧紗如煙隔窗語；停捉悵然憶遠人，獨宿空房淚如雨。

餘韻孑孑不盡，是豈非樂府之上乘乎？雖然，白之爲真正大手腕，於蜀道難、遠別離、襄陽曲等作，可以知之。

襄陽曲

李白

落日欲沒峴山西，倒着接羅花下迷；襄陽小兒齊拍手，攔街爭唱白銅鞮。傍人借問笑何事？笑殺山翁醉似泥！鷓鴣杓，鸚鵡杯，百年三萬六千日，一日須傾三百杯；遙看漢水鴨頭綠，恰似葡萄初醱醅，此江若變作春酒，壘麴便築糟邱臺；千

金駿馬換小妾，笑坐雕鞍歌落梅；車傍折掛一壺酒，鳳笙龍管行相催；咸陽市中歎黃犬，何如月下傾金罍。君不見晉朝羊公一片石，龜頭剝落生莓苔？淚亦不能爲之墮，心亦不能爲之哀，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。玉山自倒非人推，舒州杓，

力士鎗，李白與爾同死生，襄王雲雨今安在，江水東流撥夜聲。

其鳴皋歌，沈德潛評云：「學楚騷而長短疾徐，縱橫馳驟，又復變化其體，是爲仙才。變幻不可測，可與蜀道難之險怪相伍」。

鳴皋歌送岑徵君

李白

若有人兮思鳴皋，阻積雲兮心煩勞，洪河凌競不可以徑度，冰龍鱗兮難容舸；邈仙山之峻極兮，問天籟之嘈嘈，霜崖縞皓以合沓兮，若長風扇海湧滄溟之波濤；玄猿綠熊，舔談崑崙，危柯振石，駭瞻慄魄，羣呼而相號，峯嶸嶮而路絕，桂星辰千巖嶷，送君之歸兮，動鳴皋之新作，交鼓吹兮彈絲，觴清冷之池閣，君不行兮何待！若返顧之黃鶴，掃梁園之羣英，振大雅於東洛，由征軒兮歷阻折，尋幽居兮越巖嶧，盤白石兮坐素月；琴松風兮寂萬壑，望不見兮心氛氳；蘿冥冥兮霰

紛紛，水橫洞以下綠，波小聲而上聞，虎嘯谷而生風，韶藏溪而吐雲；寡鶴清唳，飢鷓頻呻，魂獨處此幽默兮，愀空山而愁人！鷄聚族以爭食，鳳孤飛而無鄰，螻蛄嘲龍，魚目混珍，嫫母衣錦，西施負薪，若使巢由桎梏於軒冕兮，亦奚異乎？夔龍踈踈於風塵！哭何苦而救楚，笑何誇而卻秦？吾誠不能學二子沽名矯節而以耀世兮，固將棄天地而遺身！白鷗兮飛來！長與君兮相親！

太白天縱逸才，落筆警挺。其歌行跌蕩自喜，整栗不閑，欲掃盡唐初之規制地，此其足多者也。其五七律，亦氣象雄逸，而筆力復縱橫馳騁云。

塞下曲錄一

李白

塞虜乘秋下，天兵出漢家；將軍分虎竹，戰士臥龍沙；邊月隨弓影，胡霜拂劍花；玉關殊未入，少婦莫長嗟。

鸚鵡洲

李白

鸚鵡來過吳江水，江上洲傳鸚鵡名，鸚鵡西飛隴山去，芳洲之樹何青青！烟開蘭葉香風煖，夾岸桃花錦浪生，遷客此時徒極目，長洲孤月向誰明？

其七言絕句，自六朝清商小樂府而來。氣概揮斥，迴颯掣電，使人縹緲於天際，餘韻遠存於言外，而有神往之妙。

黃鶴樓聞笛

李白

一爲遷客去長沙，西望長安不見家，黃鶴樓中吹玉笛，江城五月落梅花。

望天門山

同上

天門中斷楚江開，碧水東流向北迴，兩岸青山相對出，孤帆一片日邊來。

七言絕句，當唐之調未諧時，李白獨以作古樂府之掣鯨手，詠情景並至之絕妙句，專壇場之譽，何所作之無一不妙乎！

與李同時有杜甫，詩壇雙星之一也。甫字子美，襄陽人也。少貧，不能自振，客於吳越齊趙之間。李邕奇其才，乃先往見之。開元之末，舉進士不第，困於長安。天寶十載，當玄宗朝獻於太清宮時，甫奏三大禮賦，帝奇之，召試文章，擢爲河西尉，不拜；乃改爲右衛率府胄曹參軍，數上賦頌。有云：「伏惟天子哀憐之，若令執先人故事，披泥塗之久辱，則臣之述作，雖不足鼓吹六經，先鳴諸子，至沉鬱頓挫，隨時敏給，揚雄

枚臯等可企及也」。其自薦亦在此時。及安祿山陷京師，玄宗幸蜀，甫走三川。及肅宗立，欲羸服奔行在，爲賊所得。至德二年，亡走鳳翔，謁肅宗於彭原，拜右拾遺。宰相房琯與甫爲布衣交，琯率兵敗於陳濤斜，爲罷相，甫上疏言琯之才，觸逆鱗。琯爲刺史，甫出爲華州司功參軍。時關輔亂，穀食貴，輒棄官而去，客秦州，負薪採橡栗自給，流落劍南，結廬於城都之西郭。旣而召補京兆功曹參軍，不至。上元二年冬，黃門侍郎鄭國公嚴武爲劍南東西川節度，甫乃往依之。武奏爲節度參謀檢校書工部員外郎。武以世舊，待甫甚善。然甫性褊躁，無器度，恃恩放恣，嘗醉登武牀，瞪視武曰：「嚴挺之乃有才兒」。武雖亦急激之性，然不敢忤。甫於成都之浣花里，種竹植樹，結廬枕江，縱酒嘯歌，與田夫野老相狎蕩，無拘檢。武時過之，不冠，其傲誕如此！新唐書本傳，載武欲殺甫之事，不可信，朱瀚旣疑之。及武卒，崔旰等爲亂，蜀中大亂，甫以其家避亂於荆楚。大歷中，出瞿塘，下江陵，沂沅湘，以登衡山，因客於來陽。及游嶽祠，大水遽至，涉旬不得食，縣令偵舟迎之，乃得還。傳云：「令嘗饋牛炙白酒，甫大醉，一夕而卒，年五十九」。或云此說不可信，卒於岳陽。子宗武，流落於湖湘而卒。元和中

宗武之子嗣業，自來陽遷甫之柩，歸葬於偃師之西北，首陽山之前。

杜甫者，情人也，世間的人也。彼與世間不能離，其性不能超絕俗事，乃發爲忠君之情，懷鄉之念，念妻子眷屬而不能忘；以其爲情人之故，使彼不能爲寬厚之長者，不能爲樂天之士，激物而不平之音，慷慨淋漓，而悲時事，歎薄命，故彼之詩者，當時之詩史也，杜甫之詩傳也。

述懷

杜甫

去年潼關破，妻子隔絕久；今夏草木長，脫身得西走，麻鞋見天子，衣袖露兩肘；朝廷愍生還，親故傷老醜；涕淚受拾遺，流離主恩厚，柴門雖得去，未忍卽開口；寄書問三川，不知家在否？比聞同罹禍，殺戮到雞狗；山中漏茅屋，誰復依戶牖？摧頽蒼松根，地冷骨未朽，幾人全生命，盡室豈相偶；嶽岑猛虎場，鬱結回我首；自寄一封書，今已十月後；反畏消息來，寸心亦何有？漢運初中興，生平老耽酒，沈思歡會處，恐作穹獨叟！

忠厚之情，與顯家之念，非藹然溢於字裏行間乎？當時流離慘怛之狀，卽如描出一幅之

畫圖者，然而此則如數尺之竹勢，參於霄漢，彼則又有如萬山之松，蔚於烟霧之中者。
其北征詩云：

北征

杜甫

皇帝二載秋，閏八月初吉；杜子將北征，蒼茫問家室！惟時遭艱虞，朝野少暇日；
願暫恩私被，詔許歸蓬華；拜辭詣闕下，怵惕久未出；雖乏諫諍姿，恐君有遺失；
君誠中興主，經緯固密勿；東胡反未已，臣甫憤所切；揮涕戀行在，道途猶恍惚；
乾坤含瘡痍，憂虞何時畢！靡靡踰阡陌，人烟渺蕭瑟，所過多被傷，呻吟更流血；
回首鳳翔縣，旌旗晚明滅，前登寒山重，屢得飲馬窟，邠郊入地底，涇水中蕩潏；
猛虎立我前，蒼崖吼時裂；菊垂今秋花，石載古車轍；青雲動高興，幽事亦可悅；
山果多瑣細，羅生雜橡栗；或紅如丹砂，或黑如點漆；雨露之所濡，甘苦齊結實；
緬思桃源內，益歎身世拙；坡陀望鄜時，巖谷互出沒；我行已水濱，我僕猶木末；
鷗鳥鳴黃桑，野鼠拱亂穴；夜深經戰場，寒月照白骨；潼關百萬師，往者散何卒；
遂令半秦民，殘害爲異物；况我墮胡塵，及歸盡華髮；經年

至茅屋，妻子衣百結；慟哭松聲迴，悲泉共幽咽；平生所嬌兒，顏色白勝雪；見爺背面啼，垢膩脚不襪；牀前兩小女，補綻才過膝；海圖拆波濤，舊繡移曲折，天吳及紫鳳，顛倒在短褐，老夫情懷惡，數日臥嘔泄；那無囊中帛，救汝寒凜慄；粉黛亦解苞，衾裯稍羅列；瘦妻面復光，癡女頭自櫛，學母無不爲，曉粧隨手抹，移時施朱鉛，狼籍畫眉闔；生還對童稚，似欲忘飢渴；問事兢換鬚，誰能卽噴喝，翻思在賊愁，甘受雜亂聒，新歸且慰意，生理焉能悅！至尊尙蒙塵，幾日休練卒；仰觀天色改，坐覺祆氣豁；陰風西北來，慘澹隨回紇，其王願助順，其俗善馳突；送兵五千八，驅馬一萬匹，此輩少爲貴，四方服勇決；所用皆鷹騰，破敵過箭疾，聖心頗虛佇，時議氣欲奪；伊洛捐掌收，西京不足拔；官軍請深入，蓄銳可俱發，此舉開青徐，施瞻略恆碣；昊天積霜露，正氣有蕭殺；禍轉亡胡歲，勢成擒胡月；胡命其能久，皇綱未宜絕；憶昨狼狽初，事與古今別；姦臣竟苙蘊，同惡隨蕩析；不聞夏殷衰，中自誅褒姒；周漢獲再興，宣光果明哲，桓桓陳將軍，仗鉞奮忠烈；徵爾人盡非，於今國猶活；淒涼大同殿，寂寞白獸闕；都

人望翠華，佳氣向金闕；園陵固有神，掃洒數不缺；煌煌太宗業，樹立其宏遠。滔滔七百言，而滿腔心血，殆如見其滴下也。唐宋詩醇評之曰：「以排天幹地之力，行屬詞比事之法，具備萬物，橫絕太空，前無古人，後無來者，自有五言以來，不得不以此爲大文字也」。問家室者事之主，憤艱虞者意之主，以皇帝起，以太宗結，懋行在，褒匡復，言有偏背，而忠愛見；道途感觸，抵家而悲喜，瑣瑣無不具陳，極窮苦之情，而絕不衰餒。謂非情感的杜甫者，感觸時事，歌哭時事，而能爲此大文字乎？更觀彼之感慨時事，而爲所發者，或爲自京越奉先縣詠懷五百字，或爲哀江頭，或爲哀王孫。其哀王孫之吟，爲見天寶之亂，哀王孫之顛沛而作者。一片誠意，貫徹於篇中。詩曰

哀王孫

杜 甫

長安城頭有白鳥，夜飛延秋門上呼，又向人間啄大屋，屋底達官走避胡；金鞭斷折九馬死，骨肉不待同馳驅，腰下寶玦青珊瑚，可憐王孫泣路隅。問之不肯道姓名，但道困苦乞爲奴，已經百日竄荆棘，身上無有完肌膚；高帝子孫盡隆準，龍

種自與常人殊，豺狼在邑龍在野，王孫善保千金軀；不敢長語臨交衢，且爲王孫立斯須，昨夜東風吹血腥，東來橐駝滿舊都；朔方健兒好身手，昔何勇銳今何憊，竊聞天子已傳位，聖德北服南單于；花門剺面請雪恥，慎勿出口他人狙，哀哉王孫慎勿疏，五陵佳氣無時無。

故彼泣新安，泣潼關，泣石壕，或爲新婚別，或爲垂老別，或爲無家別，到處而泣，泣爲之文，發爲之詩，感時歎事，將自己炎炎烈烈之熱血，隨處而灑下。

杜甫自云：「沉鬱頓挫」蓋能自知者也。「語不驚人死不休」，又彼所自唱也。彼故於鍊句選字，意匠慘怛，而盡力在其格調。又才思煥發，與其筆力豪勁相並，而加以苦心經營，其音鏗鏘，有金玉聲，不亦宜乎？

玉華宮

杜甫

溪迴松風長，蒼鼠竄古瓦，不知何王殿，遺構絕壁下；陰房鬼火青，壞道哀湍瀉；萬籟真笙竽，秋色正蕭洒；美人爲黃土，况乃粉黛假，當時侍金輿，故物獨石馬；憂來藉草坐，浩歌淚盈把，冉冉征途間，雖是長年者？

詠懷古跡

同上

羣山萬壑赴荆門，生長明妃尚有村，一去紫臺連朔漠，獨留青冢向黃昏；畫圖省識春風面，環佩空臨月夜魂，千載琵琶作胡語，分明怨恨曲中論。

登岳陽樓

同上

昔聞洞庭水，今上岳陽樓，吳楚東南坼，乾坤日夜浮；親朋無一字，老病有孤舟，戎馬關山北，憑軒涕泗流。

復愁

同上

萬國尙防寇，故園今若何？昔歸相識少，早已戰場多。

贈花卿

同上

錦城絲管日紛紛，半入江風半入雲，此曲祇應天上有，人間能得幾回聞？

李白與杜甫之性情、思想、詞章，全然相反。李如神仙，杜如至聖；李是出世間的，杜是世間的；李是理想派，杜是實際派；李受道教之感化，杜被儒教之教育；李以氣勝，杜以情長；李一氣呵成，杜苦心經營；李放吟於自然之間，杜感慨時事；李樂天，

杜泣世；李寬厚，杜狹窄；概而言之，白有南方人之性情，甫有北方人之氣格；其所發於詩辭，彼者縹緲，此者沉鬱；彼者如海，此者如山。若就其詩才言，則李勝於杜，天才與非天才之別，於是可見也。

至於李杜優劣，亦有研究之必要。縹緲者果優乎？沉鬱者果劣乎？昔中唐元稹論李杜之優劣曰：「李尙不能窺杜之藩籬，况堂奧乎？」此乃未知李之言耳。故韓昌黎有「不知羣兒愚，那用故謗傷」之詆罵。若以爲杜甫之作，有益於當世，與李之神仙虛無者異而優之，是亦迂儒之見地與僻論耳。試觀李之才，李云：「斗酒詩百篇」，其筆疾語豪之態，可想見矣。更觀之杜，李白嘗嘲杜甫曰：「飯顆山頭逢杜甫，頭戴笠力日卓午，借問因何太瘦生？只爲從前作詩苦」（事見唐本事詩）可知杜之遲吟，與刻意苦心之狀矣。李殆天授，非人力也；杜則以人力而達於妙境也。詩才之大小，非可以臆斷耶？然此二人出，詩風一變，詩壇一振，中國文學史，添得精彩不少，不必強論其優劣也可。一以才勝，一以工勝，而各擅其長，各得其妙，所謂雙璧者此也。

李杜二人之交情甚密。李白坐永王璣之罪，而長流夜郎也，杜有夢李白二首，又有

天末懷李白之吟，更曾有贈李白之詠。以杜之傲岸，猶崇奉李白，而讓一步。於彼之詠白也詩無敵，飄然思不羣。見之；又於「李侯有佳句，往似位陰鏗」之一吟見之；又於「昔年有狂客，號爾謫仙人；筆落驚風雨，詩成泣鬼神，聲名如此大，汨沒一窮伸，文章成殊渥，流傳必絕倫」之二十韻見之。詩壇雙星，光輝粲然，而不相犯也。

環於二大詩星之四週者，有無數小星辰，各現光芒，以飾盛唐之詩壇。如張九齡之醇厚，王維之清遠，孟浩然之沖淡，高適岑參之雄壯激越，崔顥之以風骨凜然得名，王昌齡以情之篤見稱，儲光羲以素樸而有時譽，其他如賈至常等，殆皆一時之傑也。

遇感錄一

張九齡

蘭葉春葳蕤，桂華秋皎潔；欣欣似生意，自爾爲佳節；誰知林棲者，聞風坐相悅；草木有本心，何求美人折。

終南山

王維

太乙近天都，連山到海隅，白雲迴望合，青靄入看無；分野中峯變，陰晴衆壑殊，欲投人處宿，隔水問樵夫。

臨洞庭上張丞相

孟浩然

八月湖水平，涵虛混太清；氣蒸雲夢澤，波撼岳陽城；欲濟無舟楫，端居恥聖明。坐觀垂釣者，徒有羨魚情。

夜別韋司士得城字

高適

高館張燈酒復清，夜鐘殘月雁歸聲，只言啼鳥堪求侶，無那春風欲送行；黃河曲裏沙爲岸，白馬津邊柳向城，莫怨他鄉暫離別，知君到處有逢迎。

奉送李太保兼御史大夫克渭北制度使即大尉光弼弟 岑 參

詔出未央宮，登壇近纒戎，上公周太保，副相漢司空；弓抱關西月，旗翻渭北風，弟兄皆許國，天地荷成功。

黃鶴樓

崔顥

昔人已乘黃鶴去，此地空餘黃鶴樓，黃鶴一去不復返，白雲千載空悠悠。晴川歷歷漢陽樹，芳草萋萋鸚鵡洲，日暮鄉關何處是，煙波江上使人愁。

少年行

王昌齡

西陵俠少年，送客短長亭，青槐夾兩道，白馬如流星。聞有羽書急，單于寇井陘，氣高輕赴難，誰顧燕山銘。

江南曲

儲光義

日暮長江裏，相邀歸渡頭，落花如有意，來去逐船流。

以上皆論盛唐，其一世之文運，猶潮之湧，氣勢勃鬱。至於中唐，名家如林，殆亦不遜盛唐之光焰。

四 韓與柳

韓愈傳略——其遭遇——其思想——其文章——其詩——韓詩與杜詩——柳宗元傳略——其顛沛憂鬱——韓柳之比較——柳之文——柳之詩——孟郊之詩

六朝餘風，於初唐猶未盡革。然盛唐出李杜，養成復古的氣運，六朝極一時之盛的南方文學之氣焰，陡然而衰，而致南北兩文學之調和，復古的與調和的氣運，澎湃而注於文章之上，終出韓柳二大家，其文章與李杜詩相並，而現唐代之奇觀。

韓愈字退之，鄧州南陽人也。以大歷（唐代宗年號）三年即民國紀元前一一四四年生。自幼好讀書，日記數千萬言云。漸長，能通六經、百家，擢進士第。會董晉爲宣武節度使，愈爲其推官。及晉卒，愈從喪出，四日而有汴軍之亂，乃去而依武寧節度使張建封。建封以爲府之推官，調四門博士，遷監察御史，上疏極論宮市，觸德宗之怒，貶爲陽山令，遷江陵法曹參軍。元和初，權知國子博士，爲東都分司。三歲，改都官員外郎，拜河南令，遷職方員外郎，華陰令柳澗有罪，前刺史劾奏之，未報，刺史罷。澗諷百姓索軍頓之役直，後刺史惡之，按其獄，澗貶房州司馬。愈過華，以爲刺史陰相黨，上疏治之。既而御史覆問，得賊，再貶澗爲封溪尉，愈坐是復爲博士。進學解即草於此時，以寓其生平之不平者也。其略云：

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，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，記事者必提其要，纂言者必鉤其玄，貪多務得，細大不捐，焚膏油以繼晷，恆兀兀以窮年，先生之業可謂勤矣；舐排異端，攘斥佛老，補苴罅漏，張皇幽渺，尋墮緒之茫茫，獨旁搜而遠紹，障百川而東之，迴狂瀾於既倒，先生之於儒可謂勞矣；沈俊醜郁，含英咀華，作爲

文章，其書滿家，上規姚姒，渾渾無涯，周誥殷盤，詰屈聳牙，春秋謹嚴，左氏浮誇，易奇而法，詩正而葩，下逮莊騷，太史所錄，子雲相如同工異曲，先生之於文可謂閱其中而肆其外矣；少始知學，勇於敢爲，長通於方，左右具宜，先生之於爲人可謂成矣；然而公不見信於人，私不見助於友，跋前躓後，動輒得咎，習爲御史，遂竄南夷；三年博士，冗不見治，命與仇謀，取敗幾時；冬暖而兒號寒，年豐而妻啼飢，頭童齒豁，竟死何裨？不知慮此，而反教人爲！

是蓋自常時環境上，積滿腔不平之氣所發。執政讀而奇之，以爲比部郎中史記修撰。既而自考功，轉知制誥，進中書舍人。初，憲宗將平蔡，命御史裴度，按視諸軍，及還，言賊必滅，與宰相議不合，愈亦有所奏言，執政不喜。會人有詆愈曰：「愈在江陵時，爲裴均所厚，均子鏐無狀，愈爲文章，命字於鏐，謗語聳暴」，於是改太子石庶子。及裴度以宰相節度彰義軍官慰淮西，奏愈爲行軍司馬。愈遽請先入汴，說韓弘協力。及元濟平，遷刑部侍郎，時憲宗遣使者往鳳翔，迎佛骨入禁中，三日送於佛祠，王公大人奔走拜之。愈聞而惡之，乃上諫佛骨表。然其論旨淺薄，甚不足觀。略云：「漢明帝

時，始有佛法，明帝在位，才十八年耳。其後亂亡相繼，運祚不長。宋齊梁陳北魏以下，事佛漸謹，年代尤促。此皆儒教之陋見耳。表入，憲宗大怒，持示宰相，將致之死。裴度崔羣等，不能慰帝之怒。然咸里諸里亦有爲愈言者，乃貶潮州刺史。貶後所上表，辭旨淒哀，帝甚感悔，欲復用之，而爲皇甫鎛所讒，乃移袁州刺史。愈在潮州，聞民間之疾苦，皆曰：惡溪有鱷魚，食民間物且盡，民以是窮。數日之後，愈自往觀之，使其屬秦濟，以一羊一豚投谿水，祝之。祝之夕，暴風震雷，自溪中起，數日水盡涸，西徙六十里，自是潮州無鱷魚之患。所謂祭鱷魚文者卽作於此時也。其在袁也，袁人以男女爲隸，過期不贖，則沒入之。愈至，使悉計傭得贖，以所沒者歸之於父母，凡七百餘人。旣而任國子祭酒，轉兵部侍郎，遇鎮州亂，殺田弘正而立王廷湊，詔愈宣撫之。當行，衆危之，元微之言韓愈可惜，穆宗亦悔，詔愈度事宜，不必入。愈奮往，廷湊嚴兵逐之，陳甲兵，有脅之之色。愈大聲責之。旣而深州刺史牛元翼亦潰圍出，廷湊亦不之追。愈歸奏其語，帝大悅，轉吏部侍郎。時宰相李逢吉惡李紳，欲逐之，遂以愈爲京兆尹，兼御史大夫。紳劾奏愈，愈有所自解。其文感刺紛然，謂宰相臺府不協，遂罷愈爲兵

部侍郎，而以紳爲江西觀察使。紳見亦，得留愈爲吏部侍郎。長慶四年卒，年五十七。贈禮部尚書，謚曰文。依新唐書文苑傳，愈性明銳而不詭隨，與人交，始終不變；成就後進之士，往往知名；經愈指授，皆稱韓門弟子。愈官顯，稍謝遣，凡內外之親屬交友，無後者，爲遣嫁孤女，卹其家。嫂鄭之喪，爲服期以報。彼洵能有儒教的德性者。其最友善者有柳宗元劉禹錫（夢得）。其赴江陵也，有詩云：「同官盡才俊，柳善偏與劉」，未嘗冷其交情也。其後進有孟東野，愈深推重之。其薦於鄭相也，曰：「有窮者孟郊，受才實雄鶩」，推爲李杜後一人。其門弟子有張籍、皇甫湜、賈島、侯喜、李翱之徒，愈皆推獎之。

韓愈自云得孟子正傳，其抱負誠大矣。然彼亦時代之產兒，其所說又實爲南北兩思想之調和者，唐代章句訓詁學盛時，彼爲希有之思想家。然較之經學家，實詩人也。而配之於先秦諸子，列之於宋儒之間，則退之終無顏色。雖其原道、原性、師說等數十篇，皆奧衍闕深，若與孟軻揚雄相表裏，爲六經之佐輔，實未臻深奧，徒自負耳。

韓愈之文，又實混和南北兩文學而另立作風，名爲復古，實加味南方文學，擬於古

文，而頗能自創一體也。每自言文章自漢之司馬相如、太史公、劉向、揚雄等，作者不世出。彼於是廣讀古文，時有所感得，故所作如長江大河云。

原人

韓愈

形於上者謂之天，形於下者謂之地，命於其兩間者謂之人；形於上日月星辰皆天也；形於下草木山川皆地也；命於兩間夷狄禽獸皆人也。曰，然則吾謂禽獸人可乎？曰，非也；指山而問焉，曰，山乎？曰，山，可也；山有草木禽獸，皆舉之矣，指山之一草而問焉，曰，山乎？曰，山，則不可，故天道亂而日月星辰不得其行，地道亂而草木山川不得其平，人道亂而夷狄禽獸不得其情；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，地者草木山川之主也，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，而暴之不得其爲主之道矣，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焉，近而舉遠。

退之不獨長於爲文，其詩亦頗能追李杜之後，而有險奇雄豪之作。趙甌北評曰：「惟少陵奇險之處，尙有推擴，故一眼覷定，自此關山開道，自成一家，此昌黎注意所在也。然奇險處亦自有得失，蓋少陵之才思所到，偶然得之；而昌黎則專以此求勝，故時

見斧鑿痕迹。有心無心，實異於此。退之採詩法於杜，蓋如是。然韓文既已雄渾豪健，其詩亦自能表現其性格，而爲雄壯奇險之作。如彼南山詩，與杜之北征篇相對，稱唐代之雄篇。蓋韓之於詩，最長古詩，而古詩中最流傳者，元和聖德詩、石鼓詩、月蝕詩，及南山詩等是也。

南山詩

韓愈

吾聞京城南，茲惟羣山圍，東西兩際海，巨細難悉究；山經及地志，茫昧非受授，團辭試提挈，挂一念萬漏；欲休諒不能，粗敍所經觀，昏昇崇丘望，戢戢見相湊；晴明出稜角，縷豚碎分縷，蒸嵐相頽洞，表裏忽通透；無風自飄簸，融液煦柔茂，橫雲時平凝，點點露數岫；天空浮修眉，濃綠畫新就，孤撐有巉絕，海浴寒鵬嚼；春陽潛沮洳，濯濯吐深秀，巖蠻雖嶺岑，輒弱類含耐；夏炎百木盛，蔭鬱增埋覆，神靈日歛歛，雲氣爭結構；秋霜喜刻轢，鱗卓立癯瘦，參差相疊重，剛耿凌宇宙；冬行雖幽墨，冰雪工鉅鏤，新曦照危峨，億丈恆高袤；明昏無停態，頃刻異常候，西南雄太白，突起莫問筮；藩都配德運，分宅占丁戊，逍遙越坤

位，詆訐陷乾室；空虛寒兢兢，風氣較搜湫，朱維方燒日，陰霞縱騰糕，昆明大
池北，去覘偶晴晝，縣聯窮俯旗，倒側困滄漚；微瀾動水面，踊躍蹂蹂狄，驚呼
惜破碎，仰喜呀不仆；前尋徑杜墅，至蔽畢原陋，崎嶇山軒昂，始得觀覽富；行
行將遂窮，嶺陸煩互走，勃然思拆裂，擁掩難恕宥；巨靈與夸峨，遠賈期必售，
還疑造物意，固護蓄精祐；力雖能排幹，雷電怯呵詬，攀緣脫手足，蹭蹬抵積甃
；茫如試矯首，塢塞生恟愁，威容喪蕭爽，近新遂遠舊；拘官計日月，欲進不可
又，因緣窺其湫，凝湛閱陰囂；魚蝦可俯掇，神物安敢寇，林柯有脫葉，欲墮鳥
驚救；爭銜彎環飛，投棄急捕毆，旋歸道迴睨，達枿壯復奏；吁嗟信寄怪，物質
能化質，前年遭譴謫，探歷得邂逅；初從藍田入，顧眄勞頸脰，時天晦大雪，淚
目苦矇矓；峻塗拖長冰，直上若懸溜，褰衣步推馬，顛蹶退且復；蒼黃忘遐晷，
所矚纒左右，杉篁咤蒲蘇，杲耀攢介胃；專心憶平道，脫險逾避臭，昨來逢清霽
，宿願忻始副；崢嶸躋冢頂，倏閃雜語黝，前低割開闢，爛漫堆冢笱；或連若相
從，或蹙若相關，或妥若弭伏，或竦若驚雛；或散若瓦解，或赴若輻湊，或駟若

船遊，或決若馬驟；或背若相惡，或向若相佑，或亂若抽筋，或燥若注炙；或錯若繪畫，或繚若篆籀，或羅若星離，或碎若鋤耨；或如賁育倫，賭勝勇前購，先強勢已出，後鈍噴誼譎；或如帝王尊，叢集朝賤幼，雖親不褻押，雖遠不悖謬；或如臨食案，肴核紛釘飯，又如遊九原，墳墓包榔柩；或紫若盆盟，或揭若甌桓，或覆若曝鼈，或頽若寢獸，或婉若藏龍，或翼若搏鷲，或齊若友朋，或隨若先後；或迸若流落，或顧若宿留，或戾若仇讎，或密如婚媾；或儼若峨冠，或翻若舞袖，或屹若戰陣，或圍若蒐狩；或靡然東注，或偃然北首，或若火烹焰，或若氣饋餽；或行而不輟，或遺而不收，或斜而不倚，或弛而不毅；或赤若禿鬚，或燠若柴樵，或如龜拆兆，或若卦分絲，或前橫若剝，或後斷若姤，延延離又屬，尖尖叛還遘；喁喁魚閭萍，落落月經宿，閭閭樹牆垣，嚙嚙架庫厩；參參削劍戟，煥煥銜瑩琇，敷敷花披萼，閭閭屋摧霽，悠悠舒而安，兀兀狂以狙，超超出猶奔，蠢蠢駭不懋；大哉立天地，經紀宵營腴，厥初孰開張，備俯誰勸侑；創茲朴而巧，戮力忍勞疚，得非施斧斤，無乃假詛咒；鴻荒意無傳，功大莫酬儔，嘗聞

于祠官，芬苾降歎，斐然作歌詩，性用贊報酬。

險奇者其弊爲晦澀。退之之文，既不免此弊，其詩，尤見此弊之甚也。彼非獨古詩而已，其他作品，無不皆然。與韓齊名者，則有柳宗元。

柳宗元字子厚，其先蓋河東人。少爲文章，卓偉精緻，爲一時所推仰。第進士博學宏詞科，授校書郎，調藍田尉。貞元十九年，爲監察御史，與王叔文、韋執誼善，二人奇其才，及得政，引內禁近，而與計事，擢爲吏部員外郎，欲大用之。俄而叔文敗，貶邵州刺史，道未及半，貶永州司馬。既被竄，而斥地又荒蕪，因自放於山澤之間，感慨而抒其胸中之鬱積，一寓諸文。傲蟬騷而作數十篇，讀者感惻。彼與蕭俛善，見於所贈京兆尹許孟容之書，可知當時感慨之深。宗元久放浪，其所爲文，思致益深，嘗著書一篇，名曰貞符。元和十年，徙柳州刺史。時劉禹錫遷赴播州，宗元曰：「播者非人所居，而禹錫有親在，吾不忍令其窮於辭，以白其大人，欲往，則使爲母子之永訣。」卽具奏，願以柳州授禹錫，而自往播。會大臣亦爲禹錫請，因改連州。宗元既到柳州，柳之人以男女質錢，期過不贖，子女均沒爲奴婢。宗元多方設計，悉贖歸。其尤貧者，使爲

書備，視其直足以相當，則當其質。既沒者，已出錢而助贖之。南方之進士，走數十里從宗元遊，一經指授，則其所爲辭文，皆有法，世號爲柳柳州。以元和十四年卒，年四十七。既歿，柳之人懷之，立廟於羅池，請於韓愈而撰碑文。

以韓柳相比較，則其出處性情不同。韓則洋洋如江河，柳則如孤峯之聳；一則大而無所不容，一則稜而奇峭也。柳少時嗜進，謂功業可就。既坐，廢而不振，則彼固政治家之失敗者也。彼之狹者至是愈狹，孤峭者至是愈孤峭。二者之文章亦然。韓愈評其文曰：「雄渾雅健似司馬子長」。蓋子厚之爲人，精通於史，故嘗作封建論，出史學上之新說。又與韓愈論史，韓通經學，多讀古哲之書，柳嗜史，閱左氏穀梁國語遷固之史，故其結果，影響於兩人之文章，其作文之道，亦因而異。柳嘗言曰：

吾每爲文章，未嘗敢以輕心掉之，懼其剽而不留也；未嘗敢以怠心易之，懼其弛而不嚴也；未嘗敢以昏氣出之，懼其昧沒而雜也；未嘗以矜氣作之，俱偃蹇而驕也，抑之欲其與，揚之欲其明，疏之欲其通，廉之欲其節，激而發之欲其清，固而存之欲其重，此吾以羽翼夫道也。本之書以求其質，本之詩以求其直，本之禮以

求其宣，本之春秋以求其斷，本之易以求其動，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。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，參之孟荀以暢其文，參之莊老以肆其端，參之國語以博其趣，參之離騷以致其幽，參之太史公以著其潔，此吾所旁推交通，而以之爲文也。

詩書禮易，雖亦彼之所通，然其文法之悟達，實在於史，其文之健雄而奇峭，實亦自此道而直入者也。

劍門銘

柳宗元

惟蜀郡重險多貨，混同戎蠻，人尨俗剽，嗜爲寇亂；皇帝元年，八月，帥喪衆暴，羣疑不制，妖嬖煽行，怙恃富強，滔天阻兵，攻陷他部，北包劍門，憑負邱陵，以張鶩猛，堅利鋒鏑，以拒大順，謂雷霆之誅，莫已加也。惟梁守臣禮部尙書嚴公以國害爲私讐，以天討爲己任，推仁伏信，不待可死而人致其命，立義抗憤，不待喋血而士一其心；悉師出次，祇俟明詔，凡諸侯之師，必出於是；儲峙饗饗，取其豐穰，乃遣前軍嚴秦奉揚王誅延告南土；十一月，右師逾利州，蹈寇地，乘山斬虜，以遏奔衝；左師出于劍門，大攘頑囂，諭引劫脅，蟻潰鼠駭，險無以

固，收奪利地，以須王師，剗劔腎腸；扼拔根柢，俾無以肆毒；曰，集我勳力，鑿鼓一振，元戎啓行，取其渠魁，以爲大戮，由公忠勇憤排，授任堅明，謀獻弘長，用能啓關險阨，夷爲大途，哀沮害氣，對乎天意，帝用休嘉，議功居首，增秩師長，邇爲大藩，宅是南服，將校羣吏，願刊山石，昭著公之功，垂號無窮，銘曰：

井絡坤垠，時惟外區；介山爲門，環于蜀都；叢險積貨，混并羌髡；狂滑窺隙，猖獗嘯呼；憑據勢勝，厚其兇徒；皇帝之仁，宥而不誅；暴非德馴，害及巴渝；乃出王旅，乃司列岳，牧臣司梁，當其要束；器備攸積，糗糧是蓄，人無增賦，師以饒足；喋血誓士，玄機在握，分明貔貅，陳爲犄角；右逾岷山，左直劍門，攻出九地，上披重雲；攀手蹈空，夷視阻艱，破裂層壘，殄殲羣頑，內獲固圉，外臨平原，天兵徐驅，卒乘嘽嘽；大怒囚戮，戎夏咸歎，帝圖厥功，惟良是先，開國進位，南服于藩；邦之清夷，人以完安，銘功鑒亂，永代是觀。

至柳之記事文，尤極清絕之致，實爲記事文中之別開生面者。其西山宴遊記曰：遂命僕

過湘江，緣染溪，斫榛莽，焚茅茷，窮山之高而止，攀援而登，箕踞而遨，則凡數州之土壤，皆在衽席之下；其高下之勢，呀然洼然，若垤若穴，尺寸千里，攢蹙累積，莫得遯隱；縈青繚白，外與天際，四望如一，然後知是山之特出，不與培塿爲類，悠悠乎與灑氣俱，而莫得其涯；洋洋乎與造物者遊，而不知其所窮；引觴就酌，頽然就醉，不知日之入，蒼然暮色，自遠而至，至無所見，而猶不欲歸；心凝形釋，與萬化冥合，然後知吾嚮之未始游，游於是乎始。

妙味津津，有可掬者。讀之而心神欲往，非他人所可幾及也。

宗元又善詩，蓋得自陶淵明者也。沈德潛曰：「柳宗元學淵明，而得其峻潔」，至其長於哀怨者，蓋彼爲境遇使然也。

獨覺

柳宗元

覺來窗牖空，寥落雨聲晚；自遊怨遲暮，末事驚紛擾，問爲經世心，古人誰盡了

！
同時有武康人孟郊，字東野，年五十，始爲進士。韓愈嘗贈以詩曰：「昔年曾讀李

白杜甫詩，長恨二人不相從，吾與東野並世如何復子蹤；我願化爲雲，東野化爲龍，其推重可知也。其所作詩，又頗類於韓。後世元遺山作論詩絕句云：「東野窮愁死不休，高天厚地一詩囚；江山萬古潮陽筆，合在元龍百尺樓」。謂韓之優於孟云。然孟之詩才，決不劣於韓，終相比敵而不少讓也。

聞砧

孟郊

杜鵑聲不哀，斷猿啼不切，月下誰家砧，一聲腸一絕！杵聲不爲客，客聞髮自白，杵聲不爲衣，欲令遊子歸。

五 白樂天

樂天傳略——樂天之詩以通俗稱——長恨歌與琵琶行——元微之——中唐諸詩人盛唐中唐之間，以詩鳴者多。縹緲如太白，沉鬱如子美，矯健如昌黎，皆以詩而爲千載稀有之大手腕。惟以沈麗而一變其詩風者則爲白樂天。

樂天姓白，名居易，其先蓋太原人也。幼善於文章，敏悟絕人，未冠而謁吳人顧况

，况恃才而未嘗許一人，及見樂天之文而自失，曰：「吾自謂斯文特絕，今乃得子」。擢貞元中進士，補校書郎。元和元年，對制策一等，爲集賢校理，召入翰林爲學士，遷左拾遺。四年，天子以旱甚，下詔，有所蠲貸，以振助災沴，樂天見詔節未詳，卽建言盡免江淮之兩賦，以救流瘠，且乞多出宮人，憲宗納之。是時頤入朝，悉以歌舞之人，內於禁中，樂天以爲不如歸之，使頤勿得歸曲於天子。李師道上私錢六百萬，欲爲魏徵之孫贖故第。樂天奏曰：「徵在任宰相，用太宗殿材而成其正寢，今後嗣不能守之，陛下宜以賢者之子孫，可贖賜之，不宜掠美」。帝從之。久之，爲忠州刺史，爲司門員外郎，以主客郎中而知制誥。以穆宗之好畋遊，獻續虞美人箴。俄而轉中書舍郎。方是時，河朔復亂，合諸道之兵而出討，遷延無功，深州之圍益急。樂天雖進言而不用，遷爲杭州刺史，始築堤棺錢塘湖，鍾洩其水，溉田千頃。又李泌之浚六井，民永被其恩澤。久之，爲太子左庶子，又爲蘇州刺史，以病罷職。及文宗立，以祕書監，召遷刑部侍郎，封晉陽縣男。太和之初，二李之黨事興，楊虞卿與樂天爲姻家，以善宗閱，樂天緣黨人見惡面斥，還東都，除太子賓客分司。踰年，拜河南尹。開成之初，爲同州刺史，不拜

，改太子太傅，進馮翊縣侯。會昌之初，以刑部尚書致仕。六年卒。年七十五歲。贈尚書右僕射，宣宗以詩弔之。遺命薄葬。且勿諱。樂天屢上言爲當道所忌，遂被擯斥，故意縱情詩酒。其後多以不容於世，又無立功名之意，自號醉吟先生，立傳一篇，其中有云：

家雖貧不至寒餒，年雖老未及耄，性嗜酒、耽琴、淫詩，凡酒徒琴侶詩客，多與之遊，遊之外，棲心釋氏，通學小中大乘法。

頗喜佛道，至經月不食葷，稱香山居士。其空門之友有嵩山之僧如源；山水之友有平泉客韋楚；詩友有彭城劉夢得。酒友有安定皇甫朗。其初與元稹酬詠，故號元白。及與劉夢得齊名，又號劉白。

清乾隆帝評云：「蓋爲根柢於六義之旨，而不失溫厚和平之意；變杜甫之雄厚蒼勁，而爲流麗安詳，不襲其面貌，而得其神味者也」。此評蓋可謂得之矣。其所尙者平易。蓋入俗耳者在於易，故有白俗之謂。然其詩之擬古者，獨以雅自誇，亦卓見之論也。故彼之詩，行於當世者，上自王公，下至野人田婦，莫不喜玩誦之。嘗與元稹書曰：自

長安至江西，三四千里，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，往往有題其詩者；士庶僧道孀婦楚女之口，往往有誦其詩者；軍使高嚴寓，邀妓侑客，妓曰：「我得學白學士之長恨歌，豈他之比哉？由是增價。漢南主人宴客，諸妓見香山至，曰：此秦中吟長恨歌之主到矣。」元稹序樂天之長慶集，亦曰：「觀寺郵堠牆壁之上，無所不書；王公妾婦牛童馬走，無所不道；繕寫摹勒，至街賣於市」；不獨於本國已也，且東入日本，在平安朝之時代，最爲流行。一部長慶集，不啻爲十襲珍寶，其影響之偉大可知矣。觀彼青年時所作，雖頗有求工之態，及其筆熟思精，則殆不求其工，而於平易中自見其工。其詩共有三千八百四十首之多，杜甫不能及也。論其質，論其量，論其流行，如樂天者，中國文學史上有數之詩人也。

白之詩其最流行者，在於古體。而在古體中尤以長恨歌、琵琶行、遊悟真寺詩等篇爲最。長恨歌八百六十字，琵琶行六百十六字，遊悟真寺詩一千三百字，於中國詩世界中，可謂罕有之長篇矣。

長恨歌

白居易

漢皇重色思傾國，御宇多年求不得，楊家有女初長成，養在深閨人未識，天生麗質難自棄，一朝選在君王側，回頭一笑百媚生，六宮粉黛無顏色；春寒賜浴華清池，溫泉水滑洗凝脂，侍兒扶起嬌無力，始是新承恩澤時；雲鬢花顏金步搖，芙蓉帳暖度春宵，春宵苦短日高起，從此君王不早朝；承歡侍宴無閒暇，春從春遊夜專夜，後宮佳麗三千人，三千寵愛在一身；金屋妝成嬌侍夜，玉樓宴罷醉和春，姊妹弟兄皆列士，可憐光彩生門戶；遂令天下父母心，不重生男重生女，驪宮高處入青雲，仙樂風飄處處聞；緩歌慢舞凝絲竹，盡日君王看不足，漁陽鼙鼓動地來，驚破霓裳羽衣曲；九重城闕煙塵生，千乘萬騎西南行，翠華搖搖行復止，西出都門百餘里；六軍不發無奈何，宛轉蛾眉馬前死，花鈿委地無人收，翠翹金雀玉搔頭；君王掩面救不得，回看血淚相和流；黃埃散漫風蕭索，雲棧縈紆登劍閣，峨嵋山下少人行，旌旗無光日色薄；蜀江水碧蜀山青，聖主朝朝暮暮情；行宮見月傷心色，夜雨聞鈴腸斷聲；天旋地轉迴龍馭，到此躊躇不能去；馬嵬坡下泥土中，不見玉顏空死處；君臣相顧盡沾衣，東望都門信馬啼；歸來池苑皆依舊，太液芙

蓉未央柳；芙蓉如面柳如眉，對此如何不淚垂；春風桃李花開日，秋雨梧桐葉落時，西宮南苑多秋草，落葉滿階紅不掃；梨園子弟白髮新，椒房阿監青娥老，夕殿螢飛思悄然，孤燈挑盡未成眠；遲遲鐘鼓初長夜，耿耿星河欲曙天；鴛鴦瓦冷霜華重，翡翠衾寒誰與共？悠悠生死別經年，魂魄不曾來入夢，臨邛道士鴻都客，能以精誠致魂魄，爲感君王輾轉思，遂教方士殷勤覓，排空馭氣奔如電，升天入地求之徧，上窮碧落下黃泉，兩處茫茫皆不見；忽聞海上有仙山，山在虛無縹緲間，樓閣玲瓏五雲起，其中綽約多仙子，中有一人似太真，雪膚花貌參差是；金闕西廂叩玉扃，轉教小玉報雙成，聞道漢家天子使，九華帳裏夢魂驚；攬衣推枕起徘徊，珠箔銀屏迤邐開，雲鬢半偏新睡覺，花冠不整下堂來，風吹仙袂飄飄舉，猶似霓裳羽衣舞；玉容寂寞淚闌干，梨花一枝春帶雨；含情凝涕謝君王，一別音容兩渺茫；昭陽殿裏恩愛絕，蓬萊宮中日月長；回頭下望人寰處，不見長安見塵霧；惟將舊物表情深，鈿合金釵寄將去；釵留一股合一扇，釵劈黃金合分鈿，但教心似金鈿堅，天上人間會相見；臨別殷勤重寄詞，詞中有誓兩心知；七月七日長生殿，

夜半無人私語時；在天願作比翼鳥，在地願爲連理枝；天長地久有時盡，此恨綿綿無絕期。

琵琶行 并序

同上

元和十年，予左遷九江郡司馬；明年秋，送客湓浦口，聞舟中夜彈琵琶者，聽其音，錚錚然有京都聲，問其人，本長安倡女，嘗學琵琶於穆曹二善才；年長色衰，委身爲賈人婦。遂命酒使快彈數曲，曲罷憫然，自敘少小時歡樂事，今漂淪顛顛，轉徙於江湖間，予出官二年，恬然自安，感斯人言，是夕始覺有遷謫意，因爲長句歌以贈之，凡六百一十六言，命曰琵琶行。

潯陽江頭夜送客，楓葉荻花秋瑟瑟，主人下馬客在船，舉酒欲飲無管絃；醉不成歡慘將別，別時茫茫江浸月，忽聞水上琵琶聲，主人忘歸客不發；尋聲暗問彈者誰，琵琶聲停欲語遲，移船相近邀相見，添酒迴燈重開宴；千呼萬喚始出來，猶抱琵琶半遮面；轉軸撥絃三兩聲，未成曲調先有情；絃絃掩抑聲聲思，似訴平生不得志，低眉信手續續彈，說盡心中無限事；輕攏慢撚抹復挑，初爲霓裳後六么

，大絃嘈嘈如急雨，小弦切切如私語；嘈嘈切切錯雜彈，大珠小珠落玉盤，間關鶯語花底滑。幽咽泉流水下灘；水泉冷澀絃凝絕，凝絕不通聲漸歇；別有幽愁暗恨生，此時無聲勝有聲；銀瓶乍破水漿迸，鐵騎突出刀鏘鳴，曲終收撥當心畫，四絃一聲如裂帛；東船西船悄無言，惟見江心秋月白；沈吟放撥插絃中，整頓衣裳起斂容；自言本是京城女，家在蝦蟆陵下住；十三學得琵琶成，名屬教坊第一部；曲罷長教善才服，妝成每被秋娘妬；五陵年少爭纏頭，一曲紅綃不知數；鈿頭銀篋擊節碎，血色羅裙翻酒污，今年歡笑復明年，秋月春風等閑度；弟走從軍阿姨死，暮去朝來顏色故；門前冷落車馬稀，老大嫁作商人婦；商人重利輕別離，前月浮梁買茶去；去來江口守空船，遶船明月江水寒；夜深忽夢少年事，夢啼粧淚紅闌干；我聞琵琶已歎息，又聞此語重唧唧，同是天涯淪落人，相逢何必曾相識！我從去年辭帝京，謫居臥病潯陽城；潯陽地僻無音樂，終歲不聞絲竹聲；住近湓城地低濕，黃蘆苦竹繞宅生；其間旦暮聞何物，杜鵑啼血猿哀鳴，春江花朝秋月夜，往往取酒還獨傾；豈無山歌與村笛，嘔啞錯雜難爲聽；今夜聞君琵琶語，

如聽仙樂耳暫明；莫辭更坐彈一曲，爲君翻作琵琶行；感我此言良久立，卻坐促絃絃轉急；淒淒不似向前聲，滿座重聞皆掩泣；座中泣下誰最多，江州司馬青衫濕。

長恨歌與琵琶行二篇，實使樂天所以成名者。然以二篇相較，則前者又優於後者。依陳鴻之長恨歌傳，則元和元年冬十二月，樂天陳鴻等，於晦日相攜而遊，話中偶及此事，相與感歎，謂希代之事，遇出世之才，而不潤色之，則將與時俱沒，乃使樂天爲長恨歌云。然卽海上仙山之奇譚，非樂天之思想，乃當時小說家流之話柄也。然寫爲詩，則極其哀豔，非樂天之大手腕，又焉能如斯乎？至於琵琶行，工則工矣，然不過寄一時之感慨，長恨歌則敘楊妃之一生，及其死後之情話緜緜，悲絕豔絕，終不可以相比也。若單就寄同情之點而言，則琵琶行亦有優於長恨歌之處。清之趙甌北，評長恨歌蓬萊一段，謂「此蓋時俗之訛傳，而非本事。其時玄宗臥病，輔國疑忌益深，關防必益密，豈有聽方士出入之理乎？卽方士能隱形入見，而金釵鈿盒，有物有則，又豈能馭氣而攜帶之乎？此必無之事也」。又評其琵琶行曰：「此豈居官者所爲乎？豈唐時之法令疎闊若

是乎」？此爲實際的傾向之弊而見於詩，乃以儒教的眼光觀之，非科學的觀察與考證的見解之病也，蓋不必辨耳。晚唐之杜牧，評論樂天，詆爲纖豔淫媠，非莊人雅士之所爲，要亦妄見耳。

樂天者，使其詩離貴族的文學，而爲平民的也。彼蓋不役於詩，而役詩者也，彼乃一平民詩人也。然高古崇遠之調，終不見於彼之詩篇，是則爲彼詩之病歟？

與樂天同時而同其調者爲元稹。稹字微之，河南人也。元和之初，對策第一，授官左拾遺，後被貶爲江陵士曹參軍。久之，移虢州長史。其後於太和中，爲武昌節度使而卒。世雖有元輕白俗之稱，然元終非能與白比肩者。其連昌宮詞，雖與長恨歌事相似，然終非同工也。

冬白紵

元稹

吳宮夜長宮漏款，簾幕四垂燈燄煖，西施自舞王自管，雪紵翻翻鶴翎散；促節牽繁舞腰嬾，舞腰嬾，玉罷飲，蓋覆西施鳳花錦，身作匡床臂爲枕，朝佩縱玉王晏寢；寢醒聞報門無事，子胥死後書爲諱；近王之臣諭王意，共笑越王窮惱惱，夜

夜抱冰寒不睡。

中唐詩人之有名者，其數不少。李長吉則以鬼才聞，亦一代之異彩也。

春坊正字劍子歌

李賀

先輩匣中三尺水，曾入吳潭斬龍子，隙月斜明刮露寒，練帶平鋪吹不起；蛟胎皮老蒺藜刺，鷓鴣淬花白鵬尾，直是荆軻一片心，莫教照見春坊字；按絲團金懸麗殿，神光欲截藍田玉，提出西方白帝驚，嗷嗷鬼母秋郊哭。

餘如河間人劉長卿，長安人韋應物，彭城人劉夢得，及張籍、王建，與大歷十才子——盧綸、吉中孚、韓翃、錢起、司空曙、苗發、崔峒、耿漳、夏侯審、李端，皆於中唐有聲譽之詩人也。

送行軍

劉長卿

黃沙一萬里，白首無人憐；報國劍已折，歸鄉身幸全；單于古臺下，邊色寒蒼然！

潞州西澗

韋應物

獨憐幽草澗邊生，上有黃鸝深樹鳴，春潮帶雨晚來急，野渡無人舟自橫。

歸雁

錢起

瀟湘何事等閒回，水碧沙明兩岸苔，二十五絃彈夜月，不勝清怨卻飛來。

江村即事

司空曙

罷釣歸來不繫船，江村月落正堪眠，縱然一夜風吹去，只在蘆花淺水邊。

從軍北征

李益

天山雪後海風寒，橫笛偏吹行路難，磧裏征人三十萬，一時回首月中看。

石頭城

劉夢得

山圍故國周遭在，潮打空城寂寞回，淮水東邊舊時月，夜深還過女牆來。

六 晚唐之詩

晚唐之詩風——晚唐諸詩人

時勢影響於文學者甚大。國家之興盛也，則其詩歌亦自現雄偉之觀，如盛唐中唐是

也；國家衰替，則其文學亦不振，玉樹後庭花之爲鄭聲，亦豈偶然哉？！

晚唐之詩風，漸趨萎靡不振。嚴羽嘗作詩辨論之曰：「禪家分流，乘有大小，宗有南北，道有邪正，學者須從最上乘，具正法眼，悟第一義；若小乘禪聲聞辟支果，皆非正也。如以論禪者論詩，則漢魏晉盛唐爲第一義；大歷以還之詩，爲小乘禪，已落第二義；晚唐之詩，則聲聞辟支果也。學漢魏晉與盛唐之詩者，臨濟也，學大歷以還之詩者，曹洞也。」

杜牧，性情豪放，以狂杜牧聞名，故其詩亦豪縱，而與晚唐柔靡之風異。牧字牧之，京兆萬年人，太和二年進士也。又舉賢良方正，以配子美，而世稱之小杜。溫庭筠本名岐，字飛卿，并州人，累舉不第，其詩以穠麗名。李商隱字義山，河內人，開成中進士，會昌中爲侍御史。及李德裕執政，厚遇之。既而李宗閔之黨，與德裕相爭，乃爲不遇。其詩甚典贍，而與溫齊名。至宋代楊大年等宗之，名曰「西崑體」。若以溫與李相比，則李有勝於溫之處。其他有名於晚唐者，如鄭谷，如羅隱、許渾、皮日休、司空圖、韓偓等，亦一時之選也。

晚唐之詩，其尤妙者，在於七言絕句，亦於是顯思想之萎靡也。如作古體，縱橫用筆之所嚮，其可吟咏者，終不復見。

江南春

杜牧

千里鶯啼綠映紅，水村山郭酒旗風，南朝四百八十寺，多少樓臺烟雨中。

瑤瑟怨

溫庭筠

冰簟銀床夢不成，碧天如水夜雲輕，雁聲遠過瀟湘去，十二樓中月自明。

齊宮詞

李商隱

永壽兵來夜不扃，金蓮無復印中庭，梁臺歌管三更罷，猶自風搖九子鈴。

淮上與友人別

鄭谷

揚子江頭楊柳春，楊花愁殺渡江人，數聲風笛離亭晚，君向瀟湘我向秦。

金陵懷古

許渾

玉樹歌殘王氣終，景陽兵合戍樓空，楸梧遠近千官塚，禾黍高抵六代宮，石燕拂雲晴亦雨，江豚吹浪夜遠風，英雄一去豪華盡，惟有青山似洛中。

第七章 宋代文學

一 總論

學術界之新氣象——性理學之盛況——文學之概觀

秦火一舉，而漢唐之學，皆重訓詁，其末爲古註之墨守，不敢稍出新說。至於有宋乃起反動，而性理之學，風靡一世，上與先秦相對，而呈思想活潑之現象矣。雖然，先秦時代，乃南北兩思潮對峙之時也；漢以後入魏晉南北朝，兩思潮遂相混而合流。唐代佛氏之說甚熾，入於宋代，乃開新研究之路，而予以批評的研究者也。

卽如邵康節，先以「數」而說明天地，凡一元得十二萬九千六百年，而有變遷之說，及周濂溪出，則有太極之說，至張橫渠又爲太虛之論；程明道出，大作倫理的研究，闡明心性，其弟程伊川紹述之，爲格物窮理之道，而集其大成。南宋之朱子，有理氣之說，未有天地之先而有理，有理而有氣，而有萬物之發育。萬物各有其一個小宇宙，其最精者現於人而爲性，而性有本然與氣質之別；性者主於理而無形，氣者主於形而有質；其

善者爲性，其難者爲氣。朱子之性理說如斯，此卽有宋一代學術思想之大要也。

五代亂離之際，文學之燈光，殆爲消滅之時。宋興，朝廷獎勵斯文，文學復盛。雖然，宋代文學之最可觀者，已有泰極而漸起於否之時也。「天津橋上杜鵑啼」，邵康節以是知地氣之南。北宋衰，渡江而南，若就南北兩宋之文學觀之，雖同爲宋，其風氣又不無異點也。宋代性理學之盛，未免稍妨其詩之發達，固不能比肩於有唐，見紛紅駭綠之奇觀也。

北宋之詩文雙絕者爲蘇東坡。餘如歐陽修撰五代史，司馬光著資治通鑑，及老蘇小蘇曾子固王安石之流，雖文士輩出，而總幽於理學，不能注力於文學之發揚，至南宋以後，更可見也。其於詩，惟陸放翁與北宋之黃山谷相對立，稱宋代之大家而已，然終難幾及有唐之宏偉也。

二 蘇東坡與其前後

歐陽修之詩文——蘇老泉——蘇東坡傳略——其遭遇——其思想——其詩文——

蘇轍——三蘇之盛名——曾王二家——所謂唐宋八大家——黃庭堅

晚唐文學，失於侈靡，至於五代，其弊爲搜刻駢偶，延爲宋初晦澀之風。蘇舜卿、柳開、穆修之輩，作意張之，而力有不足。及廬陵人歐陽修字永叔者出，力欲復韓柳之古。修嘗得讀韓柳遺稿，心有所悟，文動一世，大變質舉之風。蘇軾評其文云：「論大道則似韓愈，論事則似陸贄，記事則似司馬遷，詩賦則似李白」。熙寧四年，以太子少師致仕，五年卒。贈太子太師，謚曰文忠。宋代之文，自是可觀。蘇轍嘗曰：「於山見終南嵩岳之高，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，於人見歐陽公永叔」，當年之輿望，可想見矣。蓋永叔者，醇乎有北方人之性格，從而發於文章，亦爲北方人之雄勁。彼通於史，爲新唐書，爲五代史，史論之可觀者亦不少。故歐陽永叔者，實宋代文運之開拓者，不獨於其體而已，後進之士，往往多依之而成名。

周臣劉傳贊

歐陽修

嗚呼！作器者無良材而有良匠，治國者無能臣而有能君；蓋材待匠而成，臣待君而用，故曰治國譬之於弈，知其用而置得其處者勝，不知其用而置非其處者敗，敗者

臨棋，終日注目而勞心，使善弈者視之，爲之易置其處，則勝矣；勝者所用，敗者之棋也；與國所用，亡國之臣也；王朴之才，誠可謂能矣。不遇世宗何所施哉？世宗之時，外事征伐，攻取戰勝，內修制度，議刑法，定律曆，講求禮樂之遺文，所用者五代之士也，豈皆愚怯於晉漢而材智於周哉！惟知所用爾！夫亂國之君，常置愚不肖於上，而強其不能，以暴其短惡；置賢智於下，而泯沒其材能；使君子小人皆失其所，而身蹈危亡；治國之君，能置賢智於近，而置愚不肖於遠，使君子小人各適其分，而身享安榮；治亂相去雖遠甚，而其所以致之者不多也，反其所置而已。嗚呼！自古治君少，而亂君多，况於五代士之遇不遇者，可勝歎哉！氣運既達於復古之時，歐陽修起而收其功；三蘇相並而出於蜀中，驚動京師，亦在修爲翰林學士之時也。

蘇洵字明允，眉州眉山人也。年二十七，始發憤爲學，歲餘而舉進士，不第，乃悉焚其所爲文，一意閉戶讀書，遂通六經百家之語。所作文，皆縱橫之說，蓋乘蜀人之風氣也。其下筆也，頃刻數千言。至和嘉祐間，挈其二子軾轍至京師，上其所著書，都二十

二篇，士大夫皆爭傳之，一時學者，競倣其文。其文乃霸氣鬱勃，波瀾萬重，甚有精彩；其氣如神龍之飛躍，忽而晦，忽而明，誠盡變幻之態者也。

樂論

蘇老泉

禮之始作也，難而易行；既行也，易而難久；天下未知君之爲君，父之爲父，兄之爲兄，而聖人爲之君，父，兄；天下未有以異其君父兄，而聖人爲之拜起坐立，天下未肯靡然以從我拜起坐立，而聖人身先之以恥，嗚呼其亦難矣！天下惡夫死也久矣，聖人招之曰，來！我生爾！既而其法果可以生天下之人，天下之人視其響也如此之危，今也如此之安，則宜何從，故當其時雖難，而易行；既行也，天下之人視君父兄如頃足之不待別白而後識，視拜起坐立如寢食之不待告語，而後從事。雖然，百人從之，一人不從，則其勢不得遽至乎死，天下之人不知其初之無禮而死，而見其今之無禮而不至乎死也，則曰聖人欺我，故當其時雖易而難久。嗚呼！聖人之所恃以勝天下之勞逸者，獨有死生之說耳！死生之說不信於天下，則勞逸之說，將出而勝之；勞逸之說勝，則聖人之權去矣。酒有燭，肉有董

，然後人不敢飲食；藥可以生死，然後人不以苦口爲諱。去其鴆，徹其薑，則酒肉之權固勝於藥，聖人之始作禮也，其亦逆知其勢之將必如此也。曰，告以誠而後人信之，幸今之時，吾之所以告人者，其理誠然，而其事亦然，故人以爲信；吾知其理而天下之人知其事，事有不然者，則吾之理不足以折天下之口，此告語之所不及也；告語之所不及，必有以陰驅而潛率之，於是觀之天地之間，得其至神之機而竊之以爲樂。雨，吾見其所以濕萬物也，日，吾見其所以燥萬物也，風，吾見其所以動萬物也，隱隱欲欲，而謂之雷者，彼何用也？陰凝而不散，物蹙而不遂，雨之所不能濕，日之所不能燥，風之所不能動，雷一震焉而凝者散，蹙者遂；曰雨者，曰日者，曰風者，以形用；曰雷者以神用；用莫神於聲，故聖人因聲以爲樂。爲之君臣父子兄弟者禮也，禮之所不及而樂及焉，正聲入乎耳而人皆有事君事父事兄之心，則禮者固吾心之所有也，而聖人之說復何從而不信乎？

蘇東坡者，老泉之子也，名軾，字子瞻，以景祐三年生。幼而穎悟，博通經史，其父既博學而能文，軾乃受其感化不少。與其父及弟，相攜入京師，使當時之碩儒歐陽修

，驚其能文，并疑爲非出彼手。弟轍，字子由，又以文爲司馬光韓魏公所驚歎。此爲北宋文學達於絕頂之時，故司馬光諸名流，皆同時而相見。且范仲淹以能文聞，梅聖俞以詩鳴，與蘇舜欽相並，詩壇風靡，一種晚唐之萎弱云。

夏日晚齋與崔子登周襄故城

梅聖俞

雨脚收不盡，斜陽半古城，獨攜幽客步，閒閱老農耕；室氣無人發，陰蟲入夜鳴，余非避喧者，坐愛遠風情。

和解生中秋月

同上

不爲人間意，居然節物清，銀塘通夜白，金餅隔林明；醉客樽前倒，棲鳥露下驚，悲歡古今事，寂寂墮荒城。

及神宗用王安石——安石字介甫，臨川人也。蓋安石者，雖歷受古今之非難痛罵，而實一有爲之敏腕的政治家也。——著著執行新法。其所信者，貫始終而不動，惟其狹量不能容人，較爲可惜，豈可目爲姦邪之小人耶？軾不喜安石之新法，頻上書攻擊之，終請外而爲杭州通判。後移於密，其後從徐移於湖州。既而有讒言，因下獄，遇赦，貶

於黃州。弟轍，亦坐罪，謫於筠州。軾在黃州，嘯吟於山水之間，送悠悠之日月，前後赤壁賦卽成於此時。移居八首，亦成於此時。自號東坡居士，亦在此時。其後五年，移於汝，自泗遷常。及哲宗立，召爲禮部郎中；司馬光等之不得志者，又盡立於廊廟。既而軾自起居舍人遷中書舍人。司馬光革安石之舊法，而不欲盡去之。軾復與之不合。其後爲翰林院學士，除侍讀，與侍讀程伊川不合，移請外，以龍圖學士知杭州，於煙霞之間，養其詩筆。既而復入翰林，爲人所忌，出知穎州，移知揚州，入爲兵部尙書侍讀，從禮部尙書端明殿學士，兼翰林侍讀。時一世女傑宣仁太后殂落，哲宗親政，軾不安而知定州。廊廟之形勢，果然一變，而轍等皆遭貶謫。

宋之天下，殆以黨爭而亡。彼此互目爲姦黨，必排之斥之，而其心始快，其願始遂。當時之學者，當時之政治家，舉轉輾於濁流之中，而蘇軾自不能例外。軾既慮廊廟之有變，而請外任，然猶窮追其禍，奪兩學士之位，黜左朝奉郎，命知英州，又貶惠州安置。彼乃自謂今處瘴癘地之一個小村院，不得吃麇飯之境遇，乃閉戶而靜思默坐。追窮黨人者，復欲啖其肉而嚼其骨，軾乃復被遠謫於昌州。關山萬里，獨處生愁，又况彼

爲白髮老翁乎？哲宗崩，徽宗繼立，廊廟之形勢又一變，移軾於廉，又遷於永，獲赦，而有任便居住之命。在常州，一夕獲疾，終於不起，時建中靖國元年也，年六十有六。

蜀者，西方之地也，西方人雖頗類於北方，然又有異於北方者，余既屢言之矣，秦嘗據於此，故其地法家之說甚行。司馬相如出於此，而其賦有險怪艱澀之質，李白出於此，而其詩有飄逸之致；蓋西方者，并有南北之特質，其險奇爲超絕的，有喜縱橫刑名之說，與道教之出世的相反，然其相反者非必一致。若有疑此說，觀於東坡可也。

老泉既喜縱橫之說，故其所作如審勢審敵，自有策士之風。東坡繼之，亦好縱橫之辨。故彼之妙處，在於論策。王安石定科舉之法，欲以策論取士，東坡論其弊，謂非以實學經術取士，則有所不可。科學之有弊，固如彼所云。然東坡之得意者，實爲論策。以是痛擊安石而不餘，直有穿入其肺腑之手腕，彼實得先秦之縱橫刑名家，及賈陸等論策之筆法也。

且自文章而言之，則策論爲有用，詩賦爲無益，自政事言之，則詩賦策論均爲用矣。雖知其無用，然自祖宗以來，莫之廢者，以爲設法取士不過如此也，豈獨祖

宗，自古堯舜亦然。書曰，敷奏以言，明試以功，自古堯舜以來，進人何嘗不以言試，取人何嘗不以功乎？議者必欲以策論定賢愚能否，臣請有以質之。近世士大夫文章華靡者，莫如楊億；使楊億尙在，則忠清鯁亮之士也，豈得以華靡少之？通經學古莫如孫復石介，使孫復石介尙在，則迂闊矯誕之士也，又可施於政事間乎？自唐至今，以詩賦爲名臣者，不可勝數，何負於天下而必欲廢之？近世士人，纂類經史，綴緝時務，謂之策括；待問條目，搜擇略盡，臨時剽竊，竄易首尾，以眩有司，有司莫能辨也。且其爲文也，無規矩準繩，故學之易成；無聲病對偶，故考之難精；以易學之士，付難考之吏，其弊有甚於詩賦者矣。唐之通榜，故是弊法，雖有以名取人，壓服衆論之美，亦有賄賂公行，權要請託之害；一使王室，權歸私門；降及中葉，結爲朋黨之論，通榜取人，又豈足尙哉？諸科舉人，多出三路，能文者既已變而爲進士，曉義者又皆去以爲明經，其餘者朴魯不化者也。至於人才則有定分，施之有政，能否自彰，今進士日夜治經傳子史，貫穿馳騫，可謂博矣，至於臨政，曷嘗用其一二？願視舊學以爲虛器，而欲使此等

分別注疏，粗識大義，而望其能增長，亦已疎矣。臣故曰，此數者，皆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。

是豈非置諸縱橫家之列而無憾乎？如其上神宗皇帝書，無慮七千餘言，滔滔而如奔流急河，忽而危巖，忽而急湍，然一脈不紊，痛論政弊，所謂賈長沙之雄恣，與陸宣公之整飭，兼而有之，不特賈之所不及者，洵一篇大文辭也。

至於所行之事，行路者知其難。何者，汴水濁流，自生民以來，不以種稻，秦人之歌曰，涇水一石，其泥數斗；且漑且糞，長我禾黍；何嘗曰，長我粳稻耶？今欲陂而清之，萬頃之稻，必出千頃之陂，一歲一遊，三歲而滿矣。陛下遽信其說，即使相視地形，萬一官吏苟且順從，真謂陛下有意與作，上糜帑廩，下奪農時，堤防一開，水失故道，雖食議者之肉，何補於民？天下久平，民物滋息，四方遺利，蓋略盡矣，今欲鑿空訪尋水利，所謂卽鹿無虞，豈惟徒役必大煩擾，凡所擘畫利害，不問何人，小則隨事酬勞，大則量才錄用，若官私格沮，並重行黜降，不以赦原，若材力不辨，興修便許，申奏替換，賞可謂重，罰可謂輕；然並終

不言，諸色人妄有申陳，或官私誤興功役，常得何罪，如此，則妄庸輕剽，浮浪
姦人，自此爭言水利矣；成功則有賞，敗事則無誅，官司雖知其疏，豈可便行？
抑退所在，追集老少，相視可否，吏卒所過，雞犬一空，若非灼然難行，必須且
爲興役。何則，格沮之罪重而誤興之過輕，人多愛身，勢必如此；且古陂廢堰，
多爲側近冒耕，歲月既深，已同永業，苟欲興復，必盡追收，人心或搖，甚非善
政。又有好訟之黨，多怨之人，妄言某處可作陂渠，規壞所怨田產；或指人舊業
，以爲官坡，冒佃之訟必倍；今日臣不知朝廷本無一事，何苦而行此哉！

此其一節，爲痛論興水利之害者。蜀人之性格，有北方人之氣象，彼不能與時事離
，故觀天下之政，其與己異者，須與不得安，乃以其一枝江河不盡之筆，而痛擊之不置
也。

雖然，東坡好道教，又通釋氏之道，以蜀人而又實有南方人出世間的思潮者也。故
彼之貶於黃州，謫於嶺南，在療癘之境，得以安心立命也。彼之雪堂歌云：

始也抑吾之縱，而鞭吾之口；終也釋吾之服，而脫我之襪；是堂之作也，吾非取

雪之勢，取雪之意；吾逃世之事，而逃世之機，吾不知雪之爲可觀賞，吾不知世之爲可依違，性之便，意之適，不在於他，在於吾。

此等語，非得之於道教乎？其和柳子玉曰。

說靜故知猶在動，無閒底處更求忙。

題榮師湛然堂曰：

卓然精明念不起，兀然灰槁照不滅；方定之時慧在定，定慧照寂非兩法。妙湛總持不動尊，默然真入不二門，語息則默非對話，此語要將周易論。諸方人人抱雷電，不容細看真頭面；欲知妙湛與總持，更問江東三語椽。

此非見其通禪理乎？

黃州有寺曰安國寺，在茂林修竹陂池亭榭之間，東坡往焚香默坐，而有所悟。自記曰：「我相忘，身心皆空，求罪垢所從生而不可得。一念清淨許自落，表裏翛然，無所附麗，私竊樂之」。故其貶竄海外萬里之地，猶心無一所憂，所謂平生生死夢三者，無優劣之大悟，蓋由於此。與王安石相遇，能忘其舊怨者，蓋由於是。雖其功名不成，

而終能安心立命，以求釋老之道者，非又是西方人而有南方人之性情者乎？

東坡之詩，與彼之文章，同是議論英爽，筆鋒精銳，隨在而見。趙甌北評其詩曰：「精金要鍛鍊，方得鉛中銀。然坡詩實不以鍛鍊爲工，其妙處在於心地空明，自然流出，一似全不著力，而自然沁入心脾；此其獨絕也」。其得其當。要之，於彼之文章，見才力之橫溢；於彼之詩篇，見才氣之縱橫；彼以文爲詩者也。以彼之詩，比韓之詩，韓之詩或有大處，然韓之險怪晦澀之弊，終不得見之於大蘇也。蘇之詩文，有雙絕之稱，洵在於此。惟以彼之文與詩相較，文猶輸一著也。

金山妙高臺

蘇軾

我欲乘飛車，東訪赤松子，蓬萊不可到，弱水三萬里；不如金山去，清風半帆耳，中有妙高臺，雲峯自孤起；仰觀初無路，誰信平如砥，臺中老比丘，碧眼照窗兒；巉巖玉爲骨，凜凜霜入齒，機鋒不可觸，千偈如翻水；何須尋德雲，卽此比丘是，長生未暇學，請學長不死。

遊金山寺

同上

我家江水初發源，宦遊直送江入海，開道湖頭一丈高，天寒尙有沙痕在；中冷南
畔石盤陀，古來出沒隨濤波，試登絕頂望鄉國，江南江北青山多；歸愁畏晚尋歸
楫，山僧苦留看落日，微風萬頃靴文細，斷霞半空魚尾赤；是時江月初生魄，二
更月落天深黑，江心似有炬火明，飛燄照山棲鳥驚；悵然歸臥心莫識，非鬼非人
竟何物？江山如此不歸山，江神見怪驚我頑；我謝江神豈得已，有田不歸如江水

新城道中

同上

東風知我欲山行，吹斷簷間積雨聲，嶺上晴雲披絮帽，樹頭初日挂銅鉦；野桃含
笑入籬短，溪柳自搖沙水清，西崦人家應最樂，煮芹燒筍餉春耕。

大蘇之詩，殆所謂欲言而盡言者矣，思馳而筆隨之。然其所謂飄逸，有似乎李白，
彼實最能表現蜀人之性格也。東坡豪放而豁達者也。其弟轍沉著而細心者也；彼轉輾於
黨爭之旋渦中，而以七十有四之高齡，至許州而歿。而轍之得意處，亦與大蘇同在於
論策。識力之卓拔，文章之精銳，父子兄弟，相並爲三，三蘇之名，鳴於古今，豈不宜

乎？

與蘇相並而騁文名者，有曾南豐，名鞏，字子固；及王安石。後世合韓柳歐及三蘇與曾王二家，謂之唐宋八大家。南豐之溫和，臨川之精銳，固不愧爲宋代大家，然欲評論而例引之，則非此小冊所能容也，茲從省略。

惟出於蘇門而開江西詩派之宗之黃庭堅，當少敘之。庭堅字魯直，江西人也。雖遊於蘇門，而如東坡之以文作詩者異。其所作一語不苟，務避俗調，音節之和諧，風調之圓美，非彼之所好，而鍊句刻意，彼之本色也。故句之嶄新者多，格尙峭拔；其弊也，有非自然而過於求工者，所謂熊蹯雞跖，筋骨有餘，而肉味絕少，終乏詩之風味爾。

題竹石牧牛

黃庭堅

野火小蟬噪，幽篁相依綠，阿童三尺箠，御此老殼觶；石吾甚愛之，勿遣牛礪角，牛礪角尙可，牛鬥殘我竹。

此非全陷於理窟乎？蓋山谷亦受性理之影響者也。同時有張耒、晁補之、秦觀之徒，與山谷共稱爲蘇門四子。

三 陸放翁

南宋文學之概觀——放翁之傳略——其際遇——其詩章——其他作家

宋南渡後，國家多艱之秋也。北宋雄健之氣，既不足，况理學盛行，有害於文學之發達乎？雖有朱熹出而爲一代大儒，然於文學界，則仍甚寂寥。呂東萊之東萊博議，葉水心之文章，雖極有名，列於北宋名家之間，終少顏色。僅有陸放翁，足以代表南宋之文學而已。余今綴陸放翁，以示南宋文學之概觀。

陸放翁名游，字務觀，越州山陰人也。才氣超絕，尤長於詩。恰當金兵頻侵，社稷日危之時，故陸之所詠，多感時事，而慷慨悲憤之意多。靖康之難，二帝北狩，有使臣飛「踏破賀蘭山斬樓蘭」之憤慨，卽在於此時代。放翁生於其間，以文字交遊不拘於禮法，人譏其頹放，因而自號爲放翁。卒於嘉靖二年。其所作詩，合計全集，及遺稿，共有一萬餘首。蓋於中國詩人中，爲第一富於著作者。

嘗有自述一首云：「我昔學詩未有得，殘餘未免從人乞；力屨氣餒心自知，妄取虛

名有慚色。四十從戎駐南鄭，酣宴軍中夜連日，打毬築場一千步，閱馬列厩三萬匹。華燈縱博聲滿樓。寶釵夜舞光照席，琵琶絃急冰雹亂，羯鼓手催風雨疾。詩家三昧忽見前，屈宋在眼元歷歷，天機雲錦用在我，剪裁妙處非刀尺。世間才傑固不乏，秋毫未合天地隔，放翁老死何足論，廣陵散絕還堪惜。」「放翁學杜，如：天未喪斯文，杜老乃獨出陵，遲至元白，固已可憤嫉」。觀彼云云，足以窺見其境矣。元之輕，白之俗，非其所好，乃直研杜詩而私淑之，偶因時勢之逼迫，使彼棄筆墨而事戎軒，橫槊進軍，則自與其生平之氣象有異。當自述其所以悟達，示其影響所感染，晚年有恬淡之風，則爲彼之老境所致而已。甌北謂陸之才，不過東坡，而其詩實能過蘇云，蓋受時勢之影響，使其詩自然到此妙境也。

趙翼曰：「放翁之工夫精到，出語自然老潔。他人數言所不能了者，只用一二語了之，此其鍊在於句前，又在於句中，觀者并不見有鍊之迹，乃真鍊之至云」。論放翁可謂能中肯。放翁之才，不亦大乎？

上虞逆旅見舊題歲月感懷

陸游

舴艋爲家東復西。今朝破曉下前溪，青山缺處日初上，孤店開時鶯亂啼；倦枕不成千里夢，壞牆閒覓十年題，漆園傲吏猶非達。物我區區豈足齊。

題丈人觀道院壁

同上

斷香浮月磬聲殘，木影如龍布石壇，偶駕青鸞塵世窄，閒吹玉笛洞天寒；奇香滿院晨炊藥，異氣穿岩夜浴丹，卻笑飛仙未忘俗，金貂猶着侍中冠。

放翁與朱熹友善。然觀其放浪於山水，至自頽放，則亦受道教之感化所致。其晚年詩之平淡，亦無非因於此也，與放翁並名者，有楊誠齋。誠齋之所得意者，詩中夾有俚語，與放翁之學杜者異。

宋既亡，於文學更有含蓄，而發其悲歌慷慨之氣者多。其尤者有文天祥之正氣歌，謝枋得之卻聘書，所謂使頑夫廉，而懦夫立者是也。

四 兩宋之詞

詞非詩餘——詞之源流——詞之發達——柳耆卿——蘇東坡——李易安——辛棄

疾——南北之別——詞之諸作家

詞者，一名長短句，以其字句之長短參差，不若詩之整齊故也。人或以為詞者，詩餘也；即詩之餘事而附隸於詩者也。此說殊不當！蓋詞者，自有其源流而具獨特之性質也。汪晉賢之言曰：「自有詩而長短句卽寓焉。南風之操，五子之歌，是已。周頌三十一篇，長短句居十八。漢郊祀歌十九篇，長短句居其五。至短簫鐃歌十八篇，篇皆長短句，謂非詞之源乎？至於六代，江南采蓮諸曲，去倚聲不遠，其不卽變爲詞者，四聲猶未諧暢也。自古詩變爲近體，而五七言絕句，傳於伶官樂部，長短句無所依，則不得不更爲詞。當開元盛日，王之渙、高適、王昌齡詩句，流播旗亭，而李白菩薩蠻等詞，亦被之歌曲。古詩之於樂府，近體之於詞，分鑣並馳，非有先後；謂詩降而爲詞，以詞爲詩之餘，殆非通論矣」。（見三朝詞綜序）王昶更進而言曰：「不知者謂詩之變，而其實詩之正也」。（清詞綜序）可知詞者，決非詩之餘，乃與詩相對而爲獨立之個體，特發達較遲耳。

沈約之六憶詩，梁武帝之江南弄，詞之濫觴也。李白之菩薩蠻、憶秦娥，張志和之

漁子歌，詞之權輿也。後有白樂天、溫飛卿輩繼作之，然終未能盛。五代時，韋莊、歐陽炯、馮延巳，南唐後主等相繼而作成詞之新體。但此時僅有小令，而無中調長調也。迨宋立大晟府，爲雅樂寮，日製新曲，如周美成、柳耆卿、姜白石、蘇東坡、秦少游、陸放翁輩相競作之，於是乃臻隆盛，而詞體遂全確定矣。俗所謂唐詩宋詞元曲者，非無因也。茲介紹諸名作家如下：

柳耆卿者，名永，初名三變，崇安人，景祐元年進士。官至屯田員外郎，故世號柳屯田。葉夢得避暑錄話曰：「柳永爲舉子時，多游狹斜，善爲歌詞，教坊樂工，每得新腔，必求永爲詞，始行於世。余仕丹徒，嘗見一自西夏歸朝官云，凡有井水飲處，卽能歌柳詞」，柳詞之廣傳可知也。

雨霖鈴

柳永

寒蟬淒切，對長亭晚驟雨初歇。都門暢飲無緒，方留戀處蘭舟催發！執手相看淚眼，竟無語凝咽！去年千里烟波，暮靄沈沈楚天闊。多情自古傷離別，更那堪冷落清秋節！今宵酒醒何處？楊柳岸曉風殘月！此去經年，應是良辰好景虛設

。便總有千種風情，更與何人說？！

東坡亦好作詞。清四庫全書東坡詞提要云：「詞自晚唐五代以來，以清切婉麗爲宗，至柳永而一變，如詩家之有白居易；至軾而又一變，如詩家之有韓愈」。時人比較蘇柳之詞曰：「柳郎中詞，只好十七八女孩兒，按紅牙板，歌『楊柳岸曉風殘月』；學士（卽東坡）之詞，須關西大漢，執鐵綽板，唱『大江東去』。」語雖近謔，情實相似。蓋柳鍾南方婉麗之秀，蘇得北方豪壯之氣也。

念奴嬌

蘇軾

大江東去，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！故壘西邊，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；亂石穿空，驚濤拍岸，捲起千堆雪。江山如畫，一時多少豪傑？遙想公瑾當年，小喬初嫁了，雄姿英發，羽扇綸巾，談笑間檣櫓灰飛烟滅！故國神游，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！人生如夢，一尊還酹江月。

當時有女作家李易安者，名清照，山東濟南人，自號易安居士。適趙明誠。屢遭亂離，故其詞如泣如訴，一發其胸中之鬱結。屬辭工，寫情熱，不愧宋之大家。辛稼軒等

多效易安體作詞，其見重可知。所作有漱玉詞六卷，今存者僅二十餘首耳。

聲聲慢（秋情）

李清照

尋尋覓覓，冷冷清清，悽悽慘慘戚戚，乍暖還寒時候，最難將息。三杯兩盞淡酒，怎敵他晚來風急！雁過也，正傷心，卻是舊時相識。滿地黃花堆積，憔悴損，而今又誰堪摘？守著窗兒獨自，怎生得黑？梧桐更兼細雨，到黃昏，點點滴滴。這次第怎一個愁字了得？

又有辛棄疾者，字幼安，歷城人，官至浙東安撫使，著有稼軒詞。清四庫全書稼軒詞提要曰：「其詞慷慨縱橫，有不可一世之概。於倚聲家爲變調，而異軍特起，能於剪紅刻翠之外，屹然別立一宗，迄今不廢」。

賀新郎（別茂嘉十二弟）

辛棄疾

綠樹聽啼鴉，更那堪杜鵑聲住，鷓鴣聲切！曉到春歸無覓處，苦恨芳菲都歇。算未抵人間離別，馬上琵琶關塞黑，更長門翠輦辭金闕，看燕燕，送歸妾。將軍百戰聲名裂，向河梁固頭萬里，故人長絕！易水蕭蕭西風冷，滿座衣冠似雪，正

壯士悲歌未徹！嗚鳥還知如許恨，料不嗚清淚長嘯血！誰伴我？醉明月！

詞有南北二派，南派婉約，北派豪放；婉約者欲其詞調之蘊藉，豪放者欲其氣象之恢宏。屬於南派者爲：李後主、晏元獻、柳耆卿、張子野、周美成、秦少游、李易安等及其他南宋諸名家是也。屬於北派者爲：蘇東坡、辛稼軒、劉改之等是也。世多謂南派爲正宗，北派爲變體，然決不能如此強立本支而蔑其各有之長處也。

第八章 金元時代之文學

一 總論

遼金元之興替——遼金元之文學概觀

遼爲古之契丹，起自松漠。太祖以兵經略四方，故禮文之事，多所未遑。及太宗入汴，取晉之圖書禮器而北，然後制度漸以修舉。自景宗至聖宗間，爲遼之極盛時代。以科目取士，士從下僚擢升侍從，駸駸有崇儒之美。但其風氣剛勁，三面鄰敵，歲時以蒐

猶爲務，故典章文物，甚闕如也。雖遼史文學傳所載，有蕭韓家奴、王鼎、耶律昭、劉輝、耶律孟簡、耶律谷欲之徒，終無足觀也。

東胡之別種，有女真者漸大。及阿骨打王立，自稱爲帝，國號大金，太祖是也。至太宗時，亡遼破宋，捕徽欽二帝而北還，大削奪中國土地。其初雖未有文字，但世祖以來，漸立教條；太祖既興，得遼之舊人用之，使介往復，使用自己之文字。至太宗時，立選舉之法。及伐宋取汴，而經籍之類，歸於其手，宋士亦多附之。至是以遼之遺文及宋之文教，而成金文學之源泉矣。熙宗祭孔子，北面執弟子禮。世宗章宗之世，儒風丕變，庠序日盛，士之繇科第而位至宰輔者，踵相接。當時儒者，爲專門名家之學，故朝廷之典策，鄰國之書命，粲然可觀。觀金史文藝傳所載之人，有韓昉、蔡松年，及其子珪、吳激、馬定國、任詢、趙可、郭長倩、蕭朮復、胡礪、王兢、楊伯仁、鄭子明、黨懷英、趙周昂、王庭筠、劉昂、李經、劉從益、李中孚、李純甫、王鬱、宋九嘉、龐籍、李獻能、王若虛、王元節、麻九疇、李汾、元德明、及其子好問諸人。

當宋寧宗時，蒙古之太祖起，乘金之衰弱而侵之。至太宗陷汴京，金之社稷，凡百

二十年而亡。至世祖滅宋，君臨中國，卽元是也。世祖雖下新字頌之詔，然不能廣用。惟其文學甚有可觀，雖詩有纖弱之諒，而元朝之最可誇耀者，卽小說戲曲之盛行，是亦於中國文學史上所當大筆特書者也。

二 元遺山

金代之文士——遺山傳略——遺山之詩——遺山以後之元詩人

金史文藝傳贊曰：「韓昉、吳激者，楚材而晉用之，亦足爲一代之文。蔡珪、馬定國之該博；胡礪、楊伯仁之敏贍；鄭子聃、麻九疇之英雋，王鬱、宋九嘉之邁往；三李之卓犖，純甫者知道；汾者任氣；獻能者尤以純孝稱；王庭筠、黨懷英、元好問，自足知名於後代；王競、劉從益、王若虛之吏治，不掩其文之長處；蔡松年者，文藝之中，至爵位之最重者」云云。故金代之文章，韓昉吳激導其先，楊雲翼趙秉文爲之中興，獨於其末，出元遺山，而足添其光彩。

元遺山，名好問，字裕之，太原定襄人。其系出於拓拔魏，父元德明，實金代之文

學名士也。遺山之詠箕山琴臺等詩，趙秉文見之，以爲自少陵以來，無此作者；以書招之，於是其名震於京師，京師目之爲元才子。正大年間，辟爲鄆州之南陽令，轉爲內鄉令，爲尙書都省掾。天興之初，入翰林，適金之社稷傾覆，於是復仕於元。汴梁以來，故老皆盡，遺山獨爲一代之宗匠，以文章獨步於世者幾三十年，每以著作自任，修金史，輯中州集百餘卷。及金源君臣言行錄，卒年六十有八。

元遺山固不能比於唐宋各大家，然其人生於朔北，繼朔北豪健之血脈，承朔北山河崔嵬之氣概，時值社稷滅亡，故其發言，悲壯激越，感愴者多。郝經評之曰：「以雅言之高古，雜言之豪放，足以繼坡谷；有古文之體，有金石之例，足以比肩蔡黨；樂章之雅麗，情致之幽婉，足以追蹤稼軒」。遺山之才，在金朝實爲重也。

箕山

元好問

幽林轉陰崖，鳥道入跡絕，許君棲隱地，惟有太古雪；人間黃屋貴，物外祇白潔，尙厭一瓢喧，負重寧所屑；降衷均義稟，汨利忘智決，得隴又望蜀，有齊安用薛；干戈幾蠻觸，宇宙日流血，魯連蹈東海，夷齊采薇蕨；至今陽城山，衡華兩

邱垤，古人不可作，百念肺肝熱；浩歌北風前，悠悠送孤月。

橫波亭爲青口帥賦

同上

孤亭突兀插飛流，氣壓元龍百尺樓，萬里風濤接瀛海，千年豪傑壯山邱；疏星淡月魚龍夜，老木清霜鴻雁秋，倚劍長歌一杯酒，浮雲西北是神州。

遺山以後，博得元代詩人之稱者，有虞集，有楊載揭傒斯，薩都刺，皆以北人而窳於華贍之辭，巧於宮詞；爲之殿者有楊維禎。雖然，元之詩概近於織，若唐宋之風格，終不能見之。

費無隱丹室

虞集

碧雲雙引樹重重，除卻丹經戶牖空，一徑綠陰三月雨，數聲啼鳥百花風；年深不計栽桃客，夜靜長留賣藥翁，幾度到來渾不語，獨依秋色數歸鴻。

暮春遊西湖北山

楊載

愁耳偏工著雨聲，好懷常恐負山行，未辭花事駸駸盛，正喜湖光淡淡晴；倦憩客猶勤訪寺，幽棲吾欲厭歸城，綠疇桑麥盤櫻筍，因憶離家恰歲更。

贈彈箏者

薩都刺

銀甲彈冰五十絃，海門風急雁行偏，故人情怨知多少，揚子江頭月滿船。

雨後雲林圖

楊維禎

浮雲戴山山欲行，橋頭雨餘春水生，便須借榻雲林館，臥聽仙家雞犬聲。

三 小說與戲曲之發達

中國小說戲曲發達遲遲之原因——前代小說戲曲之特質——水滸傳——三國志——雜劇——西廂記——琵琶記

上自先秦，下至宋代，中國之文學史上，何寂然而無聞小說戲曲之記載耶！此蓋中國之特色，而歐洲文學史則不然也。其所以然者，蓋亦傾倒於北方思想之故。北方思想，純乎儒教之勢力，故其結果，并小說戲曲而輕侮之，即作者自觀，亦以爲末技小道。蓋從儒者之見地觀之，則文章者，乃經國偉事，至小說戲曲，畢竟塵芥而已，傷風敗俗之害物而已。北方思想既不適於小說戲曲之產生，而讓於思想富贍之南方人發達之者，

非無因也。

且自元以降，就小說戲曲之發達觀之，亦尙爲北方思想所繫縛，鎔鑄於儒教模型之內，其傾向昭昭也。卽所謂假之以勸善懲惡，警世易俗，贊聖道，輔王化，而爲經世治國之一助者，此之謂也。

中國之小說戲曲，其發源本甚早。如莊子之寓言，方士虞初之小說九百，如稗官，皆起於周末漢初；至漢魏以下，所傳之穆天子傳，飛燕外傳，如裴劍集之傳奇，五朝小說所載之紅線傳，崑崙奴傳等，其數夥多，雖或爲後世戲曲小說之粉本，亦不可不謂爲小說戲曲之發達也。然其發達而臻於可觀者，實在於元代。

至宋末而有彈詞小說者起，混俗語爲演義，其尤者爲宣和遺事，元代之水滸傳，卽取此爲粉本。水滸傳以百二十回本爲正本，至於作者，雖紛議不決，余則從施耐庵所作之說。觀其首尾貫徹，描三十六箇人物，均如躍躍欲活，極描寫手腕之能事，實爲中國小說中有數之作，其文辭亦雄渾爽利，洵可稱壯絕快絕之妙文也。

與水滸傳相並者有三國志演義，相傳爲羅貫中作，尙未可信。依續文獻通考，則謂

非羅貫中而爲羅貫。貫字本中，杭州人，所編撰之小說有數十種云。三國志以演義之體，據正史之事實而作。從其脚色與其文辭觀之，未免拙劣，終不敵水滸傳；且其真本之存否，議亦未決。謝肇淛評曰：「以悅里巷之小兒則可，而爲士君子所不足道」，其說甚當。

樂府者，一轉而爲詩餘（詞），再轉而爲曲。元代之戲曲盛行，而雜劇之作者亦輩出。所謂稗官廢而傳奇作，傳奇作而戲曲繼也。宋有戲曲唱譚，至金而爲院本雜劇諸宮調；而爲爲院本，爲雜劇，名雖異，實則一也。曲有南北，二曲皆從金元入中國，所用胡樂，其音嘈雜凄緊。中國之詞，不快於北耳，故爲新聲用之，卽北曲也。雖然，北曲復不諧於南耳，故變新體而爲南曲。北之特色爲勁切雄麗；南之特色在清峭柔遠。北之字多，而於調促之處見筋節；南之字少，而於調緩之處著丰神。北則詞情多而聲情少，南則詞情少而聲情多。北之力在於絃，南之力在於板。北宜和歌，南宜獨奏。此兩者之大較也。

彙英編所稱之雜劇五百五十六本，元五百三十本，內無名氏一百七本，娼夫十一本

。尤優者有元人百種之著。而北曲（雜劇）之優者爲西廂記；南曲（傳奇）之最者爲琵琶記。

西廂記取唐元微之所作之會真記爲粉本，或曰關漢卿作，又云王實甫所著，後說近似。總成十六折，其脚色雖單純，其全篇爲一片情話，但其詞采，則稱千古絕調，非誇言也。金聖歎以「左傳莊生之文，以駘宕勝；孟子七篇以奇峭勝；國策以匪綴勝；太史公以龍從勝。夫莊子孟子國策太史公，又何足道？吾獨不意西廂記爲一傳奇，而於其用法，乃兼有數書之長」，亦豈敢阿私好而爲此語乎？錄驚夢一折如下以示例。

驚夢

張生引琴童上云：離了蒲東早三十里也，兀的前面是草橋店宿一宵，明日早行，這馬百般不肯走呵。

（雙調）（新水令）（張生唱）望蒲東蕭寺暮雲遮，慘離情半林黃葉；馬遲人意懶，風急雁行斜，愁恨重疊，破題兒第一夜！

（步步嬌）昨宵個翠被香濃熏蘭麝，故珊瑚把身軀兒起，臉兒廝搵者；仔細思量

，可惜得別！鋪雲髻，玉梳斜，恰似半吐初生月。

早至也，店小二哥那里？店小二云：官人俺這里有名草橋店，官人頭房裏下者。

張生云：琴童撒和了馬者，點上燈來，我諸般不要喫，只要睡些兒。琴童云：小人也辛苦，待歇息也。就在床前打鋪，琴童先睡着。

張生云：今夜甚睡魔到得我眼裏來！

（落梅花）旅館欹單枕，亂蛩鳴四野，助人愁！紙窗風裂，乍孤眠被兒薄又怯，冷清清幾時溫熱！

張生睡科，反覆睡不着科，又睡科，入夢科。

自問科，云：這是小姐的聲音呀。我如今卻在那里？待我立起身來聽咱。

內唱張生聽科。

（喬木香）走荒郊曠野地，不住心嬌怯！喘吁吁難將兩氣接，疾忙趕上者！

張生云：呀！這明明是我小姐的聲音，他待趕誰來？待小生再聽咱。

（攪琵琶）打草驚蛇，他把俺心腸撻；因此不避路途賒，瞞過夫人，穩住侍妾；

張生云：分明是小姐也！聽咱。

見他臨上馬，痛傷嗟；哭得我似癡呆，不是心邪；自別離已後，到西月初斜，愁得陡峻，瘦得暈黯，半個日頭早掩過，翠裙三四褶，我曾經這般磨滅；

張生云：然也，我的小姐，只是你如今在那里呵？又聽科。

（錦上花）有限姻緣，方纔寧貼，無奈功名，使人離缺；害不了愁懷，恰纔較些，掉不下思量，如今又也！

張生云：小姐的心分明便是我的心，好不傷感呵！吁科，再聽科。

（後）清霜淨碧波，白露下黃葉，下下高高，道路拗折，四野風來，左右亂颺，俺這里奔馳，你何處困歇？

張生云：小姐，我在這里也，你進來波。

忽醒云：哎呀，這卻是哪兒？看科，吓，原來是草橋店。喚琴童，熟睡不應科，仍復睡科，睡不着，反覆科，再看想科。

（清江引）（張生唱）呆打孩，店房裏沒話說，悶對如年夜！

翠童：不知此時甚時候了？

是暮雨催寒蛩？是曉風吹殘月？真個今宵酒醒，何處也？

睡著科，重入夢科。

鶯鶯上敲門云：開門！開門！張生云：誰敲門哩？是一個女子聲音，作怪也，我不要開門呵。

（慶宣和）是人呵，疾忙快分說；是鬼呵，合速滅！

鶯鶯云：是我，快開門咱。

張生開門科，攜鶯鶯入科。

聽說罷將香羅袖兒拽，原來是小姐！小姐！

鶯鶯云：我想你去呵，我怎得過日子？特來和你同去。張生云：難得小姐心腸也。

（喬牌兒）你爲人真爲徹，將衣袂不籍，繡鞋兒被露水泥沾惹，脚心兒管踏破也！

（甜水令）你當初廢寢忘餐，香消玉減，比花開花謝，猶自較爭些；又便枕冷衾

寒·鳳隻鸞孤，月圓雲遮，尋思來，怎不傷嗟！

（折桂令）想人生最苦是離別，你憐我千里關山，獨自跋涉；似這般掛肚牽腸，倒不如義斷恩絕！這一番花殘月缺，你不戀豪傑，不羨驕奢，只要生則同衾，死則同穴。

卒子上，張生驚科。

卒子云：方纔見一女子渡河，不知那里去了，打起火把者。走入道店裏了，將出來，將出來。張生云：卻怎生了也！小姐，你靠後些，我與他說話。鴛鴦下。

（水生子）你硬圍着普救下鐵揪，彈當住咽喉伏劍鉞，賊心賊腦天生劣？

卒云：他是誰家女子？你敢藏着！

休言語，靠後些，杜將軍你知道是英傑，覷着你化爲醜普，指一指，教你做膏血，看匹白馬來也。

卒子怕科，卒子下。

張生抱琴童云：小姐你受驚也？童云：官人怎麼？

張生醒科，做煮科，呀，原來是一場大夢。且將門兒推開，看只見一天露氣，滿地霜華。曉星初上，殘月猶明，無端燕雀高枝上，一枕鴛鴦夢不成。

（雁兒落）綠依依，牆高柳半遮；靜悄悄，門掩清秋夜。疏刺刺，林梢落葉風，昏慘慘，雲際穿窗月，顫巍巍，竹影走龍蛇，虛飄飄，莊生夢蝴蝶；絮叨叨，促織兒無休歇，韻悠悠，砧聲兒不斷絕，痛煞煞傷別，急煎煎，好夢兒難難捨，冷清清咨嗟，嬌滴滴玉人何處也？

童云：天明也，早行一程兒，前面打火去。

（鴛鴦煞）柳絲長，咫尺情牽惹，水聲幽，彷彿人嗚咽，斜月殘燈，半明不滅，舊恨新愁，連綿鬱結，別恨離愁，滿肺腑，難陶寫，除紙筆代喉舌，千種相思對誰說？

琵琶記者，元末人高東嘉名則誠者所著，敘孝婦貞妻之行路難，全篇之趣向，比於西廂，則複雜而多趣。其文辭雖比西廂婉麗，不免稍遜，然清雅而又備冷豔之態。毛聲山嘗以琵琶記與西廂記相比較，而評之曰：「王實甫之西廂，好色而不淫；高東嘉之琵琶

，怨悱而不亂；西廂近於風，琵琶近於雅。琵琶勝於西廂有二：一曰情勝，二曰文勝。西廂之情，則佳人才子，花前月下，私期密約之情也；琵琶之情，則孝子賢妻，敦倫重誼，纏綿悱惻之情也，是琵琶之情勝於西廂處也。西廂妙文，琵琶亦妙文；然西廂之文中，往往雜用方言，而琵琶無之，是琵琶之文勝於西廂處也」。雖然，孝子賢妻敦倫重誼纏綿悱惻之情，與佳人才子花前月下私期密約之情，果有勝乎？何所見而云然？聲山之說，亦未免深染儒教的倫理觀也。且以琵琶之文優於西廂，其理由亦不充分。豈混方言之戲曲，不若純平文語闕之戲曲乎？評者視戲曲與正史經書為同一之觀念，其評之不當，不問可知矣。惟明之湯若士評琵琶曰：「琵琶記者，都從性情上著工夫。并不以詞調巧倩為長」，可謂得其理矣。

水滸三國與西廂琵琶，合稱為元代之四大奇書。及後世之金瓶梅西遊記出，配水滸三國志，亦有中國小說四大奇書之名。元代戲曲之傑出者，於西廂琵琶外，如拜月，如荆釵，名作甚多。蓋元代通俗文學之發達，所以如是者，由於宋末先燃其導火線故也。

元代如詩，如史筆，如論文，可傳於文學史上者殆少，獨有小說戲曲之彩華盛開，

在中國爲空前特異之精彩，於文學界放一道大光明者，亦氣運使然爾，豈偶然哉！

第九章 明代之文學

一 總論

八股文之束縛——明儒皆宗宋而無新創——明代詩文之復古傾向

太祖既滅元而統一中國，頗注意於內治，大興文教，不遺餘力，故有明一代，而文學亦斐然成章。以經義定取士之法，所謂八股文者即起於此時。八股文者，經義之文也，前講四股，後講四股，故名之曰八股。八股文在形式上之束縛，較之四六駢儷，有過之無不及。故有明一代，而爲鑄型的文學，使有氣力之文學不見發達者，其弊在此。

明之學業，多嘗宋之糟粕。宋濂、劉基、王禕、方孝孺之徒，出於建國之際，文名蓋世，而其所奉者，實在於釋朱。英宗之世，薛瑄出，又唱道程朱之說；曹端、胡居仁之徒亦倣之；及陳獻章出，而江門之學起。獨王守仁祖述陸子，倡良知良能之說，眼空一

世，直與宋儒朱子之壘相摩，而其徒爲姚江之學派。

明代文章家之可傳者，於國初有宋濂、方孝儒、王守仁、歸震川之徒，而以宋濂爲最剛勁。

秦士錄（抄略）

宋濂

鄧弼，字伯翊，秦人也；身長七尺，雙目有紫稜，開合閃閃如電，能以力雄人；鄰牛方鬪，不可擊，拳其背，拆仆地。市門石鼓十人弗能舉，兩手持之行。然好使酒，怒視人，人見輒避曰，狂生不可近，近則必得奇辱。一日，獨飲娼樓，蕭馮兩書生過其下，急牽入共飲。兩生素賤其人，力拒之。弼怒曰，君終不我從，必殺君，亡命走山澤耳，不能忍君苦也。兩生不得已，從之。弼自據中筵，指左右揖兩生坐，呼酒嘯歌以爲樂。酒酣，解衣箕踞，拔刀置案上，鏗然鳴，兩生雅聞其酒狂，欲起走，弼止之曰，勿走也，弼亦粗知書，君何至相視涕唾？今日非速君飲，欲少壯胸中不平氣耳。四庫書從君問，卽不能答，當血是刀。兩生曰，有是哉？遽摘七經數十義叩之，弼歷舉傳疏，不遺一言，復詢歷史，上下三千年

，纚纚如貫珠。弼笑曰，君等伏乎未也？兩生相顧，慘沮不敢再有問。弼索酒披髮跳叫曰，吾今日壓倒老生矣。古者學在養氣，今人一服儒衣，反奄奄欲絕，徒欲馳騁文墨，兒撫一世豪傑，此何可哉？君等休矣！兩生素負多才藝，聞弼言大愧；下樓，足不得成步。歸詢其所與遊，亦未嘗見其挾冊呻吟也。

至於詩，則沈德潛序明詩別裁曰：「宋詩近腐，元詩近纖，明詩其復古也。而二百七十餘年中，又有升降盛衰之別。嘗取有明一代之詩而論之，洪武初，以劉伯溫之高格，並高季迪袁景文諸人，各逞才情，連鑣並軫，然猶存元代之餘風，未極隆時之正軌。永樂以還，體崇臺閣，駘散不振。弘正間，獻吉仲默，力追雅音，庭實昌穀，左右驂斬，古風未墜；餘如楊用修之才華，薛君審之雅正，高子業之冲淡，俱稱斐然；于麟元美，益以茂秦，接踵於曩哲。其間雖規格有餘，未能變化，識者咎其自得之趣尠，然其菁英，彬彬乎取大雅之章。自後正聲漸遠，繁響競作，公民袁氏，竟陵鍾氏、譚氏，比之自鄙無譏。蓋詩教衰而國祚亦爲之衰，此升降盛衰之大略也」。此可謂論明詩之變遷，略而得當者。明代詩之最尤者，爲國初高季迪。永樂以後，臺閣體盛，其間李東陽出而

反抗之。李獻吉何仲默等七子出，唱道復古之說，文言秦漢，詩稱盛唐。其後李于鱗王元美等出，紹述李何，稱後七子，歸震川出而力排之。然至其末，袁宏道等爲輕靡之調，又一變而爲清新冲澹之詩風。而小說戲曲，踵於元代，乃多可觀之作。

概而論之，則明代文學，復古之文學也。李何李王，前後七子之徒，唱復古，反抗之者唱唐宋，其所宗時代，雖有前後，而於復古則一也。蓋宋代思慮家之清新潑刺，其反動爲明代拘執迂泥之思想界；除王陽明一派，悉莫能振。其於文學，要亦不能超越此等復古氣運也。

二 高青邱

劉伯溫之詩——青邱之傳略——青邱之性格——薄命詩人——青邱詩評——其他諸詩家

太祖之起也，劉基從之，有偉功。基字伯溫，青田人，以功封誠意伯。後爲胡惟庸所毒死。元季之詩，都尙辭華，伯溫獨標高格，欲追逐韓杜。其樂府較古詩爲高，古詩

較近體爲高，五言近體又較七言爲高。

走馬引

劉基

天冥冥，雲濛濛，當天白日中貫虹；壯士拔劍出門去，手提饑頭擲草中！擲草中，血漉漉，追兵夜壘深谷伏，精神感天天心哀，太乙乃遣天馬從天來；揮霍雷電揚風埃，壯士一呼天馬馳，橫行白晝吏不敢窺；戴天之恥自古有必報，天地亦與相扶持；夫差徒能不忘而報越，棲於會稽又縱之，始知壯士獨無愧，魯莊何以爲人爲！

玉階怨

同上

長門燈下淚，滴作玉階苔，年年傍春雨，一上苑牆來。

高青邱者，與劉基同時，不獨標於國初，且有明一代之最卓越者也。高青邱名啓，字季迪，吳郡人，少警敏，力學工詩，上窺建安，下逮開元。其文亦尙氣，多辯難攻擊之體。青邱在吳淞江上，歌詠終日以自適。其人好權略，聳人聽聞，惘然以爲天下無人。修元史，授翰林國史編修官。後辭去，賜金還，復遨遊於浦里之墟，銳志不少衰。居

無何，遊於鄂，適江夏魏觀舊治郡。青邱爲觀作上梁文，連坐腰斬於市，時年三十九。然其獲罪之因，實坐作諷刺詩云。

青邱之詩，與其年爲比例可謂甚多。有吹臺集、缶鳴集、江館集、鳳臺集、青邱集、南樓集、姑蘇集、勝王集等，凡二千首。文有鳧藻集，詞有扣舷集。曾序缶鳴集曰：「古人之詩，不專意爲之。國風之作，發於性情之不能已，豈以爲務乎？後世殆有名家者，一以此爲事而不他顧，疲殫心神，搜刮萬象以爲工。求於言語之間，所得意則歌吟舞蹈，舉世所樂者，不足以易之。深嗜篤好，以之取禍，雖方糶困迫，亦不忍廢，謂之惑也，宜矣。」青邱爲詩，可謂嗜之深矣。青邱者，南方人也。故其爲詩情感迸發。然其詩才，實屬天賦。矯逸而才氣橫溢，所謂穠麗無粉澤，清新復高古，優入盛唐，命意騁辭，如健鶻橫空，如快馬歷塊，如春園桃李，如秋汀蘋蓼，超逸不羣，俊麗可喜是也。其爲辭偉麗雄健，絕無纖弱氣，沈德潛評之曰：「侍郎之詩，上自漢魏盛唐，下至宋元諸家，無不出入其間，推一時之大作手。特才調有餘，蹊徑未化，故一變元風，未直追大雅云。」又可謂能挾得其所短者，青邱詩實有此弱點也。

明皇秉燭夜遊覽

高 啓

花萼樓頭日初墮，紫衣催上宮門鎖，大家今夕宴西園，高懸銀盤百枝火；海棠欲睡不得成，紅妝照見殊分明，滿庭紫燄作春霧，不知有月空中行；新譜霓裳試初按，內使頻呼燒燭換，知更宮女報銅籤，歌舞休催夜方半；共言醉歌終此宵，明日且免羣臣朝，只愁風露漸欲冷，妃子衣薄愁成喬；琵琶羯鼓相追逐，白日君心歡不足，此時何暇化光明，去照逃亡小家屋；姑蘇臺上長夜歌，江都宮裏飛螢多，一般行樂未知極，烽火忽至將如何？可憐蜀道歸來客，南內淒涼頭盡白，孤燈不照返魂人，梧桐夜雨秋蕭瑟。

送沈左司從汪參政分省陝西任由御史中丞出

賁臣分陝去臺端，賓從威儀盡漢官，四塞河山歸版籍，百年父老見衣冠；函關月落聽雞度，華岳雲開立馬看，知爾西行定回首，如今江左是長安。

送李使君鎮海昌

同 上

海風千里捲雙旌，按轡初聞屢部情，人雜烏夷爭午市，潮隨山雨入秋城；鳴孤不

近睢陽廟，突騎猶屯廣利營，肯掃帳中容我醉，夜深燃燭臥談兵。

約與青邱同時者，有楊基、張羽、徐賁、張簡、袁凱、劉崧、林鴻之徒，皆以詩名。如楊基，如袁凱，雖如鐵中之錚錚者，而有或近於纖，或乏變化，或骨格不高之謂；比之青邱，則自不能追及。

長江萬里圖

楊基

我家岷山更西往，正是岷山發源處，三巴春霽雪初消，百折千回向東去。江水東流萬里長，人今漂泊向他鄉，煙波草色時牽恨，風雨猿聲欲斷腸。

京師得家書

袁凱

江水三千里，家書十五行，行行無別語，只道早還鄉。

姑蘇曲

李崧

蘇城頭鳥夜啼，姑蘇臺上風淒淒，芙蓉露冷秋香死，美人夜泣髮蛾低。銅龍咽寒更漏促，手撥繁絃轉紅玉，鴛鴦飛去雁廊空，猶唱吳宮舊時曲。

明初詩人之作，其琅琅可誦之清婉篇什，亦錄一二於下：

暮歸山中

藍仁

暮歸山已昏，濯足月在澗，衡門棲鵲定，暗樹流螢觀，妻孥候我至，明燈共蔬飯，佇立松桂涼，疎音隔河漢。

白雁

顧文昱

萬里西風吹羽衣，獨傳霜翰向南飛，蘆花映月迷清影，江水含秋點素輝，錦瑟夜調冰作柱，玉關晨度雪霑衣，天涯兄弟離羣久，皓首江湖猶未歸。

三 李何七子與李王七子

永樂以後之文運——李東陽之詩——李何七子之詩——其風骨——李王七子之詩——其風骨——其他諸人——明末之文運

太宗永樂以後，臺閣體流行之秋，詩運不振之際也。楊子奇曾榮之徒出，雖皆鳴於一時，亦無如明初之骨格者。

漢江夜泛

楊子奇

泛舟入玄夜，奄忽越江干，員景頽西林，列宿燦以繁，凝霜飛水裔，回飄蕩微瀾，孤鴻從北來，哀鳴出雲間；時遷物屢變，游子殊未還，短褐不掩脛，歲暮多苦寒，悠悠念行邁，慊慊懷所權；豈不因時命，苦辛誠獨難，感彼式微詩，喟然興其歎！

維揚懷古

曾 棨

廣陵城裏昔繁華，煬帝行宮接紫霞，玉樹歌殘猶有曲，錦帆歸去已無家；樓臺處處迷芳草，風雨年年怨落花，最是多情汴堤柳，春來依舊帶栖鴉。

然反動之氣運漸起，李東陽出順天之際，排永樂以後之詩風，而一振之。其所作者，頗存唐宋之餘韻流風，延而致復古之氣運，又其潮之一上一下耳。

遊岳麓寺

李東陽

危峯高瞰楚江干，路在羊腸第幾盤，萬樹松杉雙徑合，四山風雨一僧寒；平沙淺草連天遠，落日孤城隔水看，薊北湘南俱入眼，鷓鴣聲裏獨凭欄。

倚東陽而唱復古者，有李何七子，明代之文運至此一變。

李夢陽，字獻吉，慶陽人也。弘治六年，陝西鄉試舉第一，明年成進士，官戶部員外。彈壽寧侯，下獄，得釋。其後應詔上書，陳二病三害六漸，凡五千餘言，極論得失。夢陽才思雄鷲，卓然以復古自命。弘治時，宰相東陽主文柄，天下翕然宗之，夢陽獨譏其萎弱，言文必秦漢，言詩必盛唐，非是者不道。與何景明、徐禎卿、邊貢、朱應登、顧璘、陳沂、鄭善夫、康海、王九思等，號十才子。又與景明、禎卿、貢、海、九思、王廷相、號七才子。

何景明，字仲默，信陽人也。弘治十一年，舉於鄉，年方十五。十五年成進士第，授中書舍人。與李夢陽輩唱古詩學，夢陽最雄駿，景明稍後出，相與頡頏，景明夢陽相並，有國士之稱。然兩雄不並立，後遂反目。夢陽主摹擬，景明主製造，相馳驅於文壇之上，夢陽之五言古，宗陳思康樂，然過於雕刻，未極自然。七言古稱雄渾悲壯，縱橫變化。七言近體稱開合動盪。然要其所長，在於雄渾；而何景明詩以秀朗勝。

送李中丞赴鎮

李夢陽

黃雲橫天海氣惡，前飛鷲鶴後叫鶴，陰風夜撼醫巫閭，曉來雪片如手落；中丞按

轡未視師，躬歷險隘，揮熊貔，已嚴號令，偃鼓角，更掃日月，開旌旗；椎牛李牧將士，躍，射虎李廣匈奴知，屯田金城古不謬，賣劍渤海今其時；寒門蕭蕭風馬鳴，長城雪殘春草生，低飛鴻雁胡沙靜，遠遁鯨鯢翰海青。不觀小范擒戎日，誰信胸中十萬兵？

鱗魚

何景明

五月鱗魚已至燕，荔枝盧橘未能先，賜鮮徧及中瑤第，薦熟應開寢廟筵；白日風塵馳驛騎，炎天冰雪護江船，銀鱗細骨堪憐汝，玉筍金盤敢望傳。

李何餘風，又出李王七子。李攀龍，字子鱗，歷城人也，其始官刑曹。漢州李先芳，臨清謝榛，孝豐吳維岳輩唱詩社，乃往依之。時有王世貞字元美者，太倉人也，嘉靖二十六年成進士，年方十九，好作詩古文，先芳引之入社，遂與攀龍定交。明年，先芳出爲外吏。又二年，宗臣梁有譽入社，是謂五子。未幾，徐中行，吳國倫亦入，乃改稱七子。諸人多少年，才高氣銳，互相標榜，視當世如無人，七才子之名，播於天下。既而先芳擯維岳，不與同列，兩人恨徹骨；其後榛亦被擯，攀龍遂魁其羣。其持論云：「

文自西京名詩自天寶以下，俱不足觀」。諸子翕然和之，非是則詆爲宋學。攀龍才思勁鷲，最高，獨心重世貞，天下並稱王李云。又李夢陽與何景明並稱何李王李云。其詩務以聲調勝，然辭意不能無重複。所擬樂府，至更古數字，以爲己作。文則齷牙佶屈，讀者不能終篇，至是而復古之弊亦甚矣。

名山藏文苑記云：「一日攀龍傾酒，謂世貞曰：『夫天下有偶而無孤美，於人亦然；孔氏之世，乃有左丘』。世貞瞪目不答。攀龍遽曰：『吾失言，有老聃耳』。若夫論才之高下，則世貞過於攀龍，如樂府古體，世貞實勝攀龍遠甚。然二者皆有摹倣之弊，或不及變形，或失於露骨，終鮮神來之韻也。」

古意

李攀龍

秋風西北起，吹我遊子裳，浮雲從何來，安知非故鄉？蕭蕭胡馬鳴，翻翻下枯桑，暮色入中原，飛蓬轉戰場；往路不可懷，行役自悲傷。

西宮怨

王世貞

點點蓮花漏未央，乍寒如水浸羅裳，誰憐金井梧桐露，一夜鴛鴦瓦上霜。

李王七子中，得與李王相比者，爲謝榛。榛字茂秦。沈德潛評之云：「五言近體，句烹字鍊，氣逸調高，七子中故當推獨步」。

榆河曉發

謝榛

朝輝開衆山，遙見居庸關，雲出三邊外，風生萬里間；征塵何日靜，古戍幾人閒，忽憶棄繻者，空慚旅鬢斑。

抗李王七子，推唐宋諸家者，雖有如王遵巖、唐荆川，然能與宋濂相對稱，爲明代之文宗者，實歸有光也。有光字熙甫，崑山人也。嘉靖十九年舉於鄉試。不第，授徒居嘉定，築亭於江上，讀書談道學，其徒常數百人，稱爲震川先生。四十四年，始成進士，授長興知縣，用古教化而治焉。隆慶四年，太學士高拱，趙貞吉知有光，引爲南京太僕丞，修世宗實錄，卒於官。有光爲古文，本於經術，好太史公之書，而得其神理。時王世貞主盟文壇，而甚有力，有光能排，目爲妄庸巨子，世貞大憾。其後亦心折於有光，爲之讚曰：「千載有公，繼韓歐陽；余豈異趨？久而自傷！」其推重如此。而與震川俱排李王者，有湯顯祖、茅坤之徒，其弊又流爲袁宏道兄弟之諧謔，鍾伯敬之怪奇。李

卓吾出於其間，以奇峭之文辭，唱道奇拔之說，又常謂爲一代之奇士也。

高攀龍出於萬曆之頃，學陶淵明，得其天趣；歸子慕之詩亦雅淡，詩品與高相似。程嘉燧之詩，以娟秀無塵稱；鄭琰則有燕趙悲歌之聲；陳子龍盡力欲拯詩道之衰；故至明末，文運又一振云。其他當明社傾覆之時，殉節之士，如梁朝鐘、黃淳耀、吳易、夏完淳、鄺露；其他如錢秉鐙、顧絳、王翊、杜濬、余澹心，吟咏之篇不尠；僧則如梵琦、宗泐、宋仁、道衍、明秀，閨秀如郭貞順、陸涓、沈瓊蓮、屈安人、黃安人、方維儀、黃幼藻、商景蘭、曹壽奴；當時詩運雖微，未全墜地；不獨不墜，其流風餘韻，入清而鼓舞一代之文氣，稱清初之大家者，類皆明之遺民也。今錄明末閨媛詩一首，以終此節。

送夫人入覲

屈安人

君往燕山去，棄妾雒水傍，雒水向東流，妾魂隨飛揚；丈夫輕離別，所志在四方，努力事明主，肯爲兒女傷？君有雙老親，垂白坐高堂，晨昏妾定省，喜懼君自量；珍重復珍重，丁寧須記將，旣爲遠別去，飲余手中觴；莫辭手中觴，爲君裝

行裝，陽關歌欲斷，柳條絲更長。

四 小說與戲曲

西遊記——金瓶梅——湯顯祖與戲曲——顯祖傳略——所謂玉茗堂四夢——牡丹亭

明代小說之最足稱者爲西遊記，相傳爲長春真人所作，或曰，係長興縣丞吳承恩作。全書共一百回，假唐僧玄奘赴天竺求經之譚，說人間之性情，述解脫之方便，釋幽玄之教理，意馬心猿，制千種萬態之情慾，終達解脫彼岸之光景，依一枝靈筆，顯躍行間，足徵作者手婉之巧妙也。

與是相並者有金瓶梅，以複雜之清話，將各個脚色之性格，一一寫出，亦不世之佳品也。惜流於穢褻，殆近淫書耳。

其他演義小說之類，出者紛如，惟其有介紹之價值者，止前二書。

作戲曲者雖有沈青山、陳大聲等諸家，然其最足傳者，實監川人湯顯祖也。顯祖字

若士；以進士授南京太常博士，遷禮部主事。星變之際，上書，謫於徐，遂遷昌州，行知縣事。滅虎縱囚，有令名。其後奪官，家居二十年而卒。作傳奇四種，牡丹亭還魂記、邯鄲夢、南柯記、紫釵記是也。

當明七子出，古文辭復興之時，顯祖以宋濂爲宗，與歸震川等相排擊。其所居名玉茗堂，文史狼籍，雞豕圈雜沓，而顯祖坐其間，俯仰自得。胸中所鬱積者，發爲詞曲，洗蕩情塵，銷歸烏有，其逸觀如此。

玉茗堂傳奇四種，皆說夢，故有玉茗堂四夢之名。如牡丹亭佳人，於夢中遇一秀才；邯鄲夢說邯鄲之枕；南柯記夢遊蟻國；紫釵記夢得俠者之助；莫不取夢配之。顯祖所得意者，在其詞曲。然自其脚色論之，則邯鄲夢、南柯記、紫釵記之類，甚不足取。

獨以牡丹亭還魂記之作，顯祖之名，足以不朽。書中演杜麗娘夢書生折柳，情不能禁，常自寫真，終則憂鬱病死，葬於梅花道院後三年。向所謂夢中之人者，偶來宿於梅花道院，與鬼通夢，鬼自謂見閻王於廳前，閻王許其回生，乃發墓而復蘇。此所謂夢中人者，乃書生柳夢梅也。相與赴京，得爲狀元。然麗娘之父，是時軍於淮陽，不償其女

復蘇，而夢梅遂遭奇禍。至於其末，暗雲終霽，夫妻浴於恩光，此全書梗概也。且趣向既幻且奇，而能極力寫出其情，作者想像力之豐富，可以知矣。幻非幻，奇非奇，情之力也；能爲夢中之戀而死，死而復蘇，蘇而夢中之人歸於現實，將一熱情女郎，活現於紙上矣。况其詞曲，上配於西廂記而無遜色，爲政治家而失敗，爲古文辭復與排擊家而不成之湯若士者，獨以爲詞人，其成功而得傳於後世也宜矣哉！

第十章 清代之文學

一 總論

清代學風之不變——考證學之盛况——文學之影響——開海禁以後中國文化之障乎列國之後

先秦諸子之談理，其反動爲漢唐訓詁之學；宋儒言性理，其反動爲清之考證。有清康熙乾隆之時，實中國學術史上一大放光明之時，不獨文學已也。佩文韻府、淵鑑類函

、康熙字典之類，皆成於康熙之世；世庫全書總目、大清一統志之類，修於乾隆之世；所謂文質彬彬，經術詩文，無一不盛之世也。其時上有英主，如聖祖高宗，下有碩學之名家輩出，洋洋乎美哉！考證之學風，開於此矣。如閻若璩、毛奇齡、段玉裁、焦循、戴震等之徒出，皆考據名家也。而施愚山王漁洋之詩，朱竹垞方望溪之文，史論家則有趙翼，傳奇作家則有李漁，皆足爲一時之秀。

代表有清一世學風之考證學派者，爲閻若璩。若璩字百詩，太原人。辨覈一書，必檢數書以相徵；每析一義，反覆窮思，飢不食，渴不飲，必得其解而後止。當時人云，書經者璩之眼，則紕繆百出，貽笑人口，學者皆不免爲其譏詆。世宗在潛邸，聞其名，手書延至京師，呼爲先生而不名，執手賜坐，日使進見。其辨著書，每觀一篇，未嘗不稱善，寵遇特殊。及病篤，請移於外，以大牀爲輿，上施青紗帳，以二十人舉之，移於城外十五里之地，安穩如臥於牀簀，不覺其行。康熙四十三年六月卒，年六十九。世宗作詩輓之，又爲文祭之，其所著有日知錄補正、尚書古文疏證、困學紀聞注等。其孫學林商輯遺書，作潛邸劄記六卷，嘗題曰：「一物不知，以爲深恥；遭人而問，少有寧日。」

；彼一生致力於考證，故有此也。其友有顧炎武。炎武日知錄三十二卷，補遺四卷，凡三十餘年，瀝其心血於一書中也。一切經義、史學、官方、吏治、財賦、典禮、輿地、藝文之屬，一一疏通其源流，考正其紕繆，及炎武與若璩相見，出日知錄以相質，若璩作日知錄補正五十餘條，炎武虛己從之。然若璩雖博學，目空一世，獨於詰難此書，沾沾自喜，其重炎武可知。清朝學界之趨勢，非可以閤若璩下之耶；當時不獨考證學盛，且潛心於性理之儒者亦不少。如餘姚人黃宗羲，其尤者也。宗義通諸經，九流百家之學，無所不窺，其學以標慎獨爲宗，本王陽明闡發良知之旨。而於滕文公爲世子章，力闢沈作喆之語，辨無善無惡之非。於居下位章，力闢王畿之語。辨性亦空寂隨物善惡之說，不盡主「姚江派」。惟清代之詩，受考證之影響，殊乏風骨氣韻，而注重於格調，不免有詞藻豐麗之失耳。

清自乾隆至嘉慶間，爲國運隆盛之際，亦文運隆盛之時也。此後則外患內訌交至，國家少寧日。因而文運亦不能盛，洵可歎也。欲中國文學再登盛運，其惟放眼環顧，於世界潮流之前，一吸其英華而始可也。嗚呼！業斯文者，曷其勉之！

二 詩人與文學家

清初三大家——侯方域——魏禧——汪琬——廖柴舟——錢牧齋——吳梅村——
南施北宋——王漁洋——其他諸士

清初著名文章家，皆明之遺民，而清之文章，實已去明代古文辭之弊。茲就矯矯者分述於次：

侯方域，字朝宗，明末之名士也。嘗主雪苑社。其論文宗韓歐，詩亦寓牢騷無聊之志，而追蹤杜甫。其為人豪邁而有英氣。故影響於文辭，亦矯健豪爽也。順治十年，僅三十有七而歿。其集爲壯悔堂文集。世以長洲之汪琬，寧都之魏禧，合稱爲清代三大家。而評方域爲才人之文，禧爲策士之文，琬爲儒者之文。

魏禧，字冰叔，甯都人也。明亡而隱居山中。其所好者爲史，左氏、蘇洵之，爲其所最喜，故其文辭，有奔放之致。至其敘事文，徐述齋評之曰：「變化迷離，引人入勝，字裏行間，可謂似廬陵中之翹楚者」。聖祖時，詔中外舉博學鴻詞，禧亦被舉，以疾

辭。郡太守縣吏督之就道，不得已，舁疾至南昌，就醫藥，撫軍某疑其詐，以板扉舁之至門，禛以被蒙頭而臥，稱疾篤，乃放歸。後二年，赴維陽故人之約，舟至儀真，暴病心氣，一夕而卒，年五十有七。其妻聞喪，絕食十三日而死。有魏叔子集行於世。

汪琬字茗文，長洲人也。康熙十七年舉博學鴻詞，試名爲一等第十九名，改爲編修官，入史館，僅二十日而撰史傳一百七十餘篇，以遽病而陳情請告。康熙二十九年卒，年六十有七。其文華而不纖，質而不俚，多不經典，取法史漢，私淑韓柳歐蘇各名家。

四庫全書提要曰：「明代古文一派，自七子膚濫，三哀纖佻，至於崇禎而極敝。清初，風氣還淳，一時學者，始復講唐宋以來之矩矱，而稱琬與魏禧侯方域爲最工」。雖然，禧才縱橫而未歸於純粹；方域華藻，稍涉浮夸；惟琬原本六經，而軌轍復正，與二家迥別。廬陵南豐不易言，要之，接跡唐宋，無愧色也。琬好詆訶，見文章必摘其瑕額，故恆不滿於人，人亦恆不滿之。與王士禛同年，後乃相忤。其詩有「區區誓墓心，豈爲一懷祖」之句。以王述則士禛，又與閭若陳相詬，皆爲世之口實。雖然，從來勢相軋者，必其力相敵；不相敵，比弱者不敢，強者不屑，不至互相排擊。否則必有先敗者，亦不能久相

支柱。士禎詞章有名於一世，不與他人角，所與爭者爲趙執信與阮。若瓌洽博，亦名於一世，而與角者爲顧炎武與阮，則阮之勁敵，可略見矣。阮亦可謂見重於當世矣。

侯方域之徐作霖張謂傳有一節云：

閱二歲，而爲崇禎十五年壬午，宋城破，作霖不知所終。其友侯方域曰，作霖死矣，作霖慷慨意氣，丈夫也，烏能鬱鬱溷迫脅乎？作霖必死矣！後甲申，宏光立，祿中死者，宗伯亦廉知作霖果死，遂爲請贈，以爲祠部郎。而張謂當城破時，賊以刃斫之，頤且斷矣。謂猶右手瀝其髻之血，而以折臂手自承其頤，徐步行，口吶吶罵不止，又一賊從後至，斫以刀，乃仆而死。

以視魏禧蔡京論有一節云：

知人之難，豈不信哉！古之善用人者，非必盡有高世之識也；內設大公之心，外破一成之見，因其跡之所可見者，參於衆論而衡之以理，則久之而真僞短長，可以互得。嘗觀世所號君子，必其愛君子，惡小人，然君子惡小人之異己者，而愛君子之同己者；夫惟同己之愛，則小人可以出沒其間，而人得其慳心；故吾謂小

人之難知，非獨其才足悅也；始莫不有過人之行，嶄嶄然立名義於天下，足以大服君子之心，而及其後，得天下之柄，禍遂至於不可救。蓋自古有之，而宋之小人，工此術尤衆，是以接跡而不絕，以至於亡。

更觀汪琬之贈翁君序有一節云：

往予遊東山，值翁氏盛時，甲第相望，其子弟輕裘鮮服，日夜與賓客相過從，彈箏擲瑟，有古遊閒公子之風；今相距不過數年，逢春死，彥登老且病，而君亦溘落長安中，迄無所遇，翁氏幾無復前日之盛矣。然君意氣如故，終不以此自悔恨也。豈真古之范少伯原巨先之流耶？

三家文致之相異，畢現乎此矣。可與三子相馳騁者有廖柴舟，其文辭以氣勝，發胸中鬱積之處，而爲豪宕卓犖之文，其文集名二十七松堂文集。自序其集曰：

筆代舌，墨代淚，字代語言，而箋紙代影照，如我立前而與之言，而文章著焉；則書者，以我告我之謂也。且吾將誰告？濛濛者皆是矣，皞皞者皆是矣，雖孔子猶不能告之七十二國，況下此者乎？退而自告之六經之孔子，而後可焉。則千古

著書之標也，故舌可筆矣，淚可墨矣，語言可字矣，而影照可箋紙矣。而我不書乎？而書不我乎？以我告我，宜聽之而信且博也。

其爲人也，可由其文闕而知也。

明季社稷傾覆之際，多落拓不遇之士。此輩皆不願折節而奔愛新覺羅氏之庭，焚券自守，隱於文，以一種斬新之格調，而發其牢騷鬱勃之氣。如廖柴舟，如金聖嘆，非皆此氣運之所致乎？在元代之初，使宋末不遇之士，隱於小說戲曲之著作；清初多以氣勝，出文章家，亦與之相異；詩家之有名者，亦多係明之遺臣。其最著者錢牧齋是也。

錢牧齋名謙益，字受之，江南常熟人也。明萬曆年間中進士，探花及第，授編修。惟其人不足取者，當京師之被陷也，報至，牧齋赴南京，與諸大臣議立君，牧齋欲立潞王，而鳳督馬士英等立福王，阮大鍼用事，牧齋大懼，附從二人，得爲禮部尙書，上疏頌英王，爲大鍼訟冤修好，然二人仍不之信。及清師定江南，牧齋出降，仕至禮部右侍郎。其後里居，年八十有三而卒。牧齋之所排擊，爲李王復古之禮。至於李東陽歸震川之文，則盡力推奉之。才思之雄，當時無及。而其所著之詩集箋註等類，盡於康熙時

被焚燬，以其爲名教罪人之故也。故欽定國朝詩別裁集，不收錢氏之作。乾隆之上彙曰：「如錢謙益在明已居大位，又復事本朝，而金堡、屈大均則又遁跡緇流，均以不能死節，覩顏苟活，乃託名勝國，妄肆狂狷，其人實不足齒，其書豈可復存？自應逐細查明，概行燬棄，以勵臣節而正人心。」雖然，以其人而棄其詩，非特無謂，更足徵封建君主卑鄙之用心焉耳。牧齋之詩，實清朝有數之大家也，何得廢之！

獄中雜詩 錄一

錢謙益

良友冥冥恨夜臺，寡妻稚子尺書來，平生何限彈冠意，後死空餘掛劍哀；千載汗青終有日，十年血碧未成灰，白頭老淚西窗下，寂寞書題一雁回。

金陵雜題絕句 錄一

一夜紅箋許定情，十年南部早知名，舊時小院湘簾下，猶記鸚哥喚客聲。

與牧齋相並者有吳梅村。

吳梅村名偉業，字駿公，太倉人也。爲明崇禎時進士。明亡，退隱於山林。其後被薦而降於清朝，任秘書院侍講，遷國子祭酒。其後家居力學。康熙辛亥，年六十有三而

卒。趙翼評其詩曰：「當時名位聲望，雖次於錢，今日平心而論，則梅村之詩，不可及者有二。一則神韻悉本於唐人，不落宋以後之腔調；指事頌情，又宛轉如意，非如學唐者之徒襲其貌也。一則庀材多用正史，而不取小說家之故實，選聲作色，又華豔動人，非如食古之物而不化者也。」蓋其生平，於宋以後詩本不寓目，全濡染於唐人；而已之才情書卷，又自能瀾翻不窮。故以唐人之格調，寫目前之近事，宗派既正，詞藻又豐，不啻不推爲近代中之大家。若論其氣，則稍衰颯，而不如青邱之健舉；語多疵累，而不如青邱之清雋。至其感愴時事，俯抑身世，纏綿悽惋，情文有餘，則較青邱而覺意味深厚。梅村博通於史，明於典故，且生於國步艱難，社稷傾覆之際，多所感慨。彼雖生於南方，而承北方人之氣性，有實際的傾向。甄北所謂用正史而不取小說家之故實者，蓋謂此也。雖然，以此而爲詩之能事，更無有尙於詩者誤矣。使中國之詩，得一轉化者，全非因此。梅村詩中最妙者，爲七言古詩。張如哉所謂「氣格恢宏，開闔變化」者也。若求其例，則莫如永和宮詞。

永和宮詞者，取正史之事實而潤飾之，於末段含蓄諷刺者也。明毅宗有妃曰田貴妃

，受帝之寵，而漸專橫，與皇后厲氏相惡，爲帝所譴。其後以后進言，而再召還田妃。雖然，不久而妃病死。既而有李自成之亂，帝與后殂落於萬歲山，洵可謂悲慘之極。福王之子由松起義兵，欲復明室，而漸有驕奢之念。此詞敘之，而末段戒由松也。

永和宮詞

吳偉業

揚州明月杜陵花，夾道香塵迎麗華，舊宅江都飛燕井，新侯關內武安家；雅步纖腰初召入，鈿合金釵定情日，豐容盛鬋固無雙，蹴鞠彈碁復第一；上林花鳥寫生綃，禁本鍾王點素毫，楊柳風微春試馬，梧桐露冷暮吹簫；君王宵旰無歡思，宮門夜半傳封事，玉儿金牀少晏眠，陳蛾衛豔誰頻侍；貴妃明慧獨承恩，宜笑宜愁慰至尊，皓齒不呈徵索問，蛾眉欲蹙又溫存；本朝家法修清讌，房帷久絕珍奇薦，勅使維追陽羨茶，內人數減昭陽膳；維揚服制擅江南，小閣爐煙沈水含，私買瓊花新樣錦，自修水遞進黃柑；中宮謂得君玉意，銀鑽不妒溫成貴，早日艱難護大家，比來歡笑同良娣；奉使龍樓買佩蘭，往還偶失兩宮歡，雖云樊姬能辭令，欲得昭儀喜怒難；綠綈小字書成印，瓊函自署充華進，請罪長教聖主憐，含辭欲得君王愠；君王內顧恤傾城，故劍還存敵體恩，手詔玉人

蒙詰問，自來階下拭啼痕；外家官拜金吾尉，平生游俠多輕利，縛客因催博進錢，當年便殺彈箏伎；班姬才調左姬賢，霍氏驕奢竇氏專，涕泣微聞椒殿詔，笑譚豪奪瀟陵田；有司奏削將軍俸，貴人零落宮車夢，永巷傳聞去玩花，景和門裏誰陪從；天顏不憚侍人愁，后促黃門召共游，初勸官家伴不應，玉車早到殿西頭；兩王最小王母戲，長者讀書少者弟，聞道羣臣譽定陶，獨將多病憐如意；豈有神君語帳中，漫云牽衣降離宮，巫陽莫救倉舒恨，金鎖雖殘玉筋紅；從此君王慘不樂，叢臺置酒風蕭索，已報河南失數州，况輕少子傷零落；貴妃瘦損坐匡牀，慵髻啼眉掩洞房，豈惹湯溫冰簟冷，荔枝漿熱玉魚涼；病不禁秋淚沾襟，裴回自絕君王膝，苔沒長門有夢歸，花飛寒食應相憶；玉匣珠襦啓便房，薤歌無異葬同昌，君王欲製哀蟬賦，誅筆詞臣有謝莊；頭白宮蛾暗嘶蹙，庸知朝露非爲福，宮草明年賊血腥，當時莫向西陵哭；窮泉相見痛倉黃，還向官家問永生，幸免玉環逢喪亂，不須銅雀怨興亡；自古豪華如轉轂，武安若在憂家族，愛子雖添北渚愁，外家已葬驪山足；夜雨椒房陰火青，杜鵑啼血濯龍門，漢家伏后知同恨，止少當年一貴人；碧殿淒涼新木拱，行人尙識昭儀塚，麥飯冬青問茂陵，斜陽蔓草埋殘壠；昭邱

松檟北風哀，南內春深擁夜來，莫奏霓裳天寶曲，景陽宮井落秋槐。

其後順治之際，施愚山以詩顯，與宋荔裳相對，時有南施北宋之稱。沈德潛曰：今之論兩家者，則宋以磊落雄健勝，施以溫柔敦厚勝，又各自擅長」。荔裳名琬，字玉叔，山東萊陽人。山東之風氣，彼於詩有所感化，故現北方之氣格。愚山名閏章，字尙白，江南宣城人，自化於南方之風氣。愚山名滿天下，求詩歌碑版者，足趾錯於門戶。四方之名士，負笈而問業者，至無虛日。蓋愚山之詩，素養甚深，進以積學，故曰：「詩如其人，不可不慎，浮華者浪子，叫號者粗人，窘瘠者淺，癡肥者俗，雲月風露，鋪張滿眼，識者見之，直如一葉之空紙而已」，彼之詩能實現彼之主義者也。

岱嶺夜雨

施閏章

寒星看掌上，暮雨忽尊前，積氣無巖壑，秋聲劃海天；萬松飛瀑裏，三觀亂雲邊，恍惚身何在，真從象緯眠。

遣懷

宋琬

年來憔悴客江關，草草經營水面間，漸喜疎桐能受雨，尙憐新竹未成斑；官同社

燕秋南北，門對江鷗月往還，歸計祇今餘白髮，移家終欲傍青山。

王漁洋亦生於此間，漁洋名士禎，字貽上，山東新城人也。初爲牧齋所重，旣而詩名漸高，天下舉爲詩壇盟主。愚山評云：「如華嚴之樓閣，彈指卽見」，其詩才之高，可以想見。

蠟磯霞澤夫人詞

王士禎

霸氣江東久寂寥，永安宮殿草蕭蕭，都將家國無窮恨，分付潯陽上下潮。

秦淮雜詩

同上

年來腸斷秣陵舟，夢繞秦淮水上樓，十日雨絲風片裏，濃春煙景似殘秋。

朱竹垞又以詩文鳴於江左。竹垞名彝尊，字錫鬯，秀水人也。嘗謂：「詩文須本經史，否則淺陋勦襲而已」。從學經史，至於諸子百家，當時之人，稱爲詩文之正宗，不得磨滅。若以詩論，則王朱並稱；以文論，則漁洋之文，不免瞠乎略後，此可爲公論矣。

同舍人五兄登觀山頂

朱彝尊

杖策荒塗外，憑高遠樹重，微茫開積水，縹緲見孤峯；細雨春歸雁，深山日暮鐘，何年共招隱，相伴入雲松。

欲窺彼文章之一斑，試讀萬柳堂記一節云：

蘇尊客山東時，道經臨胸，觀乎熏冶之源，清泉白沙，淪漣側汝之下；叢竹百萬，詢之則公之別業；循階以登，徑之翳者當闕，石之戴土者當別，亭之圯者當葺，公輟不治，願專力於是，則以冶源公所獨樂，而京師與天下人同其樂也。入其門，門者弗禁；升其堂，堂焉者勿問，庶幾物我俱亡者歟！

「僕少時爲文，好規倣古人字句，既而大悔，以爲文章之作，期盡我欲言而已；我言之不工，必取古人之字句，始可無憾，則字句工拙，古人任之，我何預焉」云云，其作文之法如斯。又嘗曰：「作詩者亦必纏綿悱惻於中，然後寄之吟詠，以宣其心志，則言之工，可以示同好，垂來世；卽有未工，亦足爲怡悅性情之助」。觀此，彼豈一尋常之題詩人乎？著有曝書亭集。

其他如查初白，或評之曰：「氣足則調自振，意深則味有餘」。又如趙甌北，有二

十二史劄記，及甌北詩話之著，其名傾倒一時，爲清代有數作家。餘如袁子才之詩文，蔣蘧園、尤西堂、張船山等，其可傳者不少，一從省略，載二三詩於左以示例。

紅橋泛舟

查慎行

十里珠簾廿四橋，百年花月履蒸銷，多情愛拂遊人面，尙有垂楊萬萬條。

赤壁

趙翼

依然形勝扼荆襄，赤壁山前故壘長，烏鵲南飛無魏地，大江東去有周郎；千秋人物三分國，一片山河百戰場，今日經過已陳迹，月明漁火唱滄浪。

秦中雜感 錄一

袁枚

高登秦嶺望褒斜，鐘鼓樓空噪暮鴉，古井照殘宮殿裏，書堂吹入戰場沙；賀蘭風信三邊笛，杜曲霜痕九塞花，每欲憑欄怕惆悵，二千年是帝王家。

三 小說與戲曲及批語

紅樓夢——李漁十種曲——孔云亭桃花扇——洪昉思長生殿——蔣蘧園九種曲一

一 批語家金聖嘆

小說戲曲，清代多傑出之作。如曹雪芹之紅樓夢，李笠翁之十種曲，洪昉思之長生殿傳奇，孔云亭之桃花扇傳奇，蔣藏園之孔雪樓九種，皆當代可傳之佳品也。

紅樓夢以一百二十回之大篇，二百三十五男子，與二百十三女子，錯雜配合，經以賈寶玉及金陵十二釵之情話，緯以榮國寧國二府之盛衰，而成此篇。其結構之偉大，布局之複雜，作者縱橫而運其藻思與才筆，一無所漏，涉於人情之微，則下精深之觀察，實中國稀有之名構也。水滸傳以雄壯勝，紅樓夢以幽豔勝，若言其妙，二者實不相讓。李笠翁，名漁。所著有傳奇十種，是謂笠翁十種曲。卽風箏誤、蜃中樓、鳳求凰、意中緣、比目魚、玉搔頭、慎鸞交、巧割圓、奈何天、憐香伴是也。而通此十種，無一非喜劇。其書於風箏誤後云：

傳奇原爲消愁說，費盡杖頭歌一闕，何事將錢買哭聲，反令變喜成悲咽？惟我填詞不賣愁，一夫不笑是吾憂，舉世盡成彌勒佛，度人禿筆始堪投。

蓋彼以喜劇爲劇之本分，以喜劇家自任也。

笠翁之特色，爲詞曲之平易。故如西廂，如牡丹亭，典雅清麗之詞曲，非彼所能也。彼之曲甚易解，而最重結構。至於詞彩、音律，則彼自云：「不佞半生操觚，不讓他人之一字。空疏自愧者有之，誕妄貽譏者有之，至於勦窠襲舊，嚼前人之唾餘，而謬謂舌花新發，不特自信其無而已，卽海內之名賢，亦盡知其有所不屑」。彼於其創見，所自誇者如此。十種曲中之脚色之所以出人一頭地者，固非偶然也。

笠翁又有所作小說爲十二樓。卽聚合影樓、三與樓、夏宜樓、歸正樓、萃雅樓、拂雲樓、十番樓、鶴歸樓、奉先樓、生我樓、聞過樓是，集十二篇短篇而成者也。其戲曲論，有閒情偶寄，名詩文等雜集爲一家言，閒情偶寄者，亦其中一部分。

比笠翁爲稍後者，有蔣藏園：所著有紅雪樓九種曲，九種曲所收爲香祖樓、空谷香、桂林霜、一片石、第一牌、臨川夢、雪中人、冬青樹、四絃秋九篇，多爲取材古事而寄感慨之作。

清代戲曲中，有以名作稱者，爲孔云亭之桃花扇傳奇。云亭爲孔子後，其本末云：「族兄方訓公，崇禎末爲南部都曹，予舅翁奉光儀先生，其姻婭也。避亂依之，羈客三載

，得弘光遺事甚悉。旋里後，數爲予言，以之證諸家稗記之不同，蓋實錄也。獨濺香姻之面血於扇，楊龍友以畫筆點之，此則龍友小史，言於方訓公者，雖見諸別籍，其事則新奇可傳」。桃花扇一劇，感此而作。南朝之興亡，遂繫於桃花扇底，是孔云亭著作之所因也。借明末名士侯方域，秦淮名妓李香君，敘明末滅亡之事，作成後洛陽之紙價爲之貴。侯方域壯悔堂文集，有李姬傳，蓋其事非盡子虛。云亭設此趣向，而成此一部戲曲。至其曲辭，作者苦心經營，可與西廂、牡丹亭相並。

與孔云亭之桃花扇傳奇相雁行者，洪昉思之長生殿傳奇是也。昉思學詩於王漁洋，夙有名聲。長生殿傳奇者，倣白居易之長恨歌，白仁甫之秋雨梧桐，明吳世美之驚鴻記，屠赤水之綵毫記，別將彩管，敘楊太真之事，脚色雖亦平常，至其詞彩，殆與桃花扇相比肩也。當時朱門綺席，酒社歌樓，非此曲不奏，可知其獲得當時喝彩之盛況矣。

悟一子之西遊記批評，毛聲山之三國志琵琶記之批評，批評家亦不一；而可傳者爲金聖嘆，聖嘆名采，字若采，順治時人也。其所評雖有離騷、莊子、史記、杜詩、西廂記、水滸傳等，而其最尤者實爲水滸傳之批評。其性倜儻而放逸，終至被刑。其評西廂

，評水滸，入細入微。雖然，其所評者，每喜取自家藥籠中之物，故如水滸，截斷七十四以後，別作出一個聖嘆的水滸傳，批評家甚不免僭越孟浪之謂。至其眼光，徹於紙背，聖嘆一家之水滸西廂，又別有與原書相異之妙。加以文辭之雄勁而奇峭，爲小說戲曲大吐氣餒，頗有實際的傾向，其在中國，洵屬歷史上罕有之批評家也。

—完—

中國文學史綱

二五八

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二月十五日
出版



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二月初版

中國文學史綱

定價國幣

(外埠酌加郵運包紮費)

著者 童 行 白

發行人 陶 百 川

上海福州路三一〇號

印刷者 大 東 書 局

發行者 大 東 書 局

上海福州路及各省市

發行所 大 東 書 局

版權所有
不准翻印

82

